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二卷第四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 局

天津售品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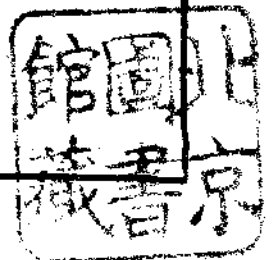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618924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第一期

新學稿……………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沈雷
 禹跡寺……………知堂
 畫談(上)……………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梁繩禪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蔡申之
 吳晉談……………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藏園

第二期

釋站……………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璞子
 庚辰述往……………一士
 畫談(下)……………予向
 竈……………陳陸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茫子
 變的代價……………慎言

第三期

上元燈語……………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盧傑
 莊方耕學記……………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藏園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錢稻孫
 周廬……………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銘
 醫無閭摩厘巨手之書畫……………予向
 書序說……………饒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霍昭旂
 崔東壁學記……………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程樹德
 日內瓦……………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禪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樾……燕史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歧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響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紀生譯
 俞理初卒後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水東
 花隱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目次

圖畫

招銘山朱竹
陳蘭甫書聯

編輯前記.....(一)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二)

三元.....蓋(六)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七)

蚩尤考.....孫作雲(七)

釋綏.....子向(五)

上墳船.....知堂(五)

東流曲水.....竹厂(五)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五)

本社啓事.....(查)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齒)

漢晉修禊之盛……………竹 厂(三)

再談孽海花……………拙 軒(三)

庚子史料……………純(七)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六)

別錄
天治(二)……………蔣尊禕(九)

蘇聯的海軍……………劉 端(九)

英國的戰費……………望 生(三)

述 要 二 月……………(一四)

時事記

書林

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章湘沅(二)

養和室隨筆……………渠 彌(二七)

續孽海花……………燕谷老人(三)

樞曹掌故(通訊)……………姚 石子(三)

燕都覽古詩話……………兌 之(三)

霞飛自叙……………金惠生譯(三)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第九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辻善之助著 生譯
 關於楊大顯……知 堂
 阮文達事述……仰 彌
 印林清話(上)……娛 堪
 藏國羣書題記……藏 園
 南屋述聞(續)……水東花隱

第十期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故唐律疏義非永徵律疏……袁仲燦
 樞曹追憶……呂九甫
 天和閣聯話……慎 言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辻善之助著 生譯
 印林清話(下)……娛 堪
 雪橋自訂年譜……楊鍾羲

第十一期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科舉概詠……才 厂
 周秦印談……予 向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小泉八雲贅記……丁 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第十二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釋儼……予 向
 撒豆……知 堂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譚龍……徐知白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本刊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霞瑣語……………崔嶠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義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本刊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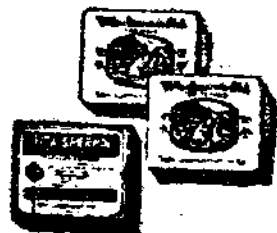
陽識象形商受釋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虺……………魯仁
 鼓歌……………啓埒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義

本刊第二卷第三期要目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之檢討……………望生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交涉……………五知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禱

Vita-Spermin

丸 注射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本品係動物之腎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體
 及補腦神心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



老幹凌雲上
龍孫遍地
栽滿林梢
鮮綠已抱
不凡才

道光辛丑仲夏畫

南海招銘

招 銘 山 朱 竹

陳蘭甫書聯

豫金十兄大人同年令郎

歌鹿鳴而來采衣雙新

長裕世兄舉孝廉之喜

趨鯉庭而過所馬萬言

年忌弟陳道祥撰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店	德華書社
永豐閣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人人書店
琉璃廠	來薰閣	
北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出版以來辱承 各界贊許曷勝慚感茲爲酬答 讀者雅意起見特自第一期至第十二期合訂上下二冊裝潢極爲美觀既利閱讀且便庋藏茲訂發售辦法於下

本合訂本用硬紙面布背精裝定價從廉每冊三元五角合購二冊七元外埠函購掛號郵費加一

凡直接訂戶本市者按定價九扣收費外埠免收郵費

第一次合訂本已售罄此爲第二爲數仍有限購請從速

公佈長生不老秘法

百齡老人不足為奇

自認：桑榆已迫，蒲黃柳稀即將謝
娛老林泉，畏難苟安偷旦夕

花甲翁

可惜：不知保養，每日空自盤算老
忽略健康，一番事業付東流

人的壽命，最為不齊，有墮地即死者，亦有活至百歲者，這不關乎土地與生活狀態，即時代亦有莫大之影響，由於人類生活變遷史觀之，則古人壽長，今人壽短，這並不是自然現象，實在長生之法，古人能行，故延年益壽，今人不能行，故早夭，此自然之理也。
法勒企博士，研究生物，所得的結論曰：「百歲老人，世間固少，然可以人力致之，動物之壽命，五倍其發育期，駱駝八年而發育全，故其壽命為四十歲，虎馬五年而發育全，故其壽為二十五年，犬二年發育全，故其壽為一年。」

百歲矣，此公現在是否尚健，則不得而知也。由於五倍發育期之年齡，如以十八歲為發育期，則年齡亦可享受九十歲，如此則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諺語，則可根本打破矣。故生物學家以人生分為四個時期，自受命至二十歲，為幼年，自二十歲至五十歲，為青年期，自五十歲至七十歲，為壯年期，自七十歲至百歲，為老年期。此種學問未免過甚，世人以五十歲即為老年，亦未免過於自暴自棄也。為什麼人類不能活到百歲？約分之有三個原因：不外飲食失常，微菌作害，酒色過度，則為內傷病，如胃腸病，神經衰弱，營養不良，新陳代謝發生障害，腎虧，衰弱等都是，微菌作害，則為外感症，如肺結核，虎列拉，黑死病，腸傷寒，赤痢等症，因此破壞人類之健康，促短其壽命，從未見無

病之人而死亡，故「病」為人類之追命鬼，信不謬也。若素為營養素複合劑，含有活性酵素十餘種，服用之後，可以清理胃腸，使胃腸機能正常，故可治療胃腸各症，有特別功效，並含有荷爾蒙，對於精力缺乏，及腎虧之人，能與以正當滋補，若素更有殺菌作用，每日服用，可以增進體內抗毒素，既便毒菌侵入，憑若素殺菌作用，及體內抗毒素，絕無受傳染病之弊。若素既有如此之偉大作用，實可制止短命之三大原因，如每日服用，則不難享壽百齡，死神又將如何，恐無立足之地矣。若素價格低廉得使人驚異，每中瓶，三百片，可服二十五日。每大瓶一千片，可服八十三日，較起服用其他補品，都要經濟。各地藥房均有代售。若素公司：北京東城新開路。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

編 輯 前 記

清初李安溪（光地）。以理學名儒。位躋宰輔。而其生平屢被劾議。於陳夢雷一案。尤以賣友為清議所譏。兩家互相糾詆。殆為千古疑案。本期謝剛主君撰陳則震（夢雷）專輯。參稽群書。排比衡論。匪惟當日陳李情事。藉以得白。於則震一生文章行蹟及圖書集成之纂修經過亦可見其梗概焉。

予向君釋綏。為其古印談之一種。析疑求是。考證精確。

孫作雲君崑尤考一篇。亦甚精湛。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史。近年來因理論上之紛紜。而成績尙渺。有時反須求之於外人之著作。其關於上古史方面。國人尤少有致力者。所謂圖騰社會已經各國社會學家公認為人類進化中某一階段的特性。中國自亦不能越之而過。特以開化最早。時代邈遠。

復為迷信並宗教及歷代史籍中神話成分所蔽。遂不為人所注意。孫君之作。提出以黃帝崑尤之戰為蛇熊兩圖騰之戰。徵引遍及諸書。可見致力之勤。

本期出版。正屆清明。承知堂老人作上墳船一文。以閒適之風格。為歲時之點染。使本期生色不少。樂靜老人詩囊碎錦。載第二卷第一期。極為讀者所愛重。茲又承惠以續稿詩囊餘錦。亟為刊布。蘇聯動向。關係今日歐洲戰局極鉅。為全世界所注目。行年君歐戰與蘇聯動向一文。窮源竟委。提要鉤玄。深於世界大勢之研究有裨。

本期插圖。特選登招銘山朱竹。時在道光辛丑。距今適百年也。又陳蘭甫書聯。亦極足珍視。均由聊園譚氏惠借製版。皆其鄉先輩。

陳則震事輯

謝剛主

一 叙說

候官陳夢雷則震，與安溪李光地同歲舉進士，同官編修，康熙三藩之變，同投身耿藩。光地以草密疏得邀上達，超拜學士，則震爲光地所擯，繫身縲絏，幸經聖祖御赦謫戍瀋陽，僅免於死。比賜環來京，侍讀誠邸，所纂圖書集成爲永樂大典後不朽之偉業。然至雍正圖書集成刊成之後，徒以兄弟鬩牆，削則震之名，投老荒戍，其名未顯；至其所撰松鶴山房詩文集，亦湮沒未彰，爲文人中至不幸者，是不可不亟爲彰顯者也。錢林文獻徵存錄卷一陳夢雷傳云：

「陳夢雷，字則震，福州閩縣人，（則震爲侯官人，此誤。）未冠成進士，時康熙九年也。選庶吉士除編修，請假歸，適會耿精忠叛，以兵脅諸名士，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中，夢雷託言有疴瘵疾，疾愈當起，而陰遣使聞道入京師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進。有陳昉者，汗賊僞命，京師皆傳以爲夢雷也，賊平議罪，徵下詔獄證具矣，聖視憐之謫戍尙陽堡。初夢雷與安溪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友善，及難作，光地亦在假，夢雷潛通書約共圖賊，既光地在賊中用蠟丸上密疏有功超拜學士，而夢雷方蹈不測無以自明。希光地爲助，卒莫能昌言救之。……夢雷才敏妙，能通國書，在塞外十餘年，公卿子弟受業者衆，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旨，釋歸，命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久之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著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一百卷，又爲閉止書堂集三卷。」

錢氏是編所述則震籍貫已誤，至松鶴山房集所言卷帙亦語焉不詳。清史稿列傳四十九李光地傳云：

「陳夢雷者，侯官人，與光地同歲舉進士，同官編修。方家居，精忠亂作，光地使日煜潛詣夢雷，探消息，得虛實，

約並具密疏，陳破賊狀，光地獨上之，由是大受寵眷。及精忠敗，夢雷以附逆逮京師，下獄論斬，光地乃疏陳兩次密約狀，夢雷得減死戍奉天。」

據李光地所撰榕村語錄續編，光地實未疏陳營救則震，至清史稿所云，疏陳密約，則出諸徐乾學之手，而非光地自動也。史稿之言，實有未允。當上海中華書局影印圖書集成時，余曾撰陳夢雷事蹟辨一文，登諸新中華雜誌；惜未見松鶴山房詩文集全書，故未能精當。比匿蹟市廛，持籌籍史，罕與士夫相接，所與遊者惟陶五柳一流人物而已。一日薄暮，閒遊廡肆，至文芸閣裴孝先君處，小坐，見案頭有康熙活字本松鶴山房詩集九卷，乃携之而歸，亟論苦茗，燈窗展讀，乃知松鶴山房者爲聖祖所錫宸翰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一聯，約而爲松鶴二字，卽以名其齋者也。書前有楊道聲王揆諸人序，每詩之後有得一道人，喬大師，楊道聲，松鶴老人評語。道聲名文言，武進人，爲楊璠雪臣之子，與則震同入耿幕，長於天算，後則震援引纂修歷律淵源，並撰有歷象本要一書。松鶴老人，則震自謂也。友人孫作雲先生，假我松鶴山房文集凡二十卷，乃考稽叢殘，撰爲是編。孫君撰有圖書集成纂修考，積稿盈尺，纂輯至詳，此不過述其梗概而已。

二 陳李兩家辯論之情狀

昔繆荃孫氏雲自在叢筆記，述陳李兩家之事，而不明言出處。及傅沅叔太世丈，刊李光地榕村語錄續編，乃知繆氏之語出於語錄續編。今得陳氏松鶴山房詩文集，與李氏語錄續編，兩兩相較，頗可以見當日之情狀。茲摭析述之：

一、李氏之投身耿藩，爲則震所招，抑光地自往歟？榕村語錄續編卷十云：

「乙卯夏，予亦不能家居，爲僞官羣小所逼迫，將有宗族之禍，遷延至福州鼓山，以信通陳則震，陳給以有心腹語相告，微行不妨。五月予從二僕人，與家伯約，三日不至便以先君病劇遞信，以便脫身，萬不能脫，若必強授職，則惟

有餓死一着。一到陳所陳已戴紗帽，耿已知矣，必欲留之以官。隨後果有父病劇信至，予遂自造耿，恰好遇其傳宣官甚好，是日爲端午日，乃耿太妃喪期年，不接賓客。傳宣見予詞迫切，卽入爲言，竟許予歸，約以父病愈速來。則震以節日強留，予不敢過急，至次日則震仍以王提督兵塞路爲辭，予徑回。臨行則震有予輩曾爲本朝官，終當黃冠野服以相從語，予亦以百口托之，果能相保全者，本朝恢復日，君之事余任之。後二十餘日，耿逆遣四騎持令箭來拏，半途爲海賊所阻而返，未見其能保我百口也。徒以當日既有此語，予家既無恙，故後亦營救之甚力。」

又云：

「余復進計於陳曰：君陷於賊非得已，但既如此，須求自脫。如今耿雖與海賊暫和，然耿之不能遠出者，畏海上之乘其後也。如今本朝所恃者海澄公（黃梧）耳，海澄公與海賊有父兄之仇，雖屈於兵力與海通，然一心歸向本朝，今海兵五萬攻之，此局壞，本朝無望全闔矣。君何不勸耿逆救海澄，與之協力敗滅海賊，耿無後患可以進前，卽不勝海賊，賊勢阻亦無能爲，海澄公必歸心于耿，耿亦可由此恃海澄公而前進，君慫恿耿出征遠處，乃可思自脫。陳不聽，且對予使張來，言吳逆之強，本朝天下四分五裂，京師多變，無復可望。張僕信其言，卽辭予他去。」

松鶴山房文集卷十三與李厚菴絕交書云：

「昔甲寅之變，不孝遁跡僧寺，逆黨刀脅老父追尋，不孝挺身往代，刀斂林立，蹀屍踐血，不孝恬不爲動，見賊不跪，語不爲屈，以爲苟得全親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將置於刑，已復放歸。不孝卽削髮披緇，杜門旬日，逆賊分曹投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賊臣教以遍加網羅防杜不測，遂脅以僞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歸，辭其印札，不赴朝賀，瘠形托病，三年一日，此通國所共聞，有心所共嘆，不假不孝一二談也。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萬山之中，地接上游，非有關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徵檄之來；願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貪冒之見，輕身杖策，其心殆不可問；而不孝以素所欽仰之心，猶曲爲諒解，謂不過爲怯耳。故年叔初來，不孝卽毅然以大義相責，令速歸勸阻，又恐年叔不能堅辭，不足動聽，復遣使輔行，而年兄亦高巾褰袖，投見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駭懣，投匕而起，然思隻手回天，孤立無輔，舉目異類，莫輸肺腑，冀年兄至性未滅，愚誠可感，庶幾將伯之助，故嚴詞切

責，怒髮上指，聲與淚俱，先慈恐不孝激烈難堪，遣人呼入。家嚴出以婉詞相諷，至自述老朽，以布衣受封，已甘與兒輩閨門共斃。年兄亦爲改容。家嚴乃呼不孝出，與年兄共議，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帥之庸闇，與夫虛實之形，間諜之計，聚米畫灰，靡不備悉。又謂以皇上聰明神武，天道助順，諸逆次第削平，矧小醜區區，運之掌股者哉！年兄猶以落落難合，及不孝引楊道聲與年兄抵足一夕，年兄既深服其才，且見其勝國衣冠之遺，猶有不屑與賊共事之意，始信前言。不孝於是定計。不孝身在虎穴，當結楊道聲以潰其腹心，離耿繼美以墮其羽翼，陰合死士以待其不時之應。年兄遁跡深山，間道通信，歷陳賊勢之空虛，與不孝報稱之實蹟，庶幾稍慰至尊南顧之憂。年兄猶慮既行之後逆賊有意外之誅求，願受一廣文而歸，不孝謂不得一潔身事外之人，軍前不足以取信，若復有徵召，當堅以病辭，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爲保。年兄始慨任其事，臨行之日與不孝訣曰：他日幸見天日，我之功成，則白爾之節；爾之節顯，則述我之功；倘時命相左鬱鬱抱恨以終，後死者當筆之於書，使天下後世知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海濱萬里外，猶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

又卷十九斌侯府君行狀，所述與此略同。惟云：「厚菴自泉抵省投見耿逆，旋抵不孝家。不孝憤懣不食，盛氣以待。吾父呼不孝入，出見學士，悉告以前謀。且曰：老朽所見乃爾，公之來豈無所爲，或者將立奇功以報國也！學士改容謝。吾父乃呼不孝出曰：爾二人同心，何事不可爲者？因促膝三晝夜。不孝內結楊道聲離其腹心，勸學士急歸。」所記較絕交書爲詳。據兩人所言，一則云爲陳氏所招；一則云李氏自往；而兩人同謀，結楊道聲以爲內應，則確乎無疑也。

二、李氏北上究否營救則震？清史稿光地傳稱：光地疏陳兩次密約狀，夢雷得減死戍奉天。據榕村語錄續編所述，其實則未盡然。續編云：

「後蠟丸進表自通，蒙有優旨；耿逆平，予至福州，陳反責予表上何不掛其名，予唯唯而已。予勸其携家至予處居住，予尙能供饋之。且言閩亂正未已，可伺便爲君計。陳言本朝用兵如兒戲，焉能有機可乘？後亦隨予至安溪，適值泉州山賊起，陳卽歸，以爲安溪不可居也。後寧海將軍及予平山賊，將軍曰：若陳翰林在此，于叙功內開列，可以除罪；而陳一時孟浪，到京師。將軍爲予上疏言供饋接應大兵，又蒙優旨。陳踉蹌歸，求予，予言且緩圖之。後庚申予

同先慈入京，陳言必欲隨至京，予曰：近姚總制重予言，有同年張雄者，亦會事僞，予托之於姚，姚即特疏叙其功，竟以部屬用，君來吾命舍弟逆君至姚處，懇切備託必得當，吾見上再乘機言之于內，君事必濟。陳回書不以爲然。予後行至衢州，見李武定詢予云：君知貴鄉已平乎？予曰：有報乎？曰：有，姚總督已于某日破海賊，走歸臺灣矣，陳若在此大有機會也。陳屢不聽予言，堅欲上京，爲東海所構，遂與予爲仇，言予不肯上章奏，所云面奏皆詐耳。」

松鶴山房文集卷十三有抵奉天與徐健菴書，及與富雲麓書，與富雲麓書言之尤詳，茲錄於後：

「十六年厚菴約同入都代白，及後厚菴聞計，不復共謀，不孝遂於十七年決計待罪闕下，蓋謂其方寸已亂，不便與商，且自信三年內托病辭官之迹大衆所諒，初不意有訛傳誣告之事，爲急自表白之計也。在都半載，傲邸閉戶，平日師友皆未造謁，卽以鄉隣重望，素沐垂注，如我老先生，亦未進叩，良以心跡未白於君父之前故也。家人抵泉，厚菴懷疑挾枝，巧留家人，數月不遣，而潛遣人抵吳門，作字與同年徐健菴，囑其勿爲不孝先容於撫軍。又貽書益都師相，謂不孝潛身入都爲耿逆探聽消息。又於齊海將軍及內閣覺公之前，謂不孝入都望門乞哀，傍徨無路，都中師友皆貽書厚菴，令勸不孝南歸。蓋其用心險幻至此，而不孝情如也。不孝在都既久，音耗不獲，遂於十八年三月復奔回抵家，厚菴因不孝有京察降調之命，僞具揭帖，代請于將軍副都統，求代啓于親王，不諱其到省受不孝密約同謀請兵之事，不孝心信之。將軍副都統平日聞其誹謗之言，至此惡其反覆，召不孝同在堂中間厚菴曰：當日陳翰林萬死一生中，與學士同謀此一事，缸多亦不碍江，密疏中乃去其姓名何耶！厚菴詭言，爾時假道於汀州，汀州乃耿氏所轄，脫或洩露，則我無事，而陳某一家齏粉矣，以此未列其名。將軍又曰：既如此，親王入境之初，何不卽具啓言之，今遲至三年，我若啓王，王若上疏，部中必駁，謂其有情面，陳翰林又貧無力，如何支得？學士到京宜懇切代上一疏。爾既有言，皇上必信，或問當日何以不列名，爾卽將假道汀州之事面奏，若問親王入境，何以不言，卽以丁憂錯過面奏，如此庶于陳翰林有益耳。厚菴面諾之。及不孝入都奉嚴旨，向登聞自白，引厚菴爲證，數同年皆以厚菴語有異同爲慮。不孝詰之，始知吳門貽書健菴之事，至是而不孝始駭然矣。不孝向亦辱益都門牆，及撫軍代不孝具疏入都，益都亦有煩言，不孝罔測其故。益都後得悉其詳，乃駭曰：陳某苦心至此，厚菴語我之言是何心耶！及不孝入西曹，益

都有資斧之贈，遣人言此。不孝始知其欲掩前非，遂圖下石，功高不賞，禍至此烈，嗚呼痛哉！」

集中尙有康熙十五年上康熙王啓，亦申辯其枉之事。窺兩書之意，光地始也未嘗不願營救則震，出朋友於厄，徒以蠟丸密疏，攘功邀祿，積怨成仇，乃至甘心賣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

三、蠟丸密疏光地自爲乎？抑本諸則震之意而滅其蹟與？榕村語餘續編卷十云：

「陳則震自今聞不已，他臨發遣時，魏環溪爲大司寇，杜肇餘爲少司寇，則震懷中出一紙告子，說蠟丸本是他做的，我刪去他的名字。杜最長厚，亦能窮詰他云：那時老先生在福州，他在安溪，中間關津頗多，老先生有此蠟丸稿，如何得達與李老先生？或是他差某人來，老先生差某人去？將此人指出姓名就可質審。他說：他差人來，偶然不會問其姓名。杜曰：老先生既有此稿，胡不自上？曰：此處難達，他那裏是海賊地方，關津尙疏，此處仙霞關插翅也難度。曰：那耿鄭相和路途無碍，老先生何不遣人由李老先生處走呢？曰：那時我家大小人皆上簿，幾日一點名，如一名不見，便有不測之禍，如何敢遣人呢？他如此說，皆是賴的話。」

則震與徐健菴書云：

「不孝與厚菴促膝三日抵掌大言，厚菴以爲落落難合，及事後到省相晤，謬相嘉嘆，謂所言若合符節，彼時密疏不欲列名，誠恐事洩俱斃無益，今幸見天日，謀實爾出，自當一一入告。不孝以初心已遂，代白有人，且恃三年事迹，大衆所諒，遂逸不關心；而逆黨疑忌，含沙射影，先發制人，卒受其毒。厚菴又飾非護短，始終相欺，陽爲陰排，爲痛癢不關之語，竟陷不孝於罪。」

是則蠟丸密疏，本諸則震之意，而潛去其名。至云蠟丸密疏，則震引爲己作，則亦光地所爲之辭，即隱其短者也。

四、徐健菴代李所撰營救則震之疏，果出於李氏本意歟？榕村語錄續編云：

「則震言予不肯上章奏，所云面奏皆詐耳。東海（徐乾學）又復至予處爲陳言。予曰：予非憚章奏，恐無濟于事耳。東海云：君不必求其有濟，但上章奏爲朋友之事畢矣。予曰：信若此乎？東海曰：然。予云：予作疏恐有不盡心，君可爲我代作一稿。徐卽成，予一字不移寫上。上對北門（郭琇）云：李某何爲饒舌！不喜者久之。」

又云：「則震自關東曰：揚道聲勸他不要鬧，他說：我在鐵嶺，皇上教進帳房屏左右曰：你屢次告李某，你今日在我前有甚麼話？我又說他如何害我，如此兩三番。上作色曰：你是箇罪人，如何見得我；你今日有話不說，自此後終無見我之日矣。我因說：皇上要奴才說甚麼話？上曰：就是李某的話。我說：李某負奴才千般萬般，要說他負皇上，却沒有；奴才怎敢妄說。上色卽和，仰屋以舌抵齒，作嘖嘖聲，已曰：汝出去罷。」

由榕村自述，則知其始終未營救則震，健菴所草之疏，非出於榕村本意。徐氏原疏未言蠟丸密疏之事，徐氏之意，蓋欲榕村填入此事，榕村懷恨則震豈肯加入密疏之事，徐氏乃更可施其伎倆左右其間，而李陳兩家益相水火，卽聖祖對於光地，亦有嫌惡之心矣。自是則震鬱抑懷忿，不能自己，至有上都城隍一文，不能訴之於人者，乃欲訴之於神，悲憤之狀溢於言表。則震被釋回京以後，康熙四十四年更有撫臣虐民欺天一疏稱：「光地漫無忌憚，大肆奸貪，取財偏巧，只求貂鼠人參；行賄最工，專用調繁委署。包天膽大，謬作恭讓之形；穢行辱人，假標道學之跡。案件沉閣累年，災傷總付度外，使死者囹圄暴骨，生者產業拋荒，朝野共嫉，神人公憤，其惡蹟難以枚舉！」全祖望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云：「榕村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自白於清議。」清史稿稱：「四十二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等劾光地撫綏無狀，致河間饑民流離。」又云：「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稱薦，多所排擠，因以撼光地。直隸御史呂履恒劾光地於秋審事，任意斷決。文選郎中陳汝弼爲光地所薦，受贖行賄，法司論絞。」則陳氏撫臣虐民一疏稱：「魏縣士民保留知縣林允燾一案，光地以無一死罪之案，夾死十二人，廣植黨援，賄賂公行。」其說非爲無因。榕村爲清初理學名臣，而所行如此，實爲清代理學家之玷。要之陳李兩家，同陷耿藩，初則合謀，後則隙末，榕村擢官顯達，貪功而賣友；則震懷才被抑，憂憤填膺，發爲文章，詭激豪蕩，益遭李氏之忌，而實由則震本性偏激，不能容物。且求昭雪之志過切，有以致之也。

三 則震謫戍奉天之經過

則震一生行事，各書多語焉不詳，茲據松鶴山房集，撿拾所撰斌侯府君行狀李孺人行狀與徐健菴書等文，可以略知其梗概。則震父名會捷，字斌侯，生子夢雷，夢熊，夢鵬，則震其長也。少穎悟，年十二已列泮宮，年十九舉於鄉，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官翰林編修。十二年癸丑返閩省親，越明年三月而耿逆之變起，與李光地共商滅敵之計，李氏得以上達，而則震則沉淪異域。十六年光地奔喪返里，約同入都，不復與共，至十七年則震乃待罪入都，後數月始知有逆黨告計一事，蓋以密謀請兵之事既著，爲逆黨所忌，故當上變時，誣入則震之名，且當時有陳昉者，授僞職，遂誤指則震授僞學士，由是詎讒之來，不能自白。十八年己未，返閩，十九年庚申，被逮坐繫西曹，母卒。二十年辛酉四月，廷鞠，論斬。二十一年壬戌蒙荷特旨減死謫戍奉天，癸亥抵藩陽，三十二年癸酉，父斌侯卒。甲戌春始得消息，時則震承京兆之命，修奉天通志，以故奉錦二郡，皆來弔奠。丙子春輸粟捐贖入都，未蒙俞允。六月返陪都，旋遷居白雲，買許氏宅，山水清奇，不減故園風味，集中有詩述其風物之美，而原配李孺人積勞病卒，則震際遇可謂蹇矣。戊寅聖祖東巡，則震得面覲陳訴，蒙恩召回京師，侍皇三子誠郡王允祉讀書。此則震謫戍奉天之大概情形也。抵奉天與徐健菴書云：

「初夏三日，既已得主，遂入廝養之列，書生孱弱不足以供驅策，亦稍從纒圍擁等之事，起居拘逼，飲食殊宜，百感攻心，遂至伏枕。主人憐其委頓，始許養痾僧寺，每南向望雲，神色煩亂，家無儋石，菽水誰共？老母靈車，侵逼風露，刺心之痛莫能抑遏。」

則震初抵藩陽其狀至苦。其後受知京兆，頗與士夫往來，其境乃少安，而尤可述者，吾讀陳援菴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稱西南人士，輒讀書僧寺，與釋子爲友，一時多墨客騷人，窮愁潦倒之士，半爲名僧；不意東北風塵之中，亦有遺客僧人往來之跡也。據是集所述，有僧願山，建菩薩閣於城之西隅。心月上人在奉天斗母宮，先則震二載入都，在蘆溝橋閉關。又有西公和尚者俗姓浦氏，法諱某，字西電，蘭陵人，參學於宜興之善權洞，康熙甲子遊盛京，則震遭父之喪，西公爲之誦經超度，頗著靈異。戊寅則震被召回都，得重晤和尚於長安，相對歡然，其喜可知。集中又有玉林和尚像贊，玉林和尚者即順治時國師玉林琇也。

則震謫戍藩陽，居斯七既久，人士習知其學術之淵博，執經問業者，接踵而至。可知者有上谷孫鳴玉，官某，鐵式

之，費定侯，席寧武，傅六平，莫宗程，闕有毅。庚午秋闈及門預試者六人，阿蒼霖獲雋，錫山吳生得中副車。蓋篤志著述，循循善誘，在遐域之中，尙能士習經術，成爲風氣，聖祖命其侍允祉讀書者，蓋以此也。至其在東，爲當局所修志乘，則有代董京兆修盛京通志，承德縣志，海城縣志，蓋平縣志，體例極爲詳允，所爲各志序目，載在集中，有裨掌故，以告留意東北史事者。

四 則震纂修古今圖書集成之旨趣

昔鄭樵上宰相書云：「其書（通志）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則震生於夾漈之鄉其學蓋亦類是。所編圖書集成，蓋欲成一家之言，繼鄭氏而作，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亦與鄭氏之旨趣相同。其書原名彙編，至雍正朝乃改名爲古今圖書集成。文集卷二進彙編啓云：

「爲恭進彙編目錄凡例，冒懇慈恩代奏，乞賜暫假回鄉，省視父母墳墓，願得終身圖報事。雷賦命淺薄，氣質昏愚，讀書五十載而技能無一可稱，涉獵萬餘卷而記述無一可舉。深恐上負慈恩，惟有掇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顧問。而我王爺聰明睿智，於講論經史之餘，賜之教誨，謂三通衍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勸成一書，庶足大光聖朝文治。雷聞命踴躍，喜懼交并，自揣五十年來無他嗜好，惟有日抱遺編，今何幸大慰所懷。不揣蚊力負山，遂以一人獨肩斯任。謹於康熙四十年十月爲始，領銀僱人繕寫，蒙我王爺殿下，頒發協一堂所藏鴻編，合之雷家經史子集約計一萬五千餘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內，書得告成。分爲彙編者六，爲志三十有二，爲部六千有零，凡在六合之內，鉅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刪一二，以百篇爲一卷，可得三千六百餘卷。若以古人卷帙較之，

可得萬餘卷。雷三載之內，目營手檢。無間晨夕，幸而綱舉目張，差有條理，謹先臚目錄凡例爲一冊上呈。伏惟刪定贊修，上聖之事，雷何人斯，寧敢輕言著述，不過類聚部分，仰待我王爺裁酌；或上請至尊聖訓，東宮殿下睿旨，何者宜存？何者宜去？何者宜分？何者宜合？定其大綱，得以欽遵檢校。或賜發秘府之藏，廣其所未備，然後擇于江南浙江都會之地，廣聚別本書籍，合精力少年，分部讎校，使字畫不至舛訛，繕寫進呈，恭請御製序文，冠於書首，發付梓人刊刻。較之前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廣大精詳，何止十倍。從此頒發四方，文治昭垂萬世，王爺鴻名卓越，過於東平河間！而草茅愚賤，效一日犬馬之勞，亦得分光不朽矣。」

其書在康熙朝未見刊行，及世宗即位，允祉以黨附允禩得罪，則震亦遭黜抑，乃命蔣廷錫等董司其事，重爲編校，刪去撰人姓氏，至三年十二月全書告成，四年九月御製序云：

「朕紹登大寶，思繼先志，特命尙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承在館諸臣，重加編校，窮朝夕之力，閱三載之勤，凡釐定千餘卷，增刪數十萬言，圖繪審考詳悉，書成進呈。朕覽大凡，列爲六編，析爲三十二典，其部六千有餘，其卷一萬。始之以曆象，觀天文也，次之以方輿，察地理也，次之以明倫，立人極也，又次之以博物，理學，經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於是矣。」

惟是書頒行之後，徒以世宗朝兄弟閹騫除異己，非但允祉之鴻名未能卓越，即則震又遭擯抑矣！是序所述圖書集成列爲六編析爲三十二典，與則震所進彙編略同，至則震所進彙編目錄凡例，文集未載，不悉其內容若何，惟書前列蔣廷錫所撰凡例目錄，或即用則震原書，亦未可知，蓋清代官修各書，翻其人而用其書，如張廷玉之修明史，與橫雲山人明史稿實無大異，此亦慣例，實無足異也。

五 則震晚年之知遇

則震於康熙戊寅召還京師，侍皇三子允祉讀書，未幾即從事丹鉛，纂述圖書集成，實爲則震通達時期。清史稿列傳七云：

「誠隱郡王允祉，聖祖第三子，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詣古魯爾堅嘉澤噶山行宮，上命先還，凡行圍謁陵，皆從。三十八年，敏妃之喪未百日，允祉薙髮，坐降貝勒，王府長史以下譴黜有差。四十三年命勘三門底柱。四十七年太子既廢，上以允祉與太子素睦，召問太子親狀，且曰：允祉與允禩雖暱，然未慝其爲惡，故不罪也。蒙古喇嘛巴漢格隆爲允禩獻勝，廢太子，允祉偵得之發其事，明年太子復立，允祉進封誠親王。聖祖邁律歷之學，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國宗等，輯律呂算法諸書。諭曰：古歷規模甚好，但其數目歲久不合，今修歷書規模宜存古，數目宜準今。五十二年十一月書成，奏進。上命以律呂歷法算法三者合爲一書，名曰律歷淵源。世宗卽位，命允祉守護景陵。八年五月怡親王之喪，允祉後至無戚容，莊親王允祿等劾下宗人府議奏，稱允祉乖張不孝，暱近陳夢雷，周昌言，祈禳鎮壓，與阿其那，塞思黑。允禩，交相黨附。其子弘晟，凶頑狂縱，助父爲惡，僅予禁錮，而允祉銜恨怨對，當削爵，與其子弘晟皆論死。上命奪爵，禁景山永安亭，聽家屬與偕。十年閏五月薨，視郡王例殯葬。」

是傳稱允祉於聖祖朝，凡行圍謁陵皆從。又因敏妃之喪未百日薙髮降爵。今觀松鶴山房集，有恭擬責躬集後序，卽指降爵之事，集中尙有恭擬課餘集後序，恭擬扈從集後序，敬擬辛壬癸集後序，而擬作奉詔應制之詩獨多，詩中所稱朱邸，卽指允祉。則震疏凡數上，欲求暫假返里，皆未得遂。其知遇之隆，盛極一時，卽太子允禩亦垂青其詩文。詩集卷八東宮以睿製詩十首賜示恭紀云：

「臣陳夢雷奉旨侍皇三子誠郡王，讀書北園，蒙千歲殿下賜詩，郡王屬和，臣歡忭踴躍之餘，謹以三詩恭紀其盛。……已卯之秋，此詩蒙皇三子誠郡王代呈，半月後遇臣同年高瓊語臣曰：偶侍東宮，極贊爾近日三詩，謂：「語語有典，使人不覺其用典。筆墨之妙至於用古而化，不知他胸中有幾萬卷書。」臣聞之，悚然汗下。伏念臣至愚至賤，昏昧多忘，至於晝夜手不停披，實由天性。釋年得沐聖恩特拔，所作亦幸膾炙一時，然顛覆之餘，見嫉當軸，世亦不復齒錄，私計一生師友，以及當代名公鉅卿，雖蒙賞識，未能至此。」

則震以顛沛之餘，得返京師，侍皇三子讀書北園，優閑歲月，從事著述，以視夫奔走於冰天雪地，與厮卒爲伍者，何啻有霄壤之別，故其喜悅之狀，不覺形諸翰墨。當時并賜宅城北，置別墅於西郊之水村，扈從侍衛，徜徉於西山泉林之間，擁書萬卷，日事吟哦，極人生之樂事。此則震所不能自逆料者。則震之詩，有云：「賜宅在城北，此宅本華胄，扈蹕詣西郊，別業多榆柳。」蓋紀實也。其記賜宅城北，可於集中見之。詩集卷二蒙賜御書恭紀聖恩歌序云：

「鑾輿東幸，獲觀天顏，輦路西還，親承溫粹。朝野傳爲盛事，儒紳述爲美談。賜宅欣瞻禁城，承詔許隨朱邸。仰累恩而踴躍，幾疑夢陟鈞天，趨殿陛而屏營，恍訝身登蓬島。」

則震所居城北之宅，頗有園林之盛，園名半圃，見榕村年譜。至則震所記水村別業，詩集卷五水村十二景引云：

「水村在城西北，河流環繞，榆柳千株，舊有監司建樓，其地俗呼一間樓，後入貴戚，而臺榭增設矣。吾王殿下，購得，命余居之。賜河西田二頃，俾得遂農圃之願也。續建斗閣三楹，晨夕祝聖命，余典其事。有亭供蓬島諸仙像，知余素學內視，賜榻一，亦願犬馬之稍延殘喘也。余兼置琴一張，舊曲皆忘，撫弦適意而已。釣竿一具，不必皆得魚也。其下書室三楹，貯所著彙編三千餘卷，校閱之暇，泛艇渡河，與田夫野老，量晴較雨，乃歸。方塞葦撥荇，沿河逐鵝羣，聽蛙鼓，聞天際笙歌隱隱，小僮吹笛和之，月已掛林梢矣。」

聖祖并至齋中，親灑宸翰，書：「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一聯，以賜則震，寵錫之恩，殆無倫比。故其居養之間，體已加豐。楊文言松鶴山房文集序，稱其：「修髯玉立，頗不似當日冠羸纖弱之狀。」然而風雨無時，盛筵難再，則震之寢運又至矣！吾試嘗思之，允祉率何國宗所輯律歷淵源，書成於康熙五十三年，則震所修之圖書集成當亦在此時。何以律歷淵源書成奏進，而圖書集成雖有則震進書之啓，而終未見頒布刊行耶？是則在聖祖心目中，仍不能忘情則震爲懷貳之臣；雖其才氣縱橫，直以奴臣畜之，故終未見大用。其所纂圖書集成，書雖告成，而訂輯繕校，蓋亦有待。未幾聖祖崩，世宗卽位。世宗以雄猜之主，兄弟交惡，嫌衅極深。允祉以比附允禩被罪，則震之重遭譴責，殆難幸免。使其請假之疏，得邀俞准，束身自退，則何至有覆轍之厄哉！東華錄雍正朝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條云：

「論：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陳奏。楊文言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私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爲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之至意。」

又卷二雍正元年二月庚申條云：

「諭：陳夢雷罪大惡極，朕詢問九卿大臣，僉云陳夢雷斷不可留，應即正法。朕猶將伊免死發遣。陶賴張廷樞，竟將奉旨發遣之犯陳夢雷二子，擅自釋放，朕猶欲保全大臣，免其治罪，止以降級結案。爾等果能悛改惡習，竭力供職，一二年後，必有誠於中而形於外者，朕自必知之。」

是時陶賴爲刑部尙書，張廷樞亦居要職，特以徇情縱放則震二子，至被譴責降級，亦以兄弟閱牆而波及者。據松鶴山房詩集，楊道聲贈則震六十初度四首依韻奉和詩，是年爲康熙四十九年庚寅。蒙東宮以睿製詩十首賜示恭紀其盛詩三首，成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由誠郡王代呈。原序云：「荏苒十有六年，年已六十有四。」時爲康熙五十三年甲午，至六十年，則震年已七十有二。以白首老翁，謫戍邊外，單車就道，絕塞荒山，恐已無生還之望矣。松鶴一集成於康熙五十六年間，蓋其極盛時也。

六 附楊文言事蹟

當康熙甲寅耿精忠之變，則震避跡僧寺，及被脅投耿，李光地由泉抵省，與之同謀滅敵，即引楊文言爲內應。光地密疏得達，則震謫戍奉天，比戊寅還京，侍讀朱邸，時允祉奉聖祖旨，編纂律歷淵源。文言遷於歷算，則震乃薦文言，預修書之事。文集卷十陳東啓數學學要序云：

「東啓研思周髀九章，泰西幾何之術，而得其精。值聖天子召試蒙簡拔，候闕下者年餘，及誠王殿下奉命開館，以人或冗，雜汰其一二，東啓及吳門顧子竟在汰中，欲求一自試而不可得。乃與吳門顧子同就謁于余。余叩東啓所學，知其涵負經濟，自命不苟，吾友楊道聲之流亞也。道聲學究天人，生蘭陵都會之地，顧鹿鹿曳裾，寄食於諸公卿大人，無一眞賞心者，髮種種矣。余極言之於朱邸，乃延之入幕，稟餼數倍於余，賓禮在余之右，幕僚多反爲余悒悒，余則以爲榮施，私自喜也。」

文言尙撰有歷象本要，爲李光地所據。平步青霞外摺扇卷一云：

「榕村年譜四十八年己丑，歷象本要成，既脫稿，郵致宣城，就正梅定九，然後付版。庸按盛百二書歷象本要後云：「歷象本要，安溪凡一再刻詳略不同，此其初刻也。不著作者之名，圖書集成有歷象圖說二卷，亦不題撰人，其中所云舊說者，卽本要也。首有小引云：壬戌有從予問象數之說者，爲著圖說二十餘篇，未定稿也。其歲八月已有取而鈔之版者，後又屬余增補注解，以別刻之（卽再刻本），此直據一時問答，姑指大凡。壬午（四十一年）秋訪友人於半圃，以律歷象數之類垂委參攷，別灑筆爲圖說若干首。所云半圃者，松鶴老人邸寓。按其初與李陳二公稱莫逆而明於象數者，惟常州楊文言耳。及陳李隙末，楊每爲陳左袒，故隱約其辭，似有不滿之意，安谿因亦不著其姓氏云。」庸按武進縣志藝術：楊文言，字道聲，通歷算，尤明習幾何原本，應耿精忠藩下人聘爲幕客，亂起被羈。大兵恢復得出。仁皇帝嘗垂問其人於李文貞光地，對曰：杜門高蹈，李禹之流。見榕村年譜。文貞楊雪臣七十壽序云：「壬戌乞假南歸，聽講延陵書院。」車持謙顧亭林年譜註，楊瑀字雪臣，武進人，子道升，字文言，亦有集。車譜以聲作升，文言爲字，後張穆刻顧譜，并刪去子道升字文言六字。如袖堂說，則歷象本要出自道聲，安谿刻之，而不著其名；如譜所言，則文貞據爲己有，若郭象之竊向秀矣。」

是則光地不但賣友，而且攘竊友人之著述矣。道學家之品行如斯，可哀！文言又字南樓，著有圖卦闡義，易俟，書象圖說，歷象本要，握機發微，南蘭紀事詩，見毘陵大街楊氏族譜。南蘭紀事詩有鉛印本。文言既入朱邸，與修律歷淵源，一時文士頗與往來。卒於則震之前。松鶴山房文集中有代諸護衛祭楊道聲文。世宗稱文言為耿逆偽相已服冥刑，其惡文言較則震為尤深，使其猶在，必遭顯戮。乃能見重梁園優遊終老，亦云幸矣。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草於舊京持齋編史之齋

三元

蓋

彞齊漫筆前述清代三元舊事。並及武三元暨童子試所謂小三元者。（見本刊一卷第九期。）足資談助。清人其他筆記中。更有可與漫筆所引合看者。爰摘錄之。
△文三元 淮陰百一居士壺天錄卷下云。「客有喜談夢者。告余曰。子知當塗黃勤敏公之異夢乎。予曰。不知也。客曰。公於嘉慶庚辰。典試春闈。是科榜首。乃廣西桂林陳公繼昌。以三元及第。方公入闈。夢兩廣總督阮文達公拜謁。並贈貂裘一襲。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名字合之。恰為三元。而阮字邊旁又為陳姓之半。阮任兩廣督。三元為廣西人。貂裘則詞林品服也。更足異者。陳當發解時。原名守壑。會試前。夢有報捷者。言中二十二名為陳繼昌。其二十四名則陸姓名沅。復云二十四名亦係汝也。醒而異之。因改今名。及入闈抵號舍。則所坐二十二號。偶問二十四號。則果有陸沅在焉。榜發均中式。陳竟以三元魁天下。乃知沅字旁三點。隱示三元之意。陸字亦得陳姓之半。揭曉。師生各述所夢。互為驚異云。」亦為陳氏三元夢兆之一說法。與漫筆所引二梁記載。頗有異同。則如漫筆所謂輾轉傳述每易相歧且不免於附會也。
△武三元 壺天錄卷下又云。「光緒庚辰科。武會狀兩元。皆係福建黃君培松。黃固某科鄉試解首也。聞其得解時。亦有預兆會狀兩元之夢。惜傳聞軼其事。」黃氏武三元。亦庚辰會狀。距文三元陳繼昌。適甲子一周。其事不彰。自係文重武輕武科不若文科見重於世之故。（文職以科舉為正途。武職則以行伍為正途。）
△小三元 陳子莊（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云。「少敏堂兄元義。長余四歲。道光丁亥與余同案入學。少敏則縣府及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顧數奇不偶。鄉試輒薦而不售。歲科試會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餼。以增廣生終身。」此為一小三元而躋躓者。陳氏為浙江海甯州（隸杭州府）人。有州試而無縣試。其曰縣府及院試者。蓋屬州與縣同。縣多而州少。從通常之語而泛言也。

歐戰與蘇聯動向

行
年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誇述佔着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國家，那便是蘇聯。而這個國家的全權却握在一個人的手裏，那人便是約瑟夫，史太林。現在，在深邃的克列米林宮中，史太林在靜坐深思，許多國家的外交部和全世界的人便都在屏息靜候着。因爲在目下這鉅大的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希特勒，邱吉爾，莫索里尼幾個左右數萬萬人生命的巨人都被緊鎖在戰爭裏。另外一個巨人羅斯福也正在瘋狂的敲着戰爭的進行曲。只有史太林的雙手尙在空閒。現在戰爭已經展到一個新的均勢。另外一個大爆發正在醞釀中，正是外交上行着激烈角逐的時期，而蘇聯却正處於居奇待沽的地位。在軍事上，他西進可以拊德國之背。在東歐方面，可以深入巴爾幹，衝出韃靼尼爾海峽，而馳騁於地中海。在近東方面可以進出於波斯，阿富汗，甚至印度，實現其百年來向南部尋出口的渴望。在北歐，他還可以利用在芬蘭的優勢，來窺伺瑞典，那威的富源。在經濟方面，他是廣大的資源生產地。他可以成爲任何一國的油庫和穀倉。在外交方面，他也享有舉足重輕的位置。把握韃靼尼爾與馬爾馬拉兩海峽的土耳其是他多年以來的友邦。巴爾幹上的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與俄國是斯拉夫同族，而且他們的農民頗有親蘇的傾向。在目下「髮千鈞」之際，克列米林宮的一言一動都關係着重要的外交勝敗。所以各國的使節麇集在莫斯科來敲克列米林的宮門了。但是在蘇聯的資產總帳裏並不純是資產，同時還有負債。從黑海一直到北冰洋，一個長達四五千公哩的水陸國境，需要他來保護。緊靠着羅馬邊境便是久爲人所覬覦的烏克蘭。

蘭。這廣泛的黑土平原，毫無屏障的臥在別人鐵騎之前。再向東南過去，到了高加索的巴庫和巴統便是俄國著名的石油產地。這些地方是蘇聯的命源，也是歐洲的命源。假若一旦有戰爭，縱使蘇聯能保持着防線，這一帶地方也暴露於現代空陸炮火之下。若經過了戰爭的洗禮，則二十年的蘇聯建造的基礎，便也隨之而盡。蘇聯的軍隊，在蘇芬戰役中已經遭過了嚴重的試驗。同時，他們國內的建設也自承「離社會主義成功的目的尚遠」，多年來在葛佩烏高壓下生活的國民，時時表現有不滿的因素，本次開戰後所獲得的新土地與國防據點也還需要進一步的整理和鞏固。在國外，則自舊立陶宛到新獲的比薩拉比亞與德國的共同國境至少綿延達一千公哩。匈牙利已有德軍假道的前例。納粹化的羅馬尼亞也駐着大批的精銳德軍。海峽上的土耳其却又受有英國的同盟保護。在以上種種利與害的交錯中，史太林究將怎樣玩他的把戲？而且這位「喬治亞鞋匠之子」的舉措又是著名的詭異，飄忽，宛如一個沒有軌道的星球。他從打倒商人轉到新經濟政策，從孤立轉到加入國聯，從世界革命運動轉到集體安全陣線。一九三九年德蘇不侵協定的成立更造成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最後，甚至於侵入鄰國，而建立起拓土開疆的事業。這種矛盾的變化使一般人把蘇聯認作一個神祕的國家。

同時，現代的宣傳戰也迷惑了一般人的眼睛。今天說美國駐蘇大使與史太林會談三小時，明天說英國駐蘇大使將被召回。有人說蘇聯真理報罵德國為說謊者，又有人說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車站上懸掛的紅旗只是很小的一面。裹在這種宣傳的外套裏面，史太林真正意向確如一個迷離撲朔的謎了。

但是蘇聯的動向，果真無軌跡可循嗎？無論他是標榜甚麼主義的國家，他既是一個國家，便至少有一個明顯而切實的目的——就是保持着自己的存在，並使其日加強固。他必須在這利害交織的戰場上，選擇一條甬路，來達到這個目的，獲得最多的利，而冒犯最少的害。這是他的目的，也是他的出發點。從這個觀點，隨着他出發，則這神祕的外衣便可解去大部了。

據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氏的分析，近年來蘇聯一貫的外交政策是根據以下幾個前提。

第一，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革命策動已經失敗，目下只有先把蘇聯建成強國，然後社會主義的基礎纔能強固。蘇聯應成爲社會主義的祖國。爲了祖國的強固，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暫時可以犧牲。

第二，上次大戰後，各國對蘇聯的武裝干涉，雖然失敗，但是各國第二次的對蘇聯合戰爭，終不可避免。因此，一方面應該極力建起蘇聯的國力，一方面警戒外來的侵侮。這種對蘇聯包圍戰的恐怖心理一直在引導着蘇聯的政治動向。很多的蘇聯高官都說過下面的話：「蘇聯將有一日在四面受敵，這一個概念是自各國武裝干涉以來就成立了的。我們永遠在準備着最惡一日之來臨，那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來攻我們，而沒有一個是我們的友人。假若我們遇到了較此稍好的境遇，那不過是意外的運氣而已。」去年十一月蘇聯最高會議議長加里寧也公開演說：「我們乃是一個四面被圍的堡壘。這堡壘誠然是大的，佔有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但我們應該記着，其餘的六分之五都是我們的死敵。我們需要永恆的警戒，更強的軍力；更優越的紀律。」這可以很明顯的表示出他們的惴惴情形。

第三，他們認爲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到了最後階段。爲了資本的輸出和殖民地與市場的爭奪，資本主義各國本身之間，一個激烈的帝國主義戰爭也是不能免的。而且不只一次，其時間的久暫也不能預定。這個戰爭的終結就是世界革命的成功。在一九三七年包羅庭庭和美國的新聞記者說：我們的經濟學者，和英國一部貴族學者都認爲這個世界將在一九三九年來一個大崩潰。所謂這個大崩潰就是指一九一四年的軍事危機和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加起來的結果。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艱苦的一次奮鬥。而這奮鬥的勝利基礎是在蘇聯。在這危機中，蘇聯應探的道路有三種。

- 一、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使他們彼此發生戰爭，以轉移各國聯合一致圍攻蘇聯的威脅。
- 二、利用戰爭的破壞力和機會，使各國自內崩潰。
- 三、在長期的戰爭中，交戰各國人力物力一齊疲敝，使資本主義完全顛覆。

以上幾點不過是平常利害的觀測。事實上却一直是蘇聯建國以來外交上的基本路線。我們若翻回蘇聯的歷史，將看到史太林怎樣循此而走上德蘇同盟之路，以至於今。

在蘇聯建國之初，確曾在大陸上作激烈的社會主義活動。德國的政府會經過一度改變。匈牙利和巴伐利亞也會成立短期的社會主義政府。但是他們的教義嚇退了全部資產階級。許多國家不但與他斷絕了通商關係，而且派兵參加武力監視。他們希望把蘇聯「孤立」起來，以待其自然的崩潰。那時蘇聯嘗到了極艱困的境遇。一九二八以後所謂世界革命的成功已經完全成爲幻想，而蘇聯建國後的建設，雖經過新政策的補救，人民仍不免於饑饉，騷動。於是史太林暫時停止國外的活動，而專致力於國內建設。這時對外的和平和通商是最爲需要的，遂分頭與素來詛咒的資本主義國家恢復了正常關係，簽定商業協定。同時開始五年計劃。蘇聯得享短期的安定。

但是，一九三三年反共的希特勒驟起。德國宣佈重整軍備。蘇聯的西陲從此感到威脅。所謂資本主義列強環攻的恐怖至此漸露端倪。史太林遂不得不採取利用他們自己的衝突，把戰爭自蘇聯導引開去的策略。一九三四年蘇聯作了一個半圓形的轉變，突然加入素來罵詈的國聯，而且成爲國聯的台柱。自此以後，蘇聯的外交，由最近被重懲的李維諾夫主持，便主要以國聯爲工具，提倡訂立多邊不侵犯條約，高揚起集體安全，反對侵略的旗幟，而實際則是想自居爲導演，把歐洲的列強，在他的指揮棍下，擺成陣勢，促成他們的火併，以便從中漁利。那時他主要目的是製造英法與德意的對立。但狡猾的英國紳士的眼光也是洞若觀火。布爾西維克的西進是他們深惡痛絕的東西，同時對於希特勒的雄心也不能不給以發洩的方向。希特勒不是在高唱反共攻蘇嗎？他們便在其中看出了一個一舉兩得的途徑——引導德國去攻蘇聯。這樣，希特勒可以代英國去西抑法國，東禦蘇聯，既可阻止布爾西維克的西進，英國在歐洲的超然寶座也不會被法國奪去。在德法蘇的均勢上，英國便可作一個權衡者。

自一九三五至三九四年中，便是英蘇在歐陸互爭導演的時期。英國暗中扶助德國，默認其發展，蘇聯則拉攏法國和捷克作他的衛星。所以，意阿戰爭開始後，蘇聯極力在國聯慫恿英意開火，而英國則並經濟封鎖亦未澈底實行。繼之，西班牙內戰爆發，德意干涉而英法不干涉，蘇聯便痛詆英法，其目的還是在促成英德戰爭。捷克問題發生後，德國把握住英

國的心理，便以保證西歐的安全，換取英法默許進攻東歐，英法遂以慕尼黑會議，犧牲了捷克一部。促成德國東進，即是促成德蘇戰爭。這是蘇聯歷史上關於包圍戰威脅最重的時期。

對於英國的用心，史太林是非常明瞭的，便針對英國的把戲，回敬了一杯苦酒。其結果便是德蘇不侵協定的締結。在德蘇締約之前，歐陸是法蘇與德意對抗。英國處於超然地位。締約之後，變為英法與德意對抗，而持其權衡者乃是蘇聯。這是史太林自認爲化險爲夷的傑作。

德蘇協定所象徵的轉變，使很多人對蘇聯懷疑，但實際仍是一個政策，不過方法不同而已。德蘇的接近是史太林多年的夢想，而且在締約之前數月，在國際上就很廣泛的流播着。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美國的「星期六晚郵」上會刊有「史太林結好希特勒」一文，作者克利維斯基將軍（W. G. Krivitsky）曾任蘇聯陸軍情報部西歐局長，乃蘇聯樞要之一，因清黨而出亡美國，作成此文，述史太林怎樣抱着對德修好的渴望。當時也許是一篇尋常文字，但現在看來却饒有價值。

他說：史太林對於西歐的外交，決定爲對日益弱化的民主主義國家澈底輕視，而對於國社政府所象徵的強力國家強化尊重之念。他的外交政策的基調是在「常與強力國家，維持友好關係」的法則上建築起來。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清黨之當日，史太林就在蘇聯政治局席上發表確信，國社政府因此不但不至崩潰，反而將更趨鞏固。同時，政治局就依據史氏的見解而決定了对德外交政策，即支付任何代價，來換取希特勒的對蘇妥協。其後，史太林對德態度一直沒有變更，而且隨着希特勒勢力的澎漲，他的對德妥協的要求也正比例的強化了。像一個永恆的求愛者，他不斷的對德發表修好的言詞，而且命莫洛托夫，加里寧，拉迪克諸人作他的代言人。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希特勒正踏着莫索里尼的足跡，而對莫斯科所伸出來的手完全像不見。但史太林的方針却決心不變更，只變更其手段。甚至史氏之加入國聯，也一部是爲相信遷此可以喊醒希特勒的。此後，他在倡導集體安全時，在策動與法國接近時，企圖與波蘭親善時，寄語與英國時，干涉西班牙時，他所不能忘懷的就是想更進一步得到希特勒的友情。甚至在一九三六反共同盟締結之時，史太林還對其部下發出「在最近的將來，吾人將與德意志成立協定」的命令。

克氏之言當不是出於臆造，在當時是也無臆造價值的。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幾年來史太林的外交政策表裏的真相。他對於「強力」的警醒，對於德國的畏懼。那麼，所謂之德蘇協定並不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是一個渴望的實現，一種固定政策的達成。

四

開戰以後，史太林的政策仍然是由上面幾個原則引導着，而採取了下列具體形式。

一、中立的確保

二、蘇聯國防安全的警戒

三、領土的擴張

史太林利用德蘇協定使戰爭勃發，但是戰爭不是好頑的把戲。所謂「不戰將自焚也」。尤其是苦戰的英國，更無時不想把蘇聯一齊拉下水。所以如何保持中立，是史太林一個重要的問題。他不常發獅子吼，而在默默中選擇他的途徑。他避免與任何交戰國締結有約束性的條約，他的行動永遠是自由的。事實上，蘇聯對於開戰以後，居然能夠左右逢源，獲得許多利益，而沒有引火自焚，確是相當引以自豪。德意日三國同盟的條款明白規定對蘇關係不變。英美目下也只求保守較善意的中立。但其中，蘇聯的中立也會遭遇過幾次危機。例如蘇芬戰爭時，蘇聯的弱點意外的被暴露出來。據傳去年二月羅斯福遣特使威爾斯赴歐考察。他的皮包中所携和平方案之一就是乘蘇芬戰爭延持不決之際，使英德議和，轉過來共同對蘇。這個計畫沒有實現。但我們看蘇聯在威爾斯雲游各國之時，急急以獅子揮尾之力造成蘇芬停戰協定，可知其間的消息是緊迫的。又在西線大戰前後，英國會屢次企圖在巴爾幹關一個東部戰線，這樣使蘇聯至終也不得不捲入戰渦。這種計畫德國曾以白皮書的形式加以披露。因為德國始終避免兩面作戰，而且要保全巴爾幹的完整，作為其資源供給地，故英法不能如願以償。但是這種陰謀已在蘇聯心中種下很深的疑懼。

從中立政策，蘇聯更進而攫取積極的利益，便是國防安全的強化與領土的擴張。莫洛托夫屢次演說：我們現在外交政策的主要工作乃是確保國際的和平和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的國民必須永在一種動員的準備之中，不要爲任何外敵所乘。於是在開戰一年之中，蘇聯以收復失地等等的名義，從波蘭，芬蘭，羅馬尼亞，波羅的海三國獲得了九六、三六〇方哩的土地，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的人民（根據莫洛托夫在蘇聯聯邦會議的報告）。這些地方均已按照下列編入蘇聯版圖。

一、依據德俄瓜分波蘭協定，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屬俄。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正式編入蘇惟埃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二、依據蘇芬停戰協定，芬蘭割加利里安土腰，刺多加湖湖岸全部及北冰洋海岸一部與蘇。這些地方大都於去年三月編入加利里安自治共和國，又改名爲加芬社會主義共和國。

三、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蘇聯以最後覺書要求羅馬尼亞將比薩拉比亞退還並將北布柯維那割讓。七月一日大軍隨即進駐。現將比薩拉比亞併入新設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北布柯維那則編入烏克蘭。

四、同年七月十五日在波羅的海三國蘇聯以武力將反對領袖逐出，舉行公民投票，議決加入蘇聯。現在合併一個軍事特區。

以上領土的擴張，雖然具有侵略的野心，其重要的動機還是由於對外國來侵的恐懼。這種心理的恐慌深埋在蘇聯每次行動的表面之下。經過上述一些新的擴張之後，蘇聯的國防已呈現了一種新的姿態，而且獲得了新的前進據點。以前俄國國防的最大弱點有二。一是列寧格勒區域。芬蘭的克利里安邊境距列寧格勒市不過二十五公哩，在大炮的射程以內。芬蘭的杭果半島和亞蘭島都緊握着芬蘭灣的入口，若任何國先手加以佔領，列寧格勒便不啻壘中之鼈。另一個是烏克蘭區，廣漠平原，四無屏障，極易爲鐵騎所蹂躪。而且比薩拉比亞架起大炮，可以把烏克蘭的名城奧地薩化爲灰燼。但現在這些弱點都被克服了。蘇芬邊境後退至維堡以西。著名的曼諾海母陣線已入俄國手中，聽說將改爲伏洛希洛夫陣線。杭果半島租與蘇聯爲海空根據地，期限三十年。亞蘭島解除武裝。此外芬蘭允許蘇聯修建鐵路橫過芬蘭，直通芬蘭

瑞典邊境。蘇聯可以藉此進出於那威。波羅的海三國劃入蘇聯勢力範圍後，芬蘭灣的防禦更形鞏固，而且在波羅的海上蘇聯也佔了形勝的位置。至於烏克蘭，則自合併東部波蘭和比薩拉比亞後，已經獲得了較好的防禦前衛。以之爲根據地，蘇聯西下可深入巴爾幹，南面可以進出韃靼尼爾海峽。黑海及多瑙河口也投入他的勢力範圍。

以上是蘇聯二十年來苦心焦慮的，現在於一年之內都如願以償。但是他們是否滿足呢？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蘇聯新任軍事人民委員長梯莫盛哥元帥答道：「蘇聯已經擴張了邊界，但是我們對於已經獲得了的並不滿足。」

五

在英德最後決戰勝負的形勢判定以前，蘇聯的中立政策是不會改變的。問題是他怎樣獲得最大的便宜。他現在的地位是超然的。他可以把他標出高價來出賣。但同時盤旋在他心中的恐懼也在限制他的行動。他不會因攫取利益而放棄了安全。那一方面能供以較大的利益與同等的安，便是他的趨向。不久以前，據一般人的推測，俄國檢便宜的途徑不出以下幾條。

- 一、向羅馬尼亞要求佔領多瑙河上的羅尼及河口的斯聶克島，藉此可以統制橫貫中歐的多瑙河。
- 一、促保加利亞進而要求北部德布拉夏的割讓，這樣可與比薩拉比亞接壤。蘇聯若在保加利亞獲得霸權，則南進，向海峽，經特來斯，可到愛琴海，向西穿過南斯拉夫可以進出於阿爾巴尼亞和亞得里亞海。
- 一、犧牲土耳其，或與土耳其合作，取得海峽的統制權和近東的權利。
- 一、在巴爾幹方面承認現狀，而向南方之印度，波斯，阿富汗前進，在印度洋覓一出口。其理想的目標是印度的克拉奇。

一、在北歐方面，突然攫取瑞典的富原。

其中一部，因爲德意先手的關係，已經沒有蘇聯染指之地，如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是。但去年冬季便是大家注視莫斯科。

科的一個時期。那時英德的使節曾在莫斯科展開激烈的外交戰。英國特派前因左傾而被開除黨籍的工黨貴族克利浦斯爵士，去作駐蘇大使。克氏是一個開脫靈滑的人物，在蘇確曾大肆活躍。同時另一方面，美國副國務卿威爾士也與蘇聯駐美大使烏曼斯基幾次會談。美國不但將蘇美通商協定延長一年，而且特准一部禁輸品輸出蘇聯，可見英美極力圖與蘇聯再接近。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克利浦斯大使會向蘇聯提出一個覺書，其中保證：將來決不作攻擊蘇聯的行動，戰後的和平會議中蘇聯也有發言權，並且對於蘇聯合併波羅的海各國，作事實上的承認。英國所要求的代價只是請蘇聯保持比較善意的中立。但是史太林對於英國的答覆是於十一月十二日派遣莫洛托夫訪問柏林。

莫洛托夫訪德的消息傳布各地，英國政府也承認了又是一個外交上的失敗。據說德蘇柏林會議的內容要略如下：

一、蘇聯承認日德意勢力範圍，德國亦承認蘇聯的勢力範圍。

一、蘇聯在建設勢力範圍時，不得有違反樞軸國家利益的行動，也不得要求他國割讓領土，如不許要求土耳其割讓韃靼尼爾海峽。

一、蘇聯擔任向土耳其交涉，參加新秩序，但樞軸國家承認蘇土之特殊關係。

一、蘇聯對於支持新秩序的代價，須於英國崩潰後求之。

一、蘇聯如欲獲多年渴望之通印度，波斯的海洋路線時，樞軸國家不加干涉。

從以上看來，蘇聯在巴爾幹上的活動，已顯然被德意制止，而黑海及地中海東部則被劃為蘇聯的範圍。雖會談之詳確的內容尚不能判斷，但從巴爾幹上最近的動向，及保土不侵協定之成立，可知樞軸國家是佔着優勝的地位。

自莫洛托夫訪德以後，蘇聯可被認為至終承認了歐洲新秩序的建設而明顯的趨向於樞軸陣營。這不僅因為與德意合作可獲得較多的利益，同時表徵蘇聯已經屈服於樞軸的武威之下。在歐戰開始時，許多人譏笑希特勒是在史太林的口袋中。但是西線勝利以後，德國精兵大部移駐東歐，與蘇聯相隔不過一衣帶水。現在史太林可謂已在希特勒的袋中。這在利害觀念甚清的史太林當佔一個重要地位。

但是蘇聯永遠在期待一個最後目標，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總崩潰。美國著名政論家華爾特·李浦門氏會說：德蘇的合作

是與美國的海軍力互爲消長的。到了將來適當的時期，史太林再作一次轉變，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不過兩年以來蘇聯的真實的陰謀和掙搏的面目已經暴露給世界。若在兩年以前，令各小國，如芬蘭，羅馬尼亞，立陶宛等，或甚至連美國也包括在內，去攻打「反侵略」的蘇聯是很難成功的事情。但是現在提到反蘇聯，恐怕有很多人願爲前驅了。現在蘇聯所處實是比以前「孤立」十倍的地位。他現在的實力不過是爲國際槓杆的均勢所支持。將來機振稍爲轉動，史太林晝夜恐懼的包圍戰就要由他自己手中實現出來。結果，他希望藉以獲得最後勝利而引起的戰爭，會結束爲社會主義的最後崩潰也未可知。

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四角各大書店均代售

地址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中國公論姊妹刊物

再建旬刊

逢出一版 定價一角

各書店均代售

蚩尤考

中國古代蛇族之研究——夏史新探

孫作雲

篇上 論蚩尤與黃帝之戰，爲蛇圖騰與熊圖騰之戰，並泛論中國圖騰社會之三大系統。

篇中 論蚩尤後爲戰神，魍魎之戲與咸池之樂，皆始於黃帝蚩尤之戰。

篇下 論蚩尤之苗裔，一說夏爲蚩尤之後，魃禹治水即爲蛇族亡國後被罰之苦役，魚龍曼衍之戲大夏之樂亦始于魃禹治水之傳說。

附錄 說女媧蛇身即文身之俗，亦取象於圖騰。

跋（桃鑒）

篇上 論蚩尤與黃帝之戰爲蛇圖騰與熊圖騰之戰

近百年來西洋社會學家研究初民之社會。發現世界現存各野蠻民族中有圖騰崇拜之習：彼等以一自然界之動植物或自然現象爲其族先之所自出，即以此種動植物之名名其族，更揭爲桓表，施以彩繪，名曰圖騰柱 (Totem Pole)，從而禮祀之，學者恒稱此種社會爲氏族圖騰社會。其社會之特徵，爲同圖騰之人不得傷害或殺食其擬爲族先所自出之動植物，認此種動植物爲與其氏族有血統關係。同圖騰之男女不得婚媾，必須群婚於別一圖騰。同圖騰之人若遇異族之侵略，必須同仇敵愾，將伯互助。其社會之組織乃由無數之小部落以成大族，其人民之生活皆惟魚獵是賴，蓋爲農耕時代宗法社會以前人類社會必經之階段也。

現存野蠻部落既如此，推之於古代社會當亦然，故美國考古學家穆爾綱 (J. de Morgan) 法國埃及古史專家穆萊 (A. Moret) 及社會學家大衛 (G. Davy) 諸氏皆在埃及古史方面作如斯觀，因知埃及在統一王朝之前亦經過一圖騰氏族社會，考之古籍，徵之實物，其說遂爲定讞。中華爲世界古國之一，開化之早爲寰宇冠，意我先祖亦必經此圖騰社會之一階段。首爲此說之提示者爲嚴復，嚴氏譯英國甄克思「社會通詮」(E. Jenks: A History of Politics) 注曰：

嚴復曰：圖騰者蠻夷之徽幟，用以自別其衆於餘衆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畫刻鳥獸蟲魚或草木之形，揭之爲桓表，而臺灣生番亦有牡丹檳榔諸社名，皆圖騰也。由此推之，古書稱閩爲蛇種，盤瓠犬種，諸此類說，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圖騰，而蠻夷之俗，實亦有篤信圖騰爲其先者，十口相傳不自知其怪誕也。(按嚴書譯於光緒二十九年)

此雖寥寥數語，頗中問題之肯綮。其後郭沫若氏用圖騰之說釋銅器銘文中時人所認爲「文字畫」之奇字，曰：

「我國自來器物款識之性質，凡圖形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原始民族之圖騰或其子遺。其非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已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殷彝中圖形文字

之一解)

郭氏之着想誠是矣，願無專論中國圖騰社會之文以饜吾人之望，遂使吾人莫測其高深。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汪洋恣肆，然特注意于階級之學說，于原始信仰竟無一語道及。以郭氏之博大精通，猶未之及，可見此問題之未能惹起國人注意者矣！於國人之外研究此問題者爲法國漢學家葛蘭言氏 (M. Granet 1884—)。彼於一九二六年著中國古代之舞踊及傳說 (Dances 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就中國古代之舞踊，尋求圖騰社會之遺跡，又以玄鳥生子姜原履跡等傳說爲圖騰社會之實例。其書誠爲名山之作，然以其爲法文原著，又無英譯本，故國人知之者少，因亦影響甚微。此外治古史者多不措意於古代社會，治社會學者又多不及古史，卽或注意之，亦多視宗教迷信及神話傳說諸方面爲不急之務，遂使中國圖騰社會之真象，亘數千年而不見知於人間，此非吾人之遺憾乎？余年來從聞一多先生受教，於神話研究諸方面頗饒興趣。乃不揣駑鈍之資，爲此艱深之業。其法以紙上材料，參以古物實證，益以民間傳說，分析推引，以求一解。惟茲事體大，鈎稽匪易，茲篇所述不過中國圖騰社會之一斑而已，若其全豹，則俟諸異日焉。

史記五帝本紀曰：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循齊，長而敦敏。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獬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此司馬遷參稽諸家著述而寫定之傳說。史公秉筆，在于求真，凡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者，多在擯棄之列，故史記所載，不足觀傳說之本質。山海經大荒北經曰：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又大荒東經曰：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吾人由以上二說知我國開國之初，黃帝與蚩尤曾有一大規模之戰爭。蚩尤能縱風雨，黃帝不勝乃使女魃止雨，更使應龍殺蚩尤。夫黃帝所使之應龍果爲人耶獸耶？若爲人，則人不應有此怪名，若爲獸，則黃帝豈能使龍蛇爲之戰乎？山海經郭璞註曰：「應龍，龍有翼者也。」廣雅釋蟲亦言有翼曰應龍。按應龍爲水中之巨靈，禹治水曾使之畫地成川（見篇下「論蚩尤之苗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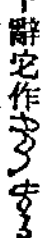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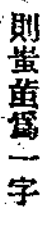
則應龍確爲水中動物。然山經明言黃帝使應龍殺蚩尤，則應龍又似爲人類。此一問題也。史記言黃帝伐炎帝，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然宋書符瑞志則以此事屬之蚩尤，曰：「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前乎此者，焦贛易林曰：

「白龍赤虎，戰鬥俱怒，蚩尤敗走，死于魚口。」（坤之臨）「白龍黑虎，起伏俱怒，戰于阪兆。蚩尤敗走，死於魯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

戰于阪兆，卽史書所謂戰于「阪泉之野」，「白龍」意卽應龍，「赤虎」卽史記所言之六獸，此亦並指蚩尤而言。崔述古史考信錄言炎帝在黃帝之後，未曾與黃帝有戰事，可見黃帝教六獸以伐炎帝之事乃爲伐蚩尤之訛傳。果如是，黃帝伐蚩尤乃動水（應龍畜水）陸（六獸）之師以赴之。然此六獸又爲人耶獸耶？前人於此有二說：太平御覽七十七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卽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此以六獸爲實在動物。夫中國之有服牛，實始於殷王亥，見山海經大荒東經，楚辭天問，世本作篇等書，其事甚晚，則前於此者安有擾馴猛獸之事乎？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案言教士

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以猛獸爲軍隊之名亦爲後世之事，不足以衡往昔。然則黃帝使熊羆貔貅虎及應龍攻蚩尤，果爲何物乎？愚以爲此種動物皆古代氏族社會之圖騰，乃取象於自然界之動物以爲族徵者也。換言之熊即熊圖騰部落，應龍爲龍圖騰部落。熊、羆（如熊，黃白色）、貔（白狐）、貅、貔（似狸）、虎六者，皆以陸上動物爲圖騰，彼此皆爲近親氏族，其應龍乃水蟲部落，與野獸部落原不相通，蓋爲陸獸部落之內應。黃帝有熊氏，即熊部落，其所伐之蚩尤爲蛇部落（說見後），因屢戰不勝，乃合全族之衆以伐之，又得蛇族之應龍爲內應，故乃戰勝蚩尤。然則黃帝與蚩尤之戰乃熊部落與蛇部落之戰爭，即中國歷史上的一幕「龍虎鬪」，乃熊部落與蛇部落決定民族運命之戰爭也。人類社會之進步，先由圖騰氏族社會以進入農業宗法社會。黃帝與蚩尤之戰爭爲圖騰部落之戰爭，故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列黃帝爲五帝之首，蓋非無由。蛇部落滅亡之後，其人民淪爲奴隸，其投降之「應龍」族職司水土之工役，其後人竟以治水之功得以恢復天下，是即爲三代之夏。以下先證明蚩尤爲蛇族，後證明夏禹即爲蚩尤之苗裔。

(一) 說蚩字爲蛇，蚩尤爲族徵非人名

蚩，說文虫部曰：「蚩，蟲也。从虫山聲。」又曰：「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从虫。」「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蛇，它或从虫。」愚按虫它爲一字，說文「它虫也」可證。它之尾長，虫之尾亦不短，它即蛇之古字。虫它皆爲蛇之象形，即蛇之本字。說文釋虫，是虫字廣義的用法，其初本專指蛇，後乃泛及萬物，甚至飛禽走獸及萬靈之人類亦爲蟲之一種。卜辭虫它通用，亡蚩，亦作「亡虫」（殷虛書契前編卷一、葉十六、片六）「佳它」亦作「佳虫」（續雲藏龜葉四十六、二）許君析虫它爲二部，非其朔指。蚩字从虫得聲，之古音在端紐，與它在透紐音近，是蚩古讀如它。不特此也，蚩它古本一字。卜辭它作     諸形，其字从虫从止，而中止通用，則蚩苗爲一字

無疑。蚩蚩（它蛇）一字，則蚩尤者蚩尤，它尤即蛇尤也，此就文字學上證明蚩尤之蚩爲蛇，其族爲蛇族。蚩尤既爲蛇，則其名當爲蛇族之總稱而非君長之專名。至其所以稱爲蚩尤者，意其先祇稱蚩（蛇），後人讀音各殊，且喜於古人名後附麗一字，或蚩尤即爲蚩字之緩讀，遂成蚩尤一詞矣。

(二) 論窺窺爲蚩尤，窺窺爲蛇

山海經多窺窺之記載，其字一作猥猥，海內西經曰：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窺窺（文選劉逵注吳都賦引此經作「猥猥」。李善注張協七命又作「猥窺」）〔黃〕帝（李善注張協七命引此經作「黃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又曰：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窺窺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窺窺者蛇身人面，貳負所殺也。」

同、海內南經曰：

「窺窺龍首居弱水中，在姓姓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郭注：「窺窺本蛇身人面，爲貳負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

同、海內經：

「有木青葉紫莖，玄葉黃實，名曰建木。……黃帝所爲。有窺窺龍首是食人。」郭注：「在弱水中。」



同、北山經：

「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而馬足，名曰窺窺。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按以上山海經所言「窺窺」除最後一條外，皆言蛇身人面，或龍首，居水中食人。淮南子本經訓曰：「逮至堯之時，十

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饕餮、鰥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痼輪。」高誘注曰：「饕餮，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案北山經所言窺窺與高注或曰一說乃據爾雅說文爲訓。爾雅釋獸曰：「饕餮類，虎爪，食人，迅走。」說文豸部曰：「饕餮似狸，虎爪，食人，迅走。」狸似狸故高注或曰似狸。案爾雅說文以饕餮似狸者，乃因从豸爲訓。山海經言窺窺居弱水中，若爲獸類，豈能居水？故郭璞山海經圖讀曰：「窺窺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群巫，操藥夾守。遂淪溺淵，變爲龍首。」愚按窺窺卽蚩尤之音轉，二字聲音絕相似。從豸從穴，字本無拘。蚩尤本祇曰蚩，而窺窺亦單稱曰窺，見山海經大荒西經。窺窺蛇身人面，或曰龍首，龍亦蛇也。蚩尤爲蛇是與窺窺爲同種。窺窺爲黃帝桎於疏屬之山，蚩尤亦被黃帝所殺。窺窺爲貳負臣所殺，蚩尤爲應龍所殺。龍蛇同種，是應龍卽蚩尤之貳負。山海經雖未明言殺窺窺之貳負臣爲何人，由此推斷，其人必卽應龍。貳負卽內奸之謂，亦史家所謂二臣傳中人物。窺窺與蚩尤之事蹟如此相同，故窺窺非蚩尤莫屬。又古語有「封豕長蛇」（左傳定公四年，後漢書張綱傳，說文「封」字下載之）一作「封豕窺窺」。漢書楊雄傳：「秦窺窺其士，封豕其民」，以窺窺與封豕對言，知子雲之意，亦以窺窺爲脩蛇。窺窺爲蛇，窺窺又爲蚩尤，故蚩尤必爲蛇。

(三) 旬始爲蚩尤，旬始亦爲蛇

中國天文星座中有旬始星，見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旬始之狀，史記以爲似雄雞。愚按史記天官書，本自甘氏星經。甘公爲楚漢間人（見史記張耳列傳），其時甚晚，或未得傳說之真象。集解引徐廣曰：「旬始蚩尤也。」旬始之前爲「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旬始以爲慘兮，挾彗星而爲鬚。」愚按彗星主兵之傳說卽本於蚩尤爲戰神之說。其詳見篇下。旬始卽「旬」猶蚩尤卽「蚩」。窺窺卽「窺」。其先必僅一字，後爲複詞。旬字多見於卜辭，其形作又作則其繁形。王國維釋爲「旬」劉鶚謂古象形，以與鼎象形

形相近。(鐵雲藏龜序。)孫詒讓釋爲「它」。(契文舉例上。)吾師唐立庵(爾)先生云「象龍蛇之屬，而非龍或蛇。其字當爲蟻之象形，蟻卽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之地螾。呂覽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唐氏說大螻乃旁注誤入正文。說文「蟻，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或云無角曰蟻。」唐說地螻當是地螾之誤，而螾卽古之假借字。其字更變而爲云，則爲云，雲之本字也。古人以此能與雲，則古當是龍類。(見唐氏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葉四十一。)

愚意「云」亦蛇龍之屬。古蛇字爲「𧈧」，讀爲「蛇龍」。其音讀如突變之爲團，突郎之爲燈，滴顛之爲頂，突落之爲鐸，禿驢之爲禿。(其詳見林語堂「古有複輔音說」見林著語音學論叢。)孟子滕文公篇「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論衡吉驗篇：「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蛇龍並言，似二者本爲一字之複輔音。蟻古讀若蛇(古無舌上音)，一稱蟻龍，荀子賦篇：「蟻龍爲蜺蜺」，蜺蜺卽「蟻」字之長讀。可知黃帝時所見之蟻卽蟻龍。蟻龍一作「蛇龍」，廣雅釋魚「無角曰蛇龍」。白帖九十五引廣雅作「蟻龍」可證。蛇之得名爲蛇龍者，以其爬行迅速，突落不已。至今俗語中猶有「脫露」(tuo)一詞，爲形容團結之物其後散離旋轉之狀，如髮辮之散開曰脫露。線製之衣，其線脫亦曰脫露。兒童玩具之陀螺，亦因其旋轉不已而得稱。蛇本盤聚，其散行亦猶線之脫落，故其物卽稱「蛇龍」。至後乃以有冠(有角)而雄者爲龍，無冠(無角)而雌者爲蛇，胥後起之意矣。故說句爲蟻可，說句爲龍亦不非。句既爲蛇，而句始又爲蚩尤，故蚩尤必爲蛇。又蛇稱蛇龍，蚩爲蛇，故蚩尤被殺之地曰涿鹿(一作濁鹿)之野，涿鹿之野者，卽蛇龍之野也。蚩尤居涿鹿，猶黃帝原居於有熊(河南新鄭縣)皆因圖騰而得名。世本居篇云「黃帝都涿鹿。」(史記同)蓋黃帝殺蚩尤後，遂居有其地也。

尤有進者，吾人由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一事，益可以證明蚩尤之必爲龍蛇。此事出自呂覽應同篇，其言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此爲戰國末年五德終始家之所言，雖多影響之談，然其事亦必有所本。所本者何，卽黃帝蚩尤戰爭之事，黃龍地螾卽指蚩尤而言也。黃帝勝蚩尤，故史書言「黃龍地螾見」，見者卽勝之之意。黃龍地螾(卽蚩尤)爲

水中動物，黃帝勝之，故曰「黃帝得土德」。然則此黃龍地螾又非蚩尤莫屬矣。又勺即云，雲。雲之取象乃由於龍取水，日文名之曰：「龍卷」(Tatsu-maki) 即海上黑雲之豎立者，英文名 Water-spout，世人以爲龍取水者即此黑雲。原其所以稱爲雲者，乃由勺字之引申。雲即勺，勺即龍也。勺爲雲，雲從龍，故龍蛇能致雲雨。而蚩尤與黃帝戰時亦有縱大風雨與雲霧之傳說(見山海經)。崔豹古今注至謂後世之指南車即昉於此事。蚩尤有此種縱風雨之傳說，除蚩尤爲龍蛇外，無法解釋。由此益可證明蚩尤之必爲蛇。

(四) 銅器銘文中所見之蚩尤亦爲水畜

蚩尤之爲蛇，不特書本上所見材料如此，徵之實物，亦有顯據。鄉先輩于省吾先生示余民國初年自河南出土一匕，(于氏稱曰「蚩匕」羅振玉稱爲「魚鼎匕」。)爲尊古齋主人黃濟所得，其後售於上虞羅振玉氏，羅氏著錄於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一、葉十下，銘曰：

「日有蚩匕，述(于釋循也)主魚類(鼎)。曰欽哉！出游水虫，下民無知，參蟲虺命。帛(伯)命入獻，(庚通羹，爾雅釋草：「蕪」盜庚，釋文庚本又作羹同)蕪入蕪出，(蕪當讀滑同扣小爾雅滑亂也)毋處其所。」(釋文及注據于氏雙劍謄吉金文選上三)

此匕專爲取魚羹之用，魚爲水蟲，洪範五行傳曰：「時則有魚鼈」，注：「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于氏考釋已引之)故銘文有「出游水蟲」之語，水蟲即指魚。其下忽出「下民無知，參蟲虺命」，似蟲虺亦必爲水蟲之一，否則文義前後不貫。且此蟲虺二字，皆從虫，知作銘者之心目中，仍以蟲虺爲虫。若依余說蚩尤爲蛇，蛇亦得稱魚，(山海經海外南經：「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郭注「以蟲爲蛇，以蛇爲魚。」)則銘文中水蟲與蟲虺並言，蓋非無因。由此可知蚩尤在古代必爲水族，故銘中始有此語。蚩尤既爲水蟲故蚩尤可能爲蛇。又此匕出土於河南，河南爲蚩

尤部落之故地（說見下論澠水節），其地或有蚩尤之遺族，故銘文中猶有「下民無知，參蟲虺命」之語。此「下民」殆即指其遺族而言。匕之時代在春秋戰國之間，則此時蚩尤之族猶有遺存者矣。

(五) 騰遠爲蛇亦蚩尤之音變

蚩尤音轉而爲窺窺，前文已言之矣，又音變而爲騰遠，見司馬相如「子虛賦」：

「其上則有赤犴、蠃、鵙、鷓、孔鸞、騰遠、射干。」

史記索隱引漢書音義曰：「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騰遠與蚩尤爲雙聲字，是騰遠可能即蚩尤。騰遠爲蛇，改蚩尤亦必爲蛇。「騰遠」據注云：「能興雲霧」，而蚩尤亦能縱風雨，二者之性能又相似，則其間之消息可知。

(六) 論蚩尤之故墟在河南魯縣澠水一帶

以上論蚩尤爲蛇既竟，今再論蚩尤之地望。蚩尤既爲蛇圖騰，其民族必有一定之地域，以爲活動之根據。余考河南魯山縣有澠水，古稱澠水，今稱沙河，東北至定陵入汝，愚意此即蚩尤族棲止之故地。漢書地理志：

「南陽郡魯陽注：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澠水所出，東北至定陵（按今舞陽縣）入汝。」

王先謙補注引王念孫曰：「魯山當爲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澠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澠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澠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澠水所出。」按王懷祖之說是也。酈

道元水經注曰

「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於堯山」，堯山在太和城東北，澗水出焉。」

澗水之得名，古今無說。余以爲地名之來源，多由於居斯土之民族而得稱。蓋先有人居之，後始以爲地名。如今鄉村之孫莊王莊，以其有孫王兩姓之人居之，故有此稱，否則卽爲荒野，無名可言。澗水之得名，想由蚩尤之族而來。蚩尤之族居此流域，故後人稱此水曰澗水。澗字从水从蚩，蚩字卽爲蚩尤之蚩（蛇）固無論矣。漢志言「古魯縣，御龍氏所居，堯山，澗水所出」，似魯縣與澗水之得名，皆由龍起。按漢志說魯縣爲御龍氏所遷，亦有所本。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虞咸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緜川，醜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事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以上傳說之可信與否，皆有問題。但以劉累豢龍氏遷魯縣則爲一事實。史記夏本紀則曰：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注：「傳曰：遷於魯縣。」

似魯縣之得名，由豢龍氏劉累所致。魯龍劉三者同紐，則魯縣者或卽龍縣。魯縣之西爲澗水之所出，澗水者，蛇水也。龍蛇同屬，則澗水魯縣之得名，俱由於龍蛇。易林述黃帝蚩尤之戰曰：

「白龍黑虎，起伏俱怒，戰于阪兆，蚩尤敗走，死于魯首。」（同人之比，又蒙之坎，益之比同，坤之臨作「蚩尤敗走，死于魚口」。）

按易林言蚩尤死于魯首，（魚魯易誤，自昔已然。）而濇水正出於魯陽，似蚩尤即敗亡於此地。史稱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當亦即此。又愚說涿鹿之野即蛇龍之野，而濇水魯縣並一地，則濇魯亦為蛇龍之音轉。由此可知河南魯縣濇水之地，實為蚩尤之故墟，可斷言也。

（七） 泛論中國圖騰社會之三系統，及黃帝為熊圖騰

吾人由前文中知蚩尤為蛇圖騰，然蚩尤之族，何必取名為蚩（蛇）乎？蓋因中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至河南境即入平原水澤之鄉，北通冀魯，南迄蘇皖，川澤之多，為全國冠。深川大澤，龍蛇多有；故居其地之民族，因近取譬，乃以龍蛇為其氏族之所自出，因其物為圖騰焉。說文「蠻，南蠻，蛇種。」一閩，東南越，蛇種。」蠻閩雙聲，皆在中國之東南部，又皆為蛇種，可見東南民族多以蛇為圖騰者也。西北民族，地居高原，野獸滋多，故以獸為圖騰。說文「羌」字曰：

「西戎，羊種也。从羊从儿。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

案羌即姜，卜辭羌姜不分，羌為周先妣姜嫄之母家，世與姬族互婚，姜太公即羌太公，史記又稱太公望，譙周古史考釋太公之得名曰：「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牽強附會，莫此為甚。愚按太公望，即太公羊，望羊古語為聯綿詞。望為羊，亦為羌，即太公羌，皆因族徽以得名。東方為日出之所，居其地者故以太陽為圖騰：如高陽，即太陽，太皞少皞，即太皓少皓，皆以日為圖騰。東方民族，取象乎天，天空有鳥，故又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鄭子所謂鳥師鳥名，皆鳥圖騰之名，吾人由其鳥名之多，知東方古代之鳥族，亦爲一大部落。詩經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殷本紀載殷先妣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即其本事，（又見天問，呂氏春秋，列女傳等書），明殷民族以鳥爲圖騰，與左傳鄭子之對可相發明。蓋我國古代之圖騰有三大系統，即空中之鳥（太陽附），地上之獸，水中之蟲魚，乃兼海陸空而有之，惟茲事體大非片言所能解紛，又非本題範圍之內，故略而不論，詳拙稿「中國圖騰社會史。」

以上論蚩尤族畢，今略論黃帝爲熊之圖騰。

黃帝爲有熊氏，見史記五帝本記：「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世本居篇曰：「黃帝居有熊」，白虎通：「黃帝有天下，號爲有熊」。史記五帝本紀裴駢集解引徐廣曰：「號有熊」，正義曰：「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有熊也。』」案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譙周古史考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愚意黃帝之爲有熊氏即以熊爲族徽者也。黃帝之爲有熊，復有一旁證，可以佐余說。史記封禪書曰：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書郊祀志同）

黃帝既爲有熊氏，則此段文字可與楚辭天問並讀矣。天問曰：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王逸注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乎？」柳子厚天對云：「有虬蛟蛇，不角不鱗，嬉大玄熊，相待以神。」此其爲說與封禪書所言黃帝乘龍登天故事內容絕相似，意乘龍之熊卽黃帝也。黃帝（熊）乘龍遊，猶呂氏春秋言黃帝之時天降大螭（螭龍），則所乘之龍與所見之螭，非蚩尤莫屬。蓋熊族勝蛇族，後人卽以蛇族之人爲牛馬，乘之以遊。則古人於服牛乘馬之前先有一乘人之風俗，乘之者爲戰勝之民族，被乘者爲敗亡之奴隸。此等傳說之背後或有一幕歷史之悲劇亦未可知，總之吾人由史記封禪書與楚辭天問知黃帝決爲熊族無疑。

讀者於此或有一問題以難余，卽中國古書上，果有以猛獸爲圖騰之記載乎？余曰有。史記趙世家曰：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調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譚！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調。』簡子，屏入。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待。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又見史記扁鵲傳）

此爲趙立國，滅代之傳說。文中言熊羆爲二卿之祖，二卿指范氏（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本姓荀，自范僂將中軍，爲中行，因姓中行氏），是范氏，荀氏爲熊羆之後，翟犬爲代之先，此熊羆三者皆爲三族圖騰，爲其族先之

所自出。而熊羆與有熊(黃帝)名同，或此范荀二者爲有熊黃帝之後，而有熊之爲氏族圖騰，得此可謂有據矣。

篇中 論蚩尤後爲戰神，蹴鞭之戲與咸池之樂皆始於黃帝蚩尤之戰

(一) 論蚩尤爲戰神

吾人由篇上可知蚩尤爲蛇族，乃南方圖騰部落，先據中原(此點容後詳論之)，黃帝爲熊族，乃西方圖騰部落。黃帝與蚩尤之戰即古代圖騰社會之戰爭。蚩尤之族，十分疆大，相傳武器爲其所發明。此事雖不敢確定，但傳說必有所本，足見其文化已有相當進步。黃帝伐蚩尤，屢戰不勝，後乃合全族(羆貔貅羆虎)之師以伐之，又得應龍爲內應，始敗蚩尤。論其文化，或較蛇族爲低。易林七無妄之大過：

「六龍俱怒，戰於阪下，倉黃不勝，旅人難苦。」

六龍或指蛇族之全體而言，戰於阪下，即戰於阪泉之野。倉黃殆即指黃帝。旅人亦似指黃帝，蓋熊族爲外來分子，故稱之曰旅人。總之，黃帝戰蚩尤，其初敗，後乃轉敗爲勝，其事甚明。蚩尤之族雖爲熊族所滅，然其餘威，猶令人談而色變，因蚩尤善戰，又傳爲兵器之發明者，故蚩尤後變爲中國之戰神。草澤英雄每起事時，必祀之以求福祐。今縷列材料如左：

1 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隳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鄭玄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2 太平御覽二七〇引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又引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

文立兵。」

3 逸周書嘗麥解：「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以甲兵釋怒。」

4 管子地數篇：「(黃帝)修教十年而葛蘆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

5 呂氏春秋蕩兵篇：「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高注：「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6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制)伏蚩尤。(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按此文各本互有詳略，參看瀧川龜太郎氏：「史記會注考證」)

7 史記酈生列傳：「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8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魏，王象繆襲等撰)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闕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9 後漢書張衡傳：「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

以上各條或言蚩尤爲九黎之君長，或言爲天下之共主，或言爲神農時之諸侯，要皆言其孔武有力，兵勢甚強。而後漢書張衡傳言「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則除詩讖之外，必有言蚩尤大勝者，要之其部落強大爲無問題。因其善戰又傳爲兵器之發明者，故凡有關兵戎之事，皆附會於蚩尤。太平御覽卷五二三引禮記外傳：「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漢書藝文志「兵刑勢家」有蚩尤二篇，隋書經籍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推其極爲

天上星座之彗星，稱曰蚩尤之旗。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又曰：「元光元年，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彗星今稱曰掃帚星，至今猶有見則刀兵動之傳說。可見蚩尤在星座上亦爲反動分子。蚩尤之族既強大兇暴，爲此族圖騰之蛇又兇殘能食人，因此種種原因遂造成蚩尤爲兵主之神話，以蚩尤爲中國之 Mars（羅馬神話中之戰神）。此在黃帝之世已然。龍魚河圖，雖爲緯書，然所載亦非全無根據，至少可代表西漢末年哀平時代民間之傳說。圖云：

「帝因使之（蚩尤）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

此非以蚩尤爲兵主之嚆矢乎？蚩尤之所以得爲兵神者，蓋以其生前甚有威武，非偶然之附會也。

秦始皇禮八神有兵主蚩尤，漢高祖起田疇，亦祀蚩尤。而秦皇之八神，作之太公，則周初已有蚩尤爲戰神之祀典矣。二事俱見史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及高祖本紀。封禪書曰：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擊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後四年，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

史記高祖本紀：「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集解引應劭曰：

「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案在僖公二十五年）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其後漢宣帝以中興之君主，修古代之群祀，乃於三年下詔「祠蚩尤於壽良」故地理志東郡壽良縣（案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有蚩尤祠，酈道元水經注亦載之。此蚩尤在後代祀爲戰神之證，乃蚩尤傳說中之下一半也。

（二）論蹴鞠之戲咸池之樂皆始於黃帝與蚩尤之戰

黃帝與蚩尤之戰爲中華開國史中第一次大戰爭，歷時甚久，規模較大，王嘉拾遺記謂黃帝除蚩尤，積血成淵，聚骨成岡，可知其戰事甚烈。今茲又有一問題橫亘於吾人之前者，即黃帝戰勝蚩尤之後，有無戰勝紀念之行事乎？按之後代，其事宜有，如周代大武舞卽其類也。

周代大武舞爲表演武王伐紂之樂舞。周禮「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左傳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武」。又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季札至周觀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又見史記吳太伯世家）莊子天下篇曰：「武王周公作武。」可見大武舞爲周初伐殷後所定之樂舞，其舞據云爲武王所定。至其詳細之內容，見樂記曰：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復綴返位），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按此爲公孫尼子樂記之語，載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內）

此六成皆爲表演伐殷之事，故首句言「夫樂者象成」，卽象成功而爲樂也。而其最後一成，「夾振之而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伐四方，蓋有示威兼壓勝之用意。樂書所載爲舞，其歌詞則見於詩經周頌。王國維先生「周大武樂章考」於此發明甚多：以周頌中「昊天有成命」相當於大武舞一成之北出，「武」相當於再成滅商，「酌」相當於三成而南，「桓」相當於四成之南國是疆，「賚」相當於五成之分周公左，召公右。「般」相當於六成之復綴以崇。（見王氏觀堂集林卷二）觀此知詩與舞同時演奏，合而觀之，乃得其全。意黃帝勝蚩尤之後，亦必有同類之宗教儀式以示成功者。愚意後世之蹴鞠，卽其遺事也。

蹴鞠今謂之踢毬。說文革部：「鞠，蹋鞠也。」徐鍇曰：「蹋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蹴蹋爲戲：亦曰蹋鞠。」說文無毬字，新附始有之，謂「鞠丸也」。廣韻：「鞠，今通謂之毬子。風俗通志云：毛丸謂之鞠。」史記霍驥騎列傳：「其

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集解引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城說篇，卽今打毬也。」此種遊戲，自戰國至今弗絕，多見古書中，茲不具錄。此戲之始，相傳爲黃帝所發明。劉向別錄：

「蹴鞠，黃帝所造以練武士，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梁宗懷荆楚歲時記引）

史記霍驃騎列傳索隱引別錄曰：「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亦云：「黃帝所作，起戰國時，死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以上所引皆以鞠戲爲黃帝所造，且用以練武者。夫黃帝練武，必有所用，而黃帝會與蚩尤之族大戰，則鞠戲宜或因此而起。愚意鞠戲爲黃帝戰勝蚩尤之樂舞，其事與周之大武舞同。所蹴之鞠（巨六反）卽蚩尤之頭也。熊族戰勝蛇族後，斬蛇族酋長之頭以足蹴之。當時或有慶祝之儀式，置蚩尤之頭於祭場內，熊族首領之黃帝，出而舉行「開毬式」，爲儀式中最重要之項目，亦最熱鬧之場面。其後以人首易碎，乃以革爲頭形，中實以毛，以代蚩尤之首。如此輕便堅固，最合實用，遂成今日之毬戲。其後年代日久，朔愒漸湮，浸假而爲軍中之遊戲，用以陳武事，知有材，猶不失當日戰爭之性質。故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猶列之於兵家內，蓋非無因。其後再由實用之練習。變爲娛樂之遊戲。其時代愈久，其本義逾不明，不特鞠戲如此，中土流行其他遊戲亦無不然也。

至鞠之所以稱爲鞠，爲毬者，意爲蚩尤二字之合音；急讀之則爲鞠，爲毬，緩讀之則爲蚩尤。猶黃帝所居之地軒轅（一作轘轅），急讀之則爲軋，緩讀之則爲軒轅也。蚩尤之苗裔曰仇由，仇酋，急讀之則爲酋。（俱詳篇下。）此例甚繁，不勝枚舉。又古音仇求二字每互用，詩經關雎「君子好逑」，釋文本一作「好仇」，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後漢書張衡傳、爾雅郭注及李巡注（衆經音義引）文選李注、白氏六帖十七引俱作「仇」。是仇、求、毬、鞠、皆蚩尤之合音或急讀。故吾謂毬戲爲蚩尤之急讀，其戲卽昉於黃帝與蚩尤之戰。其後古史不明，傳說失真，學者乃爲形聲字之毬鞠以代之：「毬」取其毛以實中空，「革」采其物以爲外廓。約定俗成，千載以來遂無人知其原始矣。

鞠戲出於黃帝蚩尤之戰，中國書中，僅存其片面之記載而遺其重要之一半，卽與蚩尤戰事。然日本書中則有其記載。日本飛鳥時代（隋初）井家門人外郎政光撰蹴鞠指南大成，前有佚名氏序曰：

「我邦鞠之形制者，以革爲圓囊，虛其中而蹴躍之戲矣，又遊藝之一也。開地因桓構鞠坊，而植以柳櫻松楓之四本，戴烏帽子被，直垂葛袴，着鴨履，而八人各隔樹而立。向者爲相手，左右爲脇詰，是蹴鞠之八境也。余按蹴鞠者說多端。考中華之所由起，黃帝制之以習兵之勢，或比之蚩尤之頭，或始於戰國之時云。亦按漢霍去病唐薛嵩造鞠，爾來蹴者不少。我邦則不知起於何時，上世未之聞也。」（早川純三郎編雜藝叢書卷二、大正四年國書刊行會鉛印本）其戲既爲中國所傳入，則其說當亦來自中土。彼邦既有此傳說，則我國書中定亦有之，不過爲後代正統學者視爲不經，乃削去之耳。蹴鞠之戲既始於黃帝蚩尤之戰，則或曰起戰國一說不攻自破矣。（史記蘇秦傳：「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狗，六博蹴鞠」。知戰國時久已盛行，益足證此戲不始於戰國。）

蹴鞠之戲在後世變爲彈棋。西京雜記云：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庾信象戲賦注作劉向）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傳玄彈碁賦序庾信象戲賦注同）

太平御覽卷七五引彈棋經序曰：

「彈棋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盡街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群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捨蹴鞠而上彈棋焉。習之者多在宮禁中，故時人莫得而傳。至王莽末，赤眉凌亂，西京傾覆，此藝因宮人所傳，故散落人間。及章帝御宇，好諸技藝，此戲乃盛於當時。」

以上所引皆言彈棋出於蹴鞠，至於是否始於武帝或成帝，則爲別一問題。世人多以不經之事比附東方朔，則彈棋經言東方朔造彈棋一說，其可信程度自不如西京雜記。彈棋之事既始於蹴鞠，則凡蹴鞠所有之規則，皆施於彈棋，彈棋與蹴鞠之別者，不過一爲手彈，一爲足蹴，而其所彈所蹴之物皆爲毬。故說彈棋出於蹴鞠，理至可能。至其彈法，具見尙秉和先生「歷代風俗事物考」卷四十，茲不贅。

讀者於此或有一問題以難余，即黃帝戰勝後，何必專賜蚩尤之頭乎？此蓋由於古今人重視首顛之迷信。取其元，即所以結其性命，制敵人之要害，乃以快吾人之心目。或古人相信頭有神力，故斬首即可使其神力渙散，不再作祟。此有二

事可以證明，卽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伐紂，紂師倒戈。紂乃自燔於鹿臺而死。武王至紂死所，不因其死而置之，乃「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夫人已死而必射之再三，斬其首以懸於旗上，此或因其首有神力，必斬之而後能滅其神力。旗爲自族之表幟，懸旗上亦祭彘示衆之意。此與黃帝鬪蚩尤之頭爲同類。

史記大宛傳：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與共擊之。」

漢書匈奴傳曰：

「元帝遣車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

此皆取敵人之首用爲器物之例。史稱趙襄子滅智伯，以智伯之頭爲飲器。文化大啓之世猶尙如此，況野蠻之圖騰社會乎！則黃帝鬪蚩尤之頭，理至可能也。夫鞠戲始於我國圖騰社會之戰爭，下歷三代秦漢，亘數千年而未衰。至今西學東漸，又以西洋之足球定爲學校之遊戲，不知我國固久已有之。其時代之早與意義之怪誕，幾令人不敢想像，因知一藝之興恒與人類以俱來矣。



梁任昉述異記又言角觥之戲亦始於黃帝蚩尤之戰。

「秦漢間說蚩尤者耳鬣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三三兩兩，頭戴牛角而相觥，漢造角觥戲，蓋其遺制也。」（鄭樵通志卷一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四七引同。）

說蚩尤耳鬣如劍戟，頭有角，以角抵人，皆爲後人之想像，蓋蚩尤爲戰神，主殺，故其形狀猙獰可怖。至謂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則頗可尋味。後代民間猶有蚩尤之戲，則其先更宜有之，不待言矣。此不但不能摧毀吾說，益足爲吾說多一佐證。

與蹴鞠之戲同時舉行者爲咸池之樂。蹴鞠爲舞，咸池爲樂，二者乃相輔而行。咸池之樂首見周禮大司樂：「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樂曰雲門、大卷。大咸，咸池，堯樂也。」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

自得。」又天下篇曰：「黃帝有咸池。」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文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于鼈咬。」李注引樂律動聲儀：「黃帝樂曰咸池。」白虎通禮樂篇：「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禮記樂記：「咸池備矣。」鄭注云：「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漢書禮樂志：「黃帝樂曰咸池。亦作『咸池』，廣韻五支詭字注：『咸池，黃帝樂名。』」一作『織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舞溢員，主地法夏而王，用織施舞，舞溢方。」可見咸池二字，字本不拘，總以從也讀它爲是。也字在甲骨文中卽它字，池字古亦讀它，則咸池卽咸它，它蛇蚩又爲一字，則咸它卽咸蛇，咸蚩矣。又以近世之音讀之，蚩池伺音，更無論矣。

池卽爲它蚩，則咸池之咸必爲動詞，意咸卽斫。說文口部：「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訓咸爲皆爲悉，皆爲借義，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咸字從戌，說文訓滅，故悉也爲滅也之誤。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咸字爲斫字之古文本意訓斫也。着想誠是，終覺未達一間。余意咸字象斧鉞之形，甲骨文作，金文作（咸□鼎）作咸，其爲刀兵之形尤明。其後由名詞而用爲動詞，卽斫字之本字。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解：「咸劉商王紂」，「漢書律曆志」：「咸劉皆滅」，皆用爲斫字，意皆斫戮是其證。亦作虔劉，左傳成公十三年「虔劉我邊陲」，杜注：「虔劉皆殺也。」方言云：「虔殺也。」詩魯頌閟宮「克咸厥功」，克咸亦殺之意。咸字後訓爲皆，乃因咸斫同音致誤。逮後係義約定，本義轉失，遂成喧賓奪主之勢，於是古書乃別造形聲字之戡戡斫，以濟其窮。書西伯戡黎，僞孔傳曰：「戡亦勝也。」說文戈部引書作「戡黎」，解云「殺也」。爾雅釋詁：「戡，克也」。說文：「戡，刺也。」詩閟宮：「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斷也。」說文戈部引作「實始斫商」，訓爲「滅也」。戡斫皆咸字之形聲字。齊克又咸字之音轉，至今口語中引刀切物亦曰「齊」物，擊人猶曰「克」人，是其證。咸字之本義雖失，然從咸得聲之減字，猶有少義，少卽殺戮之結果也。左傳文公十七年「克減侯宣多」，卽減絕侯宣多。漢書昭帝紀：「戶口減半」，卽戶口減半也。咸古音在覃部，戡斫亦皆覃部見紐下，讀若 *ken*，則其本出一源，殆無問題。咸旣訓斫，則咸池者，斫蚩也，斫蚩卽斫蛇，斫蛇。周禮大司樂之「大咸」，卽「大斫」，大卷又大咸之音轉也。由此觀之，

咸池之樂蓋爲黃帝表演戰勝蚩尤之樂舞，其內容即殺蚩尤事，因謂其樂曰咸池。此樂乃與鞀鞠同時演奏，一爲舞蹈，一爲音樂，爲熊族戰勝蛇族後最大宗教儀式。降至後世，傳說失真，學者徒記誦其樂名，而不知其涵義，遂書作咸池二字，更從而附會之曰，咸，皆也，池，施也，言德施天下無所不及，不知去古幾幾千里矣。

然則黃帝勝蚩尤之樂，於古書中果有徵乎？初學記卷九引歸藏曰：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柷鼓之曲十章。」

此十章之名，初學記雖未引之，但見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七「樂考」二十，「鼓吹」條下引陳氏樂書：

「隋大駕鼓吹有柷鼓，長三尺，朱繫其上，工人青地荳文。大業中煬帝宴饗（卷一三六作享）用之。唐開元禮儀羅曰：柷鼓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鞀與金鈺相應，皆有曲焉。律書樂圖云：柷鼓一面（卷一三六作曲）十操（作堪）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鷲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雕鸞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墜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鈺鼓，有靈夔、孔雀、雕鸞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矣……」（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六同，乃自陳書引。）

是以「驚雷震」等十曲即柷鼓之曲十章，其曲名載律書樂圖，想其先必有最早之來源，而非後人偽造者。通考卷一四七又曰：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捷必奏凱所以耀武事，旌勳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吼，雕鸞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

此亦見宋史樂志十五「鼓吹上」：

「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武，揚德風，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競，雕鸞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周官所謂師有功則凱歌者也。」

可見十曲之名確爲黃帝伐蚩尤所作之柷鼓十曲，故馮惟訥古詩紀及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所輯之歸藏，逕以十曲之名

列柶鼓之曲十章下。吾人由此知此十曲確爲黃帝勝蚩尤所作之樂曲，爲後世鼓吹軍樂之所本，猶蹴鞠之戲之爲軍戲，黃帝所以練武，完全相符。更可推知蹴鞠爲舞，柶鼓十曲爲樂，二者乃相輔而行，殆無疑問。此與周代大武舞之有舞有樂，爲紀功旌德之用者如出一轍。至十曲中之「猛虎駭」，「鷲鳥擊」，「龍媒蹶」，「靈夔吼」，「雕鸞爭」，「熊羆哮吼」，意皆爲古代圖騰部落之名稱，與史記黃帝本紀所言帝教熊羆貔貅羆虎之事完全相合。其「龍媒蹶」意即指貳負之臣之應龍，靈夔或卽爲虞典樂之夔，夔卽勾龍，皆蛇屬。「鷲鳥擊」之鷲，卽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所謂：「我高祖少皞摯（卽鷲）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見前引）。皆爲鳥圖騰。少皞摯或卽歸藏「鷲鳥擊」之部落。以上黃帝紀功之曲，竟有如此多之鳥獸，可謂洋洋大觀，若非爲圖騰部落，殆無法說明此鳥獸諸名。尙書舜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見史記五帝紀舜紀，呂覽古樂篇小異。）卽以鳥獸爲圖騰之諸部落全體跳舞，此非舜德能感召異物，使百獸而來舞也。又就擊石拊石之語，知此時代爲石器時代，其樂器亦皆爲石器，蓋磬類之屬，卽以其日常之用具以爲樂器也。吾人由古代音樂跳舞中往往可以尋求歷史之本真，則不僅知黃帝與蚩尤之戰爲古代圖騰社會之戰爭矣。

釋 綏 古印談之一

予 向

周秦印文。古今字異。余嘗審識異同。辨別通假。於字書所無。及前人從未著錄者。務求援据經籍。攷訂古物。觸類引伸。偶有儒生謬解。及指原書誤寫之字。攆摭確證。拉雜志之。自謂千慮一得之樂。因檢周秦小印一事。（程讓堂言印一紐爲一事。今仍之。）文曰輔化綏邦。是爲東周六國時代之官印。篆體四字。白文白闌。陳簠齋所稱周秦之間是也。六國文字。先秦廢易。典籍遂寫。譌舛良多。幸有金石出土。真蹟猶存。庶可類聚羣分。不至承荒襲謬。綜古印文。奇字異體。即今所睹。爲數之多。可幾千計。當不在殷契周金之下。吳濠齋古籀補。蒐集猶爲未廣。或有繼作。倉卒成編。厘依拓本。未見原器。肌斷有無。貽誤滋甚。因竊懼焉。

古印文四字。其中輔化邦三字。前人均有訓釋。茲不具詳。綏之一字。文廼作𠄎。从卑从服。說文與古今字書。皆所不載。惟古印文有之。說文。綏。車中把也。玉篇把作𠄎。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也。金文晉公盃。鄭邢叔用綏賓鐘。戎都鼎。蔡姑𠄎。綏作𠄎。均不从糸。殷契文同。說文無𠄎字。

段懋堂補女部。謂本有此字。而許君遺之。安見禮經詩小雅。本有此字。爾雅釋詁。安。安止也。又曰。安。安坐也。儀禮士相見。安而後傳言。檀弓。退然如不勝衣。退或爲安。則二字雙聲。他果切。十七部緩以爲聲。由漢以來。咸知安爲緩之原字。而不知安字之先。尙有古文。今於周秦印中。得以識眞面目。蓋古今字異。幾經變易。連類而觀。猶可想見文字蛻化之迹。讀古書者。未可以忽矣。

古印文亦曰鉢文。𣪠像左故。見含薰印雋。𣪠字从卑从𣪠。鉢文安字。近於古文服字。而媼首上所戴。誼至明瞭。又馬奔𣪠。又穎生𣪠。易支爲糸。文似略異。丁氏佛言說文古籀補補。析𣪠爲思紋二字。又析𣪠爲思紋二字。均有未安。妓字見仲師父作季妓始寶尊鼎。說文所無。或釋爲古文奴字。从支與从又同意。紋古今字書無。是全無左證。而肌斷之。別規一紋字。附註丁氏補補思字之下。強爲離析。固可異已。又鉢文註絳王絳誚絳禮絳絳公孫羅罔紐。俱从糸。又嵩羅罔譯肖譯袞譯。俱从言。从女又變爲从羊。殆拓本如此。或釋爲古文諄字。亦有所未安。又呂霽从区从古服字。古今字書亦無此。皆六國文字。著於古印者。要爲當時官名人。均所習見。後廢不用。經籍失据。唯有魏三

體石經書無逸。文王卑服。古文卑作𠂔。服作𠂔。千金一字。碩果猶存。滿志躊躇。可認爲綏之初字。成其確證。卑从甲从支。支亦作又。服从苟媯。𠂔與𠂔同。爲古敬字。似女子拱手形。𠂔文□▽○均从田媯。合體成字。漸變而與今之𠂔字相近。又似女子戴器作拱手形。亦與魏石經古文服字同。其決非思字與效字紋字。不宜析爲二。可知也。

雖然。古文字之異讀。往往有析一字。當認爲一二者。亦可合二字而認爲一字。孟子心勿正而勿忘。忘可明爲正心二字合體之誤。本由六國文字正之作区。而以区爲亡。知忘原爲正心二字。有求其說者。可以渙然冰釋。怡然理解。而無難矣。准此則書無逸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合卑服二字。認爲綏字。安見非文王綏即康功田功乎。孫氏星衍尙書古今文注疏。馬融注卑作俾。曰使也。疏云。文王就卑賤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蒙謂古代重農。周家以稼穡開基。尊其祖曰后稷。不得謂爲卑賤之事。有古印文之綏字。取以爲證。正合卑服二字爲一字。則讀爲文王綏即康功田功。詞意亦非不較爲順適。矧近今之言經學者。務求於訓故之中。得其新證。而懷疑與辨駁之思想日益增高。倘無確實之證據。如殷契周金。同爲通人所深信。雖連篇累牘。訾嗷不休。而墨守舊說者。

終無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古印文字。原在秦燔之先。皆漢魏諸儒所未睹。後人攷訂金石之家。間多譜錄。又徬徨而未暇詳釋。地不愛寶。應時而出。得此實據。豈非讀古書者之善機耶。

卑。說文賤也。執事也。緩字古印文从女。从兩手交拱奉持其首所戴之器。正與奚奴之奚字以首戴物同。徐鍇曰。右重而左卑。故在甲下爲卑。朱氏駿聲云。卑即棹字之古文。廣雅釋器。匾榼謂之棹。尊卑云者。尊爲禮器。棹者便於取携。常用之器故爲賤。緩字古文上从田。即酒器形。正似匾榼。外絡繩帶便携之象。因是酒器。故可从口爲方。从○爲圓。或从△作三合形。與臣妾之妾字相近。妾字从辛。當爲後起。梨文克鼎師毀。妾字皆从三合形。似酒器。亦非从辛。魏石經古人服字作𠂔。同於古印文緩作𠂔之初字。而乏戴於首上之酒器。从女兩手交拱敬服之象。顯然可見。是爲古文服字無疑。緩字又與若字古文作𠂔。若誼爲順。石經書多士無逸君奭同。从女兩手盥沐狀。又與襄字古文作𠂔。說文古文吏中鐘同。見石經古文春秋僖二十九年。又婁古文作𠂔。秦會稽刻石。數動甲兵之數作𠂔。秦詛楚文。敢數楚王熊相犯詛。數作𠂔。石經古文僖三十三年婁字。皆从兩手从女同。縷舉古文。明其同異。析所不當析。與疑

所不必疑。蓋由學者果於自信。不無千慮之失。至石經卑販之服。與易獮牛乘馬之服。別爲一字。與契文金文。迥然不同。後人假借。展轉遂易。說文。荀具也。从苟用省。苟音敕。與敬誼同。古文敬作𠄎作𠄎。用字與女字篆相近。尤爲易混。初或一字。遂寫漸分。近今習見獮牛之服字。而僅見卑服之服字。驟然懷疑。指爲石經之誤寫。亦非善讀書者。不克有此。倘求多讀秦燔之先。古物文字。未經著錄者。即漢魏以來未見之書。如古印文。亦其要也。近人著書。厘援拓本。不見原器。原器有鏽蝕。即字畫有增損。毫釐千里。歧路興悲。詩咏磋磨。功資同志。筦子謂齊桓公。書爲古人之糟粕。言讀者易取糟粕而遺其精華。古器文字。證據既多。痕迹較明。精華具存。安得不重。惜言金石學者擲置古印幣於彝器之外。六國文字。即周秦經籍原版初印之書。宜重於唐碑宋槧。奚翅倍蓰。學無專家。董而理之。有待賢者。亦經學史學金石學之良友。而豈徒古印文字云哉。



晚周官印銅質壇鈕白文四字曰輔化綏邦攷釋如右

上墳船

知 堂

陶菴夢憶在乾隆中有兩種木刻本，一爲硯雲本，四十年乙未刻，一卷四十三則，一爲王見大本，五十九年甲寅刻，百二十三則，分爲八卷。硯雲本雖篇幅不多，才及王見大本三分之一，但文句異同亦多可取處，第八則記越中掃墓事，今據錄於下：

「越俗掃墓，男女袷服靚妝，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尙用平水屋幃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座船，不鼓吹，先輩諺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麗，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座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嚶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幃囂囂，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鱸菱芡收拾略盡，墳壙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小序中有云：

「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與。」數語批評甚得要領，觀上文可以爲証，但是我所覺得最有意思的還是在於如睹風俗這一點上，因爲所說上墳情形有大半和我小時候所見者相同。據說乙酉以後婦女已有三年不得出城，似寫文時當在丁亥之頃，那麼所謂二十年前應該是天啓丁卯以往，後漸華麗可見是崇禎間事也。平水屋幃船不知是何物，平水自然是地名，屋幃船則後來不聞此語，若是田莊船，容積不大，又未必能男女分兩截坐，疑不能明。座船大抵是三道船亦名三明瓦，一船至多也只容七八人，因飯時用方桌坐八人便已很擠了，故不能再分兩截而須分船，亦正是事勢必然，華麗

恐尙在其次。鼓吹後世仍用，普通稱吹手或鼓手，有兩種，一是樂戶，世襲的墮民爲之，品最低，二是官吹，原是平民，服務於協台衙門者，唯大家得雇用之，竊意此當本名鼓手，樂戶是吹手，後來乃混爲一稱耳，上墳用官吹者，歸途必令奏將軍令，似爲其特技，或樂戶所不能者也，海東青等名目則未曾聞。大家丁口衆多，遺有祭田者，上墳船之數，大率一房中男女各一隻，鼓手船厨司船酒飯船各一隻，酒飯船併備祭品，如乾三牲，香蠟紙錢爆仗，錫五事，桌幃棕薦等，此其大較也。

顧鐵卿在清嘉錄卷三上墳條下關於墓祭的事略有考証，茲不贅。紹興墓祭在一年中共有三次，一在正月曰拜墳，實卽是拜歲，一在十月曰送寒衣，別無所謂衣者，亦只是平常拜奠而已。這兩回都很簡單，只有男子參與，亦無鼓吹，至三月則曰上墳，差不多全家出發，舊時女人外出時頗少，如今既是祭禮，併作春游，當然十分踴躍，兒歌有云，正月燈，二月鷓，三月上墳船裡看姣姣，卽指此。姣姣蓋是昔時俗語，紹興戲說白中多有之，彈詞中常云美多姣，今尙存夜姣姣之俗名，謂夜開的一種紫茉莉也。上墳儀式各家多不相同，有時差得極遠，吾家舊住東門內東陶坊，西鄰甲姓儀注繁重，自進面盆手巾，進茶碗，以至羅拜畢焚帛，在墳頭扮演故人的生活須小半日之久，坊東端乙姓則只一二男子坐小船，至墳前祭奠，便卽下船回城，懷中出數個火燒食之，亦不分享餘，據划小船者說如此。二者蓋是極端的例，普通的辦法大抵如下。最先祀后土，墓左例設后土尊神之位，石碑石案，點香燭，陳小三牲果品酒飯，主祭者一人跪拜，有二人贊禮，讀祝文，焚帛放爆竹雙響者五枚。次爲墓祭，祭品中多有餠饌十品，餘與后土相似，列石祭桌上，主祭者一人，成年男子均可與祭，但與祭大概只能備棕薦三列，分行輩排班，如人數過多則亦有餘剩。祭獻讀祭文，悉由禮生引贊，獻畢行禮，俟與祭者起，禮生乃與餘剩的人補拜，其後婦女繼之，拜後焚紙錢而禮畢，爆竹本以祀神，但墓祭亦有用作，益以驅逐山魃也。回船後分別午餐，各船一桌，照例用「十碗頭」，大抵是六葷四素，在清末六百文已可用，若八百文則爲上等，三鮮改用細十錦，亦稱蝴蝶參，扣肉乃改用反扣矣。范嘯風著越諺卷中飲食類下列有六葷四素五葷五素名目，註云，「此葷素兩全之席，總以十碗頭爲一席，吉事用全葷，儉事用全素，此席用之祭場爲多，以婦女多持齋也。」此等家常酒席的菜與宴會頗不相同，如白切肉，扣鷄，醋溜魚，小炒，細炒，素鷄，香菇鱸，金鈎之類，皆質樸有味，

雖出厨司之手，卻尚少市氣，故為可取。在「上墳酒」中還有一種食味，似特別不可少者，乃是熏鵝，據越諺註云係斗門鎮名物，惜未得嘗，但平常製品亦殊不惡，以醋和醬油蘸食，別有風味，其製法雖與燒鴨相似，唯鴨稍華貴，宜於紅燈綠酒，鵝則更具野趣，在野外舟中啖之，正相稱耳。孫彥清著寄齋丙志卷四記孫月湖款待譚子敬，「為設燒鵝，越常羞也，子敬食而甘之，謂是便宜坊上品，南中何由得此。蓋狀適相似，味實懸絕，醜醜者乃得此過情之譽，殊非意料所及。已而為質言之，子敬亦啞然失笑。」其實不佞倒是贊成醜醜者的，熏鵝固佳，別樣的也好，反正不能統年都喫，雖然醫書上說有發氣不宜多食，也別無關係。大凡路遠時下山即開船，且行且喫，若是路近，多就近地景色稍好處停船，如古塚大廟旁，慢慢的進食，別不以游覽為目的，與夢憶所云殊異。平常婦女進廟燒香，歸途必游菴堂寺院，不知是何意義，民國以前常經歷之，近來久不還鄉里，未知如何，唯此類風俗大抵根柢甚深，即使一時中絕，令人有蕭索淒涼之感，不久亦能復興，正如清末上墳與崇禎時風俗多近似處，蓋非偶然也。

附記：癸巳類稿卷十書鎮洋縣志後，茶香室續鈔二十三明人以食鵝為重條，引王世貞家乘及觚不觚錄，言其父以御史里居，宴客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鵝首尾蓋之，曰御史無食鵝例也。蓋明清舊例非上等饌不用鵝云。

東流曲水

竹 厂

上已修禊。由來已久。兩漢之際。官民皆繫於東流水上。曰洗濯。除垢垢疾為大。然不知東流為何水也。後世修禊。謂曰曲水。然亦不知曲水為何義。南齊書禮志載。晉中朝云。卿已下至於庶民。皆觀洛水之側。事見諸說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為曲水事。此一說也。梁吳均續齊諧記載晉東晉答武帝之言則曰。「昔周公成洛邑。

因流水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此一說也。東晉又曰。「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此又一說也。唐代修禊。則在曲江池。池畔有紫雲樓。芙蓉苑。杏園。慈恩寺。樂遊原諸勝。每至令節。遊客如雲。而進士登科。亦嘗於此賜宴。其地在長安東南。為漢武帝宜春苑故址。以水流曲折。有如之字。故曰曲江。（見宋敏求長安志。）而曲水之義。即因水流曲折而得稱也。

萬葉集選譯 三

錢稻孫

雜歌

天皇御遊雷岳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天皇謂持統天皇○雷岳又名神岳亦曰三諸山御室山

維皇斯神 爰在于天 雲雷之顛 爲茲行殿

長皇子遊獵路池之時柿本朝臣人麻呂作歌

長皇子謂天武天皇第四子長其名非皇長子之謂○獵路池地名歌中作獵路小野或云當作皇子遊獵獵路野蓋奪誤
今從定本萬葉集不遽改

君八極兮親王 承天日兮高光 並銜轡之將將 出田獵乎原場 蔣新萌兮芒芒 獵路野兮蒼蒼 鹿則折膝以拜揚

鶉則伏地以趨踰 載趨而載拜兮如鹿如鶉 誠恐而誠惶兮惟謹惟動 仰明鏡于昊天兮渥春草之彌芬 暄兮赫兮盛威

儀兮其我君

鴨君足人香具山歌

作者鴨其氏足人其名君云者閱閱之稱號

257

飛從天來天香山 迨及春回丹霞丹 松風湖上生漪漣 晚霞花繁櫻樹間 湖鴨相求呼所歡 渚邊驚起鳥群喧 若有
廷臣退直還 大宮垣外空遊船 鱗之無楫掉無竿 亦無舟子但寂然

天香山相傳自天飛來天武天皇第 子高市皇子居其北麓○湖謂埴安池在天香山陰○歌蓋追念高市皇子之作
柿本朝臣人麻呂從近江國上來時至宇治河邊作歌

264

近江國謂琵琶湖畔宇治河出焉○宇治之言氏也歌中作氏河
王臣之士 八十其氏 氏河之水駛駛 椽魚之材齒齒 白浪滔滅 逝莫知所之

王臣之士八十氏八十言數多二句所以引氏河字日本古修辭一法謂之序詞亦猶六義之興耳
柿本朝臣人麻呂歌

266

歌無題亦憑弔近江朝之作
淡海之涓 夕波千鳥 汝也嘒嘒 使我心稿 爲思古老

近江原作淡海即琵琶湖○千鳥鳥名似鴝鴒
田口益人大夫任上野國時至駿河淨見埼作歌

297

作者田口其氏益人其名大夫其爵○上野國遠在東北作者赴其國司任道出駿河國之淨見埼左仰巍然之富士山右
盼明媚之田兒浦美而作歌二首今譯其後一首
田兒浦 無數夙曙 王言敢悔 夜出其滄

柿本朝臣人麻呂下筑紫國時海路作歌

筑紫國魏志作竹斯國太宰府在焉今九州作者蓋由難波今大阪舟行瀬戶內海而往內海極天下美景用是有歌今亦
二首譯其後一首

304

王之遠廷 率由是經 瞻仰島門 緬思神靈

王之遠廷謂太宰府○島門謂島峽如門未詳所指

暮春之月幸芳野離宮時中納言大伴卿奉勅作歌

315 芳野亦作吉野○幸離宮事在聖武天皇神龜元年當我唐玄宗開元十二年○作者氏大伴名旅人時官中納言
吉野之邦 芳野之宮 惟山其爾崇 惟水其爾沖 於戲行在之堂矣 天地共同與長矣 萬世其無改常矣

山部宿禰赤人望不盡山歌一首并短歌

作者氏山部名赤人閩號宿禰生卒無考蓋當藤原奈良二朝之際我唐中宗時人也○不盡山今曰富士山歌中多作此
二字音同

317 自天地之初分 鬱靈氣以特尊 崇鎮于駿河之郡 不盡其神山之君 撥雲天以瞻仰 既運日之自戢其光 亦明月之
不見其爽 白雲不敢而往 凌雪不時其勞 傳之誦之以靡足 厥維不盡之高嶽

反歌

出從田兒浦 仰彼不盡嶺 皚皚雪一白 降在山之頂

詠不盡山歌一首並短歌

不署作者名

319 厥材有弓 甲斐之邦 海波朝宗 駿河之封 輻夫彼此之國中 巍乎不盡之高峯 行雲爲而斂蹤 飛鳥戢而不風
騰箴爲雪而凍 凍雪爲火而融 語言有所窮 終莫狀其容 靈彼其崇 神其斯鍾 山上聚水以溶溶 世稱石花之甌
自山流溢以渾渥 人涉不盡之江 斯鎮國之明神兮莫比隆 斯日本之寶山兮莫與雙 駿河不盡之靈嶺 仰不自知
其疲慵

山跨甲斐與駿河二國甲斐皆山駿河臨海○今富士不復噴火當時猶有煙騰○山上湖名石花海以協韻故易作甌字今山
上有二湖曰西湖曰精進湖蓋古未分也○不盡江即富士川

反歌

320 不盡之嶺高矣 積雪常不消矣 其亦消矣 六月望旦 復瀟瀟矣 夜之未半

山部宿禰赤人至伊豫溫泉作歌

伊豫四國之一今愛媛縣○溫泉蓋謂今松山市道後溫泉古時天皇皇后每幸其地

322 率濱皇祖治 在處出湯泉 高峯峻伊豫 靈秀鍾島山 射狹庭岡上 竹思歌與言 瞻彼泉上林 臣木亦已繁 鳴鳩

音無改 聖跡永世傳

射狹庭字或作伊佐庭或作伊社爾波○竹思歌與言謂古天皇皇后之幸是作歌○臣木樅也用原文

登神岳山部宿禰赤人作歌

324 三諸神秀山 樛木枝衍蕃 孫枝茂五百 世代迭綿綿 葛藟延無絕 森森常若然 頻思省故國 往返飛鳥原 槽高

望青翠 流遠淡回旋 山慕春日容 泉清秋夜川 朝雲鶴羽亂 夕霧蛙鼓喧 每至但成悲 厥懷舊時歡

歌蓋作於文武天皇時都於藤原三諸山在飛鳥天武天皇故都持統季年遷藤原也

太宰少貳小野老朝臣歌

作者官太宰少貳太宰府之次官小野其氏老其名朝臣其闕閱

328 美土維青 寧樂之京 如華斯馨 于今爲盛

寧樂即奈良

山上憶良臣罷宴歌

337 憶良竊敢希 今許退席歸 家有穉兒啼 兒母待徘徊

太宰帥大伴卿讚酒歌十三首

350	349	348	347	346	345	344	343	342	341	340	339	338
默坐無言笑	生者必有死	但得今生樂	人世歡樂道	縱云夜光珠	縱云無價寶	嗚呼醜矣哉	得生徒爲人	莫知所以稱	出口期聖賢	古之七賢人	伊昔大聖人	憂思良無益
若爲賢者然	凡物無參差	來生復何校	其道不二足	珠亦何有於	無價於何有	自居賢者然	不若作酒尊	莫知所以措	何如且飲酒	放曠百無欲	以聖名佳釀	不如忘諸懷
不如飲復飲	人生在世間	卽或生爲蟲	中惟一道高	孰如飲杯酒	奚如一杯濁	有酒不肯飲	酒尊常親酒	物之至可貴	酒醉至涕泣	百無蓋有一	諒哉斯言也	忘憂有濁酒
醉至泣涕漣	不樂亦奚爲	抑或生爲鳥	道在醉酒哭	開懷且自娛	孰還勝視酒	望之有若猿	一身有餘芬	其在酒一注	亦猶賢於否	所欲惟美醪	信云得其當	且宜飲一杯

本社啓事

近因電業公司整理電
桿暫停電流印刷機器發
生阻碍以致本期出版延
期希
讀者亮察

詩囊餘錦

樂靜居士愈陞雲

宋程卓使金錄。卓等過滄陽河。驛左有顯應觀。宋高宗爲虜所迫。欲退而無馬可乘。有神馬載之。南渡滄河。今立祠河西。卓率官吏拜禱。梁玉立有泥馬渡江圖。高蘆佩題句云。神驄蹀躞護潛龍。四蹄曳練生天風。天塹茫茫訝飛渡。滹沱水合將無同。按泥馬渡江事。未見宋史。程卓之錄。得之陳和叔。蓋當時南渡使臣所載也。

宋晏元獻作樞密使。嘗雪中宴客。時西陲方用兵。歐陽永叔在座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須憐鐵甲冷透骨句。晏爲快然。他日語人曰。裴度當淮西未平時。亦曾宴客。而韓愈賦詩但云。園林窈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聞作鬧。

李後主在江南。仁愛待民。初無失德。而宋必伐之。太祖嘗謂侍臣曰。江南亦何罪。但臥榻旁不容鼾睡耳。宗梅岑詩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蓋爲後主祖也。

唐閻立本畫北齊校書圖。光緒間。藏周侍郎壽昌家。圖爲絹本橫卷。長七尺許。廣一尺餘。有人坐胡牀。脫帽長髯緋衣。執筆題卷。一吏對立持卷。一吏旁立吮筆。側有侍女二人。又一人背立觀書。中設榻。一人坐而一手執筆。一手持卷。旁立侍女二人。前列酒果。及琴與投壺矢。一人對坐而飲。一人側背坐。挾卷題字。一人坐榻邊。欲逃酒。對坐者手持之。一童子蹣跚酒者腋下。爲之著靴。四人皆縷衣袒裼有鬚。榻左立侍女三人。一奉琴几。一持投壺之壺。一挈酒瓶。左立兩馬。奚奴二人。又一人執鞭作立俟狀。黃山谷記中。謂長髯緋衣題卷者。若中書省長官也。卷後有范文穆陸渭南二跋。韓南澗謝詩二詩。范跋云。此圖出於閻立本。魯直畫記載之。尙欠對榻七人。當是逸去其半。諸人皆鉛葉文儒。然已著靴坐胡牀。風俗之移久矣。下署石湖居士題。陸跋云。高齊以夷虜遺種。盜据中原。其所爲皆虜政也。雖強飾以稽古禮文之事。如犬著方山冠。而諸君子乃挾書從之游。塵穢臚腥。汚我筆墨。余但見其可恥耳。淳熙八年九月陸

游識。韓南澗詩。爲七言柏梁體。詩後有跋云。立本畫校書圖。乃齊文宣天保七年。詔樊遜校定群書。供皇太子事。末題淳熙八年正月。韓元吉題。謝諤詩爲七言柏梁體八句。末題淳熙十六年八月。臨江謝諤書。

紅豆書屋者。惠吉士元龍先生所居。在蘇州城東南。冷香溪之北。先是。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既枯老。復發新枝。元龍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因自號紅豆主人。高僧目存。以畫名於時。爲作紅豆新居圖。元龍自題五絕句。又賦詞十首。和者二百餘家。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問。傳及子孫。成參雲大樹矣。

曹部郎貞吉。過清流關懷古詩云。太尉躍馬萬人敵。宋祖金戈揮白日。堅壁青山未肯降。偏師已繞羊腸出。不見江頭片甲還。宮中猶唱念家山。闌干花壓春波碧。誰念沙場箭鏃瘢。趙秋谷曰。每誦溫飛卿詩。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以爲敘亡國敗軍。而涉筆之妙如此。曹君此篇。殆近古人矣。

吳郡光福鎮。古之虎溪。蕭梁時建寺於此。迨聚落繁盛。始以寺之名稱曰光福鎮。陸魯望送小雞山人詩序云。出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其名始見於著錄。地在郡西。其山則有穹隆西積銅井鄧尉元墓之秀。其水則太湖東西麓之浩渺。光福以一山市。而名播遠近者。以梅花爲獨盛。在庾嶺孤山之上也。姚希孟光福探梅詩序云。舟發胥江。至館娃山下。或迂迴自穹隆塢入。或從青芝山入。皆盤折香林中。入鄧尉後。梅花愈盛。波容山態益佳。至銅井嶺。則全湖在望。

太湖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湖中有七十二峯。俯視萬塢皆梅。花氣上蒸。如在香海。從銅井而上。陟一磴則足躡香塵。降一坡則手攀芳藥。迤邐登西積。至鐵山。時出花上。時入花底。山水清輝。處處與梅花競發。歎觀止矣。吳縣徐月坡。輯光福

志十二卷。其中詩一卷。皆昔人游山探梅之作。雖記載頗詳。而梅花之盡態極妍。山水之爭奇吐秀。隨陰晴朝暮而殊。在游山探梅者。各有會心耳。

曾子之後裔。博士貞豫。孟子之後裔。博士貞仁。周公之後裔。博士東野沛然。乾隆時東巡至魯。皆有紀恩詩。帝召見沛然曰。周公姬姓。汝姓東野。何也。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爲姓。帝自製文。以祭周公。具見右文之盛。遺澤之長也。

李念慈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啓蓋風來一道香。王漁洋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華。古今來多少感慨。

而顧朵頤紅油車子之蒸羊耶。汴京食品。自昔擅名。蒸羊味美。不知視宋嫂魚羹。曹婆餅餌何如也。浙江嚴州山頂烏石寺。風景殊勝。岳武穆嘗偕張循王劉太尉往游。岳與張題詩或題名。而劉不能書。乃令侍兒意真代書。柔荑揮翰。與弓刀上將。留蹟烟霞。亦名山韻事也。

趙學錄旭。值苗疆之亂。助邑令守城。城陷殉之。優詔追卹。建祠於黔陽。當其戰罷歸城。賦詩云。戰罷歸來血洗刀。半城涼月照征袍。野禽驚火穿林出。餓犬爭尸夾路噪。籌餉早知黔地瘠。乞師猶阻蜀山高。群公負氣兵貪利。戡亂憑誰勝算操。夫以書生雞肋。當傾巢靡面之師。早以授命自安。宜其烽火危城。從容揮翰也。

五金之古器。銅器傳世者多。而銀器流傳者罕。元至正間。吳門巧工朱碧山。鍛銀器有名。康熙間。孫侍郎承澤。宋觀察宛。皆得銀槎一。上刻仙人狀。款曰朱碧山製。隔三百年。完整如新。施愚山王阮亭沈繹堂。皆爲作歌。以所刻爲張騫事。阮亭云。觀其羽衣幅巾。似取太乙仙人乘蓮葉舟意。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海上。名貫月槎。羽仙栖息其上。當詠此事爲合。泥古錄云。曾見其所作昭君象。乘馬抱琵琶。眉髮衣領。花繡鬢鬢。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藝林伐山。載寇萊公南浦詩云。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泣微雨。娟妙不減唐人。不僅野水孤舟句。爲一時傳誦也。

陳同知珊。字鳴仲。其入蜀懷少陵詩。有恥從濁世歌衰風。故傍清江狎野鷗句。見明詩統。萬士和履庵文集。有贈鳴仲詩云。精衛終身意不忘。黃金百煉始稱剛。虞卿棄相堪稱俠。會點能言本是狂。註云。君曾棄官教師難。惜未知所救何人。所因何事。而義烈之風。可想見之。

貴州紅崖古石刻。在永寧州。北山上。凡四十餘字。大者逾尺。小者數寸。字赤而石青。字體奇恣。非籀非篆。望之如繪五嶽真形之狀。或者雜寫物象。土人習稱孔明碑。莫邵亭云。續黔書。謂高宗伐鬼方紀功之碑。呂堯仙有縮本行世。亦申鬼方之說。但以地望準之。亦多乖錯。大禹導黑水至三危。即今之南北盤江。是崖地近盤江。殆爲三危禹蹟。山崖削立百仞。終年多雲霧。石壁峻峭而沾濕。蠶蠟難施。未能得其拓本。乃作長歌紀之。邵亭與鄭子尹。皆黔中宿儒。同里

講學。子尹以校官居鄉。邵亭出與當世賢豪游。何願船張濂卿王子壽。皆上下議論。於都門書肆中。遇曾文正公。因與訂交。邵文端公。亦折節與游。時袁雪廬喜藏書。多善本。邵位西講板片。邵亭所著四庫批本。宋元舊本經眼錄。足與相埒。學者珍之。嘗集漢碑頭百餘通。所作篆書。多從此出。尤爲時人所重云。

張行源之父。以新喻令屬賊殉節。合門從難。行源萬里迎櫬。冒百險而歸。魏果敏公環極贈詩。有半生血淚孤兒盡。九死風濤一櫬來之句。以行源之純孝。得名臣彰表。可以不朽矣。

宋遺民錢舜舉。築習癩庵。每作畫。須半醉乃佳。善畫梨花。趙子昂屢爲題之。程侍郎恩澤。題其梨花卷子云。習癩庵中半醉時。戲拈湘管寫瑤姿。六陵烟樹春來否。寒食東風夢折枝。音婉而思悲。能達其故國之懷矣。

明韋駙馬墓。在京師城南。駙馬尙皇八妹。殉甲申之難。吳梅村稱爲烈烈都尉者。生平尙氣節。工詞翰。其手書詩幅。有畫眉客夢花生筆。詠絮人歸月滿樓之句。

錢牧齋之得柳如是。龔芝麓之得顧橫波。艷絕一時。厲樊榭所謂蛾眉前後皆奇絕。莫怪群公欠致身也。梅耦長題橫波畫蘭云。一幅雙鈎楚澤春。南都舊部總傷神。離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與樊榭詩皆婉而善諷者。

趙晉齋藏漢銅雁足鐙。其鐙銘云。建昭三年考工工輔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畜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中宮內者第五故家。凡四十五字。在繫下。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凡十三字。篆書。在前脣。後大脣三字。篆書。在趾下。共六十一字。馬半棧藏漢銅雁足鐙銘云。竟寧元年護爲內者造銅雁足鐙重四斤十二兩護武畜夫翳掾廣漢主

右丞賁守令樂護工衣史不禁首山宮內者第廿五受內者。凡五十一字。此二鐙。一爲建昭三年。一爲竟寧元年。中間僅隔已丑庚寅二年。元舅平陽侯王鳳。於陽朔元年。賜此鐙。即刻銘以榮君賜。三年秋。鳳卒。越三十年。新莽遂移漢祚。

朱文藻碧溪艸堂集。有詩紀之。攷證甚詳。

粵寇陷浙江。攻諸暨縣。包立身以孤村抗數十萬衆。其妹亦驍果善戰。咸同軍興。以女子當勁寇。此爲僅見。包村之破。包英姑同戰死於馬面山。蔣果敏公疏聞於朝。優予追卹。其實英姑於村破兩月前。以勞卒。非戰死也。李侍御慈

銘。有包英姑歌云。夜縫戰士裳。朝作軍中漿。出門驅賊如驅羊。阿兄巨刃摩天揚。小妹雙刀明月光。紛紛頭落千貪

痕。血滿襟袖不洗妝。歸來語女伴。照水勻鵝黃。盈盈入門去。上膳耶與娘。其二云。阿兄旂鼓四軍主。妹領中軍督所部。壬戌五月賊大舉。礮火殷天矢飛雨。兄呼妹言速集旅。我當北面賊所聚。東西南面屬諸汝。妹聞阿兄言。整隊齊出堵。翻若鷲鴻猛如虎。是好男兒死此土。有不出者視我斧。其三云。賊屍蔽野血漂筏。賊圍幸開女力竭。矢石不死死以嗚。耶娘已終女事卒。語兄好爲事毋忽。是爲穆宗元年之六月。我作此歌補貞碣。

秦中舊俗。廟宇門外。樹鐵旂竿二。今尙有存者。曾於鳳翔道中。關帝廟前。見雙鐵竿。高約三丈。雕鑄絕精。竿上鑄七言聯語云。吳宮花艸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此二語皆唐人詩之傳誦者。集合之便成工對。頗似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詩意。有絃外之音也。

順治時。劉相國正宗御墨樓集中。有洪亨九邀游賜園詩。有章曲全依尺五天。元臣新拜主恩偏之句。今北京鑼鼓巷。洪文襄故宅尙存。軒楹未改。明時進士題扁猶存。則此第非順治時所賜矣。

錢牧齋詩。昔干禁網。其後初學有學集。漸有流傳。而其投筆集。和少陵秋興詩一卷。光緒中葉。始有以活字板印行。趙止扉以一冊見贈。其中如頻年射獵無朋侶。贏得郊原雉兔肥。荒雞喚得誰人舞。只爲衰翁攪夢思。錯記窮秋是春盡。漫天離恨攪楊花。夜深兒女無聊話。自剔殘燈畫九州。皆稱雋詠。其贈柳如是詩云。負戴相依返故林。縉經問織意蕭森。疏疏竹葉晴窓雨。落落梧桐小院陰。白露園陵中夜淚。青燈梵唄六時心。憐君應是齊梁女。樂府偏能唱藁砧。又云。逆臣萬古無倫匹。縷切揮刀候斧砧。不知其何指也。

白帝城。在夔州府白帝山上。俯臨灤瀨堆。江山雄偉。舊有廟。祀公孫述。在白帝城南。後改爲漢昭烈帝廟。有明良殿五楹。以武侯關張配食。陸放翁入蜀經過。有詩云。參差層嶺上。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廟貌尊。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公孫雖偏霸無成。而慷慨殉國。遺澤在民。與烏江之祀項王。吳中之祀張士誠。皆不失爲男子。不盡以成敗論之。

魯城東南六七里道旁。有石人二。皆西向。一鏤樂安太守熹君。缺首一字。及末二字。一鏤府門。缺末二字。省志作府門之卒。字皆在石人紳下。盛袖堂賦詩云。辭漢金人淚暗滴。何處摩挲歎銅狄。巖然不見魯靈光。一例西風吹瓦礫。石

人乃得全。年。並立千秋古道邊。古道離離遍禾黍。但向斜陽日延佇。千呼萬喚不回頭。忍覩蓬萊變塵土。日暄雨洗換年光。碧蘚紅蕖作繡裳。其旁萬戶當年事。寒食何人奠酒漿。

南唐昭惠后。能詩。精音律。有手製恨來遲諸曲。疾革時。取所賜檀槽。及玉約臂爲別。帝悼之。有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句。嘗手種綠梅於堦前。及花發。后已殂矣。孫榕爲賦詩云。新種梅花映碧紗。來遲仙曲譜紅牙。香槽玉臂俱黄土。環珮歸來夢綠華。唐時霓裳羽衣曲。經兵亂散失。昭惠后以殘譜按之。復傳於世。孫榕賦詩云。霓裳殘譜散歌塵。誰識流珠一曲新。彈到別離聲入破。琵琶弟子更無人。徐騎省賦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

安南金沙江上。元代置邦牙軍以鎮之。舊爲黎氏地。明永樂時討平之。宣德時。復封黎氏。其進表用金裝貝葉文。旋爲莫氏所奪。其地有浪泊。卽馬援視飛鳶墜水處。有大樹結實如掌。以麴納甕中。剖實取汁卽可成酒。見尤展成詩集。

程部郎先貞海右集中。有紀異詩序云。德州兵器庫。百餘年未開。流寇亂時。州牧於庫內室隅塵埃中。得一物。如人形。身長二尺許。屈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附膝。而手承額。鬚髮皓白。攢眉閉目。作愁苦之容。瘦硬乾枯。不知爲何物。醫者范生乞爲藥標。入夜竟亡所在。又紀豐侯云。儒學祭器庫。有刻木爲人形。跪戴盤盃於首。以路史證之。乃組豆之屬。名曰豐。昔有豐侯。坐酒酒亡國。象其形爲罰爵。用同反坫。儀禮鄉射。命弟子置豐於西階下。卽此物。崔駰銘詞。所謂豐侯沈酒。戴孟負缶。遺形戒後也。又紀葛巴刺梳云。有客來燕市。出其所藏古物。有秦阿房宮硬磚。蜜蠟色。瑩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以之作硯頗發墨。有陸探微畫。自六朝至今。紙色暗舊。乃着色山水。有古刺水。承以錫罐。朱刻款識。永樂二年熬造。罐重二斤水八兩。香氣酷烈。有玉球。如雞子大。山水人物。樓閣舟橋。刻畫精妙。內外凡四層。疑是神工。有葛巴刺梳。則番僧顛骨所製。以之供佛者。越九年重遇之。各物已盡。惟葛巴刺梳尚存。爲之作長歌。王阮亭稱其諸作皆有奇逸之氣。

莒州諸生杜李。殉壬午之難。其妻紀映淮。字阿男。携孤兒避深谷中。茹荼席草。三十餘年。詩詞皆少作。及稱未亡人。卽廢吟詠。其詩有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管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句。王漁洋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事。有句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映淮之兄伯紫。與漁洋書曰。公詩卽史。乃以青燈白髮之態

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其謂之何。漁洋謝之。及官禮部。疏請旌其閭。曰以補少年綺語之過。映淮有五絕云。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五律詠桃葉渡云。青溪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波猶古渡新。鏡明秦代月。花帶晉時春。莫謂供憑覽。因之可結鄰。清真絕俗。不僅棲鴉句傳誦也。

明洪武末年。青質夫官龍陽縣典史。江湖盛漲。田禾盡沒。質夫走南都。三上書。不報。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遣官驗得實。盡免田租。民感之。爲立祠。萬歷中。賜祠額曰惠烈。韓立題祠壁云。視民猶子陳三疏。視死如歸動九重。不愧惠烈之名矣。

董樵字東湖。明季高蹈之士。隱於文登海濱。以采薪牧豕自給。有邑紳要於路。欲與語。董棄薪道左曰。吾科頭。當取冠與公揖。去不復來。紳取棄薪以歸曰。此高士所留也。遺稿有還山集。五言詩如江上云。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雪後訪友云。石瘦寒潮落。松肥積雪明。錄之以存高士之蹤。

帝烏夜過長桑廟。牧馬春荒細柳營。明崇禎舉人宋林句也。與其父澄嵐。皆有聲於復社。復社始於天啓丁卯。熊魚山實主斯盟。張天如。夏彝仲。陳臥子。陳大士。姜如農。姜如須。諸名宿。咸在社中。海內翕然從之。是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吳中羽朋社。武林讀書社。中州海金社。山左大社。統合於復社。著錄凡數千人。三會於吳中之虎邱。四會於金陵之秦淮。山左與會者九十人。宋澄嵐父子之名最著。時當國祚已衰。士氣雖盛。頹波莫挽。迨明社既屋。成仁殉烈者。史不絕書。氣節超於往代也。

東坡送李孝博至嶺表詩。石刻在蜀岡禪智寺。斷仆已久。汪鈍翁詩。鶴影蟬聲野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游人盡說迷樓好。誰訪殘碑到蜀岡。乾隆間重修禪智寺。出斷碑於草間。此帖廖氏有摹本。在北京南汝館。

京城之陶然亭。康熙間江郎中藻所建。亦稱江亭。光緒間。借姜穎生宗子載往游。見亭之東北牆角。有女史題詩云。柳色隨山上鬢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寫遍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聽。署款雪珊。越三十年重過之。舊題已漫漶矣。亭有聯語云。穿葦小車疑在水。出林高閣當登山。吳主事芳甸詩云。短蘆一帶低如屋。空翠千層遠入城。野曠每留斜照久。地高微覺早涼生。適肖其風景。令人憶一碧秋光。引吟懷無際也。

崑崙山房集中。有題畫長歌二篇。一爲宋趙千里海天落照圖。其詩序云。趙爲宋之宗室。高宗愛其畫。曾命繪集英殿圖。生平好作小圖。其流傳於世者。如盤松怪石王濟觀馬浮嵐煖翠諸圖。皆以金碧擅場。此圖尤北宗妙品。一爲仇十洲摹清明上河圖。其詩序云。張擇端此圖。乃宣和前汴京極盛之象。宮殿城郭。樓觀浮屠。街巷亭館。舟楫橋梁。士女車馬。商賈負販。游俠百戲。萬象畢備。雅有承平氣象。爲物者以億計。爲人者以萬計。螺紋蚓結。工細絕倫。竭數年之力而成。當時與西湖爭標圖俱列入神品。十洲臨本。頗工細入妙。茶陵李文正公有記。李文定公手書原記。字極娟秀。於焦司徒家見之。蓋其傳家故物也。

吳陶宰集中。紀古銅鈎云。鈎乃三代禮服帶所用。或云小戎纁甲。以之相縮。黃河沙岸中。掘得龍鈎鳳鈎各一。度以周尺。將及八寸。又雲葉蓮瓣鈎。虎頭鈎。亦出土之物。鑿金剝盡。而質未損。其有字者。爲辟邪大鈎。背銘辟邪二字。八分書。一爲丙午鈎。狀如二手捧魚。鈎銘云。丙午鈎。手奉魚。位王侯。九字。篆書。以上數鈎。皆近時出土。薛氏鐘鼎款識。呂氏考古圖所載之鈎。無此品也。

傅玉書嘗偕友猶法賢。游貴州震天洞。玉書作長歌。法賢題云。黔江發源烏蒙。倚山爲險不下瞿塘。大壁千尋。亭午始見日影。游者維舟於大漩渦之東。攀石登崖。上以指攝石。下以足指穿穴。循石梁二十餘步。必垂手躡脊側足以行。緣篳籬而下。臨平沙駐足。上多楠樟大數圍。峻險不可伐。陰翳幽峭。人迹罕至。非壯於走險者不敢入。至則相示以手。水聲塞耳。非以口附耳大叫。語不通。水聲聞於百里之外。久旱則起虹霓。農家以之驗陰晴。洵稱奇境焉。

張麗華死於青溪。後人哀之。爲於秦淮畔立小祠。祠象乃二女郎。其一爲孔貴嬪。見陳震伯渚山祠話。王漁洋有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秦淮伴小姑句。粵寇亂後。祠宇無存矣。

康熙間詔修詞譜。樓敬思被薦。入武英殿纂修。辨析體製。考訂源流。會駁正萬氏詞律。百有餘條。又以張綆之詩餘圖譜。程明善之嘯餘譜。毛舒之詞學全書。率多錯雜。倚聲家無所循守。乃作群雅集。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以詞之有宮調者爲緯。而詞之無宮調者。依世代先後附之。朱竹垞極稱之。爲之作序。以卷帙過多未刻。今不可得矣。敬思官至京卿。工詩詞。偶見其觀演邯鄲夢絕句云。一枕風光宿願償。醒來猶未熟黃粱。銀箏檀板尋常事。能惹英雄淚數行。

康熙間。林舍人麟昌。奉使琉球國。有竹枝詞云。卅六奇峰海上環。怒濤日夜響潺湲。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秋雲馬齒山。射獵山頭望海雲。割鮮擲酒醉斜曛。紙錢挂處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日斜沙市趁墟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賞花無酒盞。歸家買得小紅螺。正練明河靜夜橫。喧喧衙鼓近三更。思鄉坐擁黃綢被。靜聽窗前蟋蟀聲。蟋蟀能鳴。廟聲如麻雀。廟門春靜雨絲絲。海島高巢古柏枝。深喜島夷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雕鞍側坐細腰支。草東銀釵帶柳絲。聯臂清歌歸去晚。月明同拜女君祠。數詩善寫海邦風景。句亦殊工。

漢晉修禊之盛

竹 厂

王右軍蘭亭序。高曠輕鬆。寫古人遊宴之樂。可云盡致。顧禊事之盛。自漢已然。杜篤被禊賦述其況云。「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元黃。於是旨酒嘉穀。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酌酒禮川。若乃窈窕淑女。美艷艷妹。戴翡翠。珥明珠。曳羅桂。立水涯。微風掩盞。織縠低徊。蘭蘇眩蠶。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閑情雅致。可見一斑。此東漢時事也。

晉初仍沿舊俗。亦於洛濱舉行禊事。見於史籍者。如晉書汝南王亮傳：「太妃嘗有小疾拔於洛水。」又王濛傳：「會三月上巳。洛下王公已下皆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太平御覽引夏仲御別傳曰：「仲御詣洛。至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軌連軫並南浮橋被禊。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其備極形容。見於辭章者。如成公綏洛禊賦曰：「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尊尊。飛羽觴。」張協洛禊賦亦云：「故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於是搢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突突祁祁。車駕岬岬。充溢中塗。粉葩翕習。綠阿被涓。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威之家。豪修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躍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羅尊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醕。薦柔嘉。祈休言。獨百疴。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於纖柯。浮素卵以蔽水兮。灑元醪於中河。」繪聲繪色。如躍紙上。讀之悠然有神觀飛越之概。

再談華海花

拙軒

曾孟樸擊海花。前曾漫爲戲談。(見本刊二卷第一期。)而可言者尙多。茲更略談一二。(後幅附及燕谷老人續擊海花第三十三回所寫陶然亭畔怪聲一事。)其詳則猶未遑也。

曾氏描寫京朝士大夫之情態。最爲擅長。傳神絕妙。有繪聲繪影之致。而筆鋒所至。時或過於尖刻。故爲被寫入書中者所不滿。如葉鞠裳(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云。「午後答拜郎亭(按汪鳴鑾別號也)師。長談。……又以擊海花二冊見示。碧雲巖之流也。吾輩書癡。皆在笑罵之列。文卿鳳石西齋師許最酷。改不佞姓名曰易鞠。號緣裳。師曰錢唐卿。雖憑空結撰。亦頗在山色有無中。」儼以碧雲巖。不滿之意可見。而既謂爲憑空結撰。又曰亦頗在山色有無中。固言其所寫不盡虛誣矣。(書中寫葉氏處甚少。惟第十三回寫潘八瀛(潘伯寅)閩中選士。所出名士小冊。列有「易鞠。號緣裳。江蘇」字樣。第二十回寫名士大會。有「純客……忽回頭却見那廳裏邊一間。一張百靈檯上。錢唐卿坐在上首。右手拿着根旱煙筒。左手托一本書在那裏看。說道。你這書把板本學的掌故。搜羅得翔實極了。弟意此書既仿宋詩紀事之例。就可叫作藏書紀事詩。你說好嗎。純客方知下首還有人哩。看時。却是個黑瘦老者。危然端坐。彷彿老僧入定一樣。原來是潘八瀛尙書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裳」。下文寫各將家藏珍物。爲柏梁體聯句。有「緣裳道。寒士青氈。那有長物。只有平生夙好隋唐經幢石榻。倒收得四五百通了。我就說經幢千億求之虔。」對葉氏本人。未加笑罵。葉所不平者。爲「吾輩」而發也。又第十一回寫潘府書室。有「兩面牆上掛着幾幅橫披。題目寫着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人和八瀛尙書詠着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攷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來做的古今體詩。也是一時創格。內中李純客葉緣裳的最爲詳博。」於葉不經意而出其真姓。詞則爲褒。此節爲民國

改訂本所加。葉不及見矣。至葉與潘氏之關係。光緒九年。潘延葉課其弟。所謂西席也。至光緒十五年己丑。葉會試中式。係潘以副考官取中。始爲其門生。會氏所云「潘八瀛尙書的得意門生現在做他西席的易緣裳」。於時間之先後上。似稍有語病。惟亦無大關係耳。其不免過度形容揶揄太甚處。則此書撰著之時代。及作者之旨趣。均有關係。亦一時風氣。莫能自外也。

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民國十三年出版）於清代小說。既有清之諷刺小說（第二十三篇）。又有清末之譴責小說（第二十八篇）。謂二者有異同。對會孟樸之孽海花。置諸譴責小說之列。其論諷刺小說云。「……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敬梓之所描寫……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是後亦多有以公心諷世如儒林外史者。」蓋諷刺小說之一名詞。僅許儒林外史一書足以當之也。其論譴責小說云。「光緒庚子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亦屢挫于外敵，細民闇昧，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邊敵憤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抨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所舉之代表作品。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趸人之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劉鐵雲之老殘游記。會孟樸之孽海花。謂「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于小說林，稱『歷史小說』，……雜叙清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書于洪（鈞）傅（彩雲）特多惡諷，並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其說甚有見地。較胡適之之南方

的諷刺小說之說。更爲深切。（胡氏民國十一年所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於南方的諷刺小說之標目下。稱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全書的體例與方法最近儒林外史」。文明小史「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吳趸人之二十年自觀之怪現狀「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此文對孽海花。亦列入南方的諷刺小說內。惟未另加評議。）並謂「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學儒林外史的。」後見周說。甚表贊成。於民國十六年所作官場現形記序中。謂「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極可玩味。雖然。儒林外史文境特高。長於白描。時能於蘊藉中極見警策。皮裏陽秋。啓人思致。使讀者悠然意遠。對後來體裁或性質與之相近諸小說。誠可俯視一切。而嚴格論之。儒林外史中何嘗無「譴責」。「過甚其辭」「過度的形容」。儒林外史亦未能盡免。其所列爲譴責小說數種又何嘗全無「諷刺」之意味。是以二者之間。其界限正有不易畫分得十分清楚者。蓋本有淵源。關係上實息息相通也。至周氏對孽海花之品評。短處此書蓋實有不能免者。長處則似尙言之未盡。（會氏此書。清季所作。共十二卷二十四回。周氏謂十卷二十回。蓋以後二卷四回。印行單行本時期較後。故未注意。）

關於結構。周氏之論儒林外史。良然。官場現形記（及文明小史）。每下愈況。可謂全不講結構者。二十年自觀之怪現狀。老殘游記。結構雖非甚佳。已較儒林外史爲勝。若孽海花。則於此頗見意匠經營。翹然傑出於此數書之上。（參看本刊二卷一期談孽海花。）故周氏亦以「結構工巧」許之也。

燕谷老人續孽海花第三十三回（見本刊二卷第三期）寫陶然亭畔發生怪聲之事。言「陶然亭左近出了一件怪事。地中常聞有吼哮的聲音。好似牛鳴。轟動了全京上中下人等。都趕來一聽。」只見亭外曠野中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團聚不散。臉上都帶着驚奇的形狀。只聽見人群中一個人說道。你們聽見麼。那地下的響聲好像在你們的脚下。那邊有一個人答道。我們聽見只像在你們站的地方。常肅等隨意走了數十步。果然聽見前面發出一陣的吼聲。好像甕中牛鳴的聲音。常肅等走上前去。又聽得吼聲在身後了。（此事作者於陶然亭畔親聞之。）大家都驚異了一回。」云云。此爲當時都人群詫爲怪事者。燕谷老人就親所見聞寫出之。以作其小說中點染之資料也。考此事發生之年月。蓋在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間。翁文恭公日記甲午三月二十六日云。「南城外下窪子。葦蒲叢雜。近數日聞有若牛鳴者。聲大而遠。尋之不見形。今日五

城御史會議伐葦求之。疑其蛟也。」二十七日云。「坐車出城。至南下窪。雨中人猶如蟻。登陶然亭高閣。聞如牛鳴葦中者三次。每鳴以三爲節。聽其聲。必短而鱗者。非鼃而何。」此爲翁氏當時躬察而得之印象。可相印證。又沈太侔東華瑣錄載某氏(佚其姓名)所著東海傳奇之目錄。有「陶然亭老妖恣狂嘯。張之洞大地得回翔」一聯。上聯卽謂此。當時怪聲之作。莫得其真相。俗遂呼對此所想像中之怪物曰大老妖也。(下聯指張氏甲午由湖廣總督調署兩江。先是張嘗自謂地小不足以回旋。見其贈李鴻章壽序。)又李孟符春水室野乘云。「光緒甲午三月。京師南城外陶然亭畔葦潭中。忽有怪聲如牛鳴。余時在都下。嘗親聞之。確如牛鳴葦中。其聲嗚嗚然。有疑爲蛟蜃之屬者。有謂盜窟此中者。市井人妄繪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謂其物專噬洋人。稍有識者皆晒其無稽。而圖說刊板流傳。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福文慎錕。時爲執金吾。調兵窮搜。卒莫得端倪。內務府至召僧道設壇誦經以禳之。數月後始寂然。真異事也。張豫荃其淦夢痕仙館詩抄中一首。詠此事云。右安城門當晝晴。野畦淺水蘆葦平。忽有怪物如牛鳴。路人千萬皆聞聲。喧傳遠近草木腥。街衢入夜無人行。或圖其狀如蛟鯨。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修鬣腹彭亨。罔兩罔象莫識名。日午健兒敲銅鉦。戈矛森立車衝轡。擊以巨砲雷霆旬。如臨大敵心怦怦。登刀闕火道侶迎。敕召六甲與六丁。呼星喚鬼與怪爭。怪殊不懼反自矜。若鳴得意聲無停。健兒咋舌雙目瞠。拖泥帶水如履冰。道人執劍走野亭。護身符呪嗟無靈。我亦隨衆來郊坰。鳳城景物爭春榮。麥芒漸綠柳眼青。輕風轉蕙晚照明。鶯歌燕語調鳳笙。萬人如海身伶仃。枳籬薜蘿側耳聽。鳴蛙噪蚓集衆蠅。心知其誕笑語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陰歧路支涼棚。藉資彈壓列衆兵。更欲紛調神機營。舉國若狂誰使令。解人難索繫我情。石言蛇鬪傳所稱。妖不自作由人興。見怪不怪真典型。諸公袞袞來槐廳。紛披宮錦帶雀翎。口蜜腹劍利是征。誤人家國傾人城。此真怪物是咎徵。灾祥在德天所憑。反德爲亂妖妖生。嘻嘻出出聞於庭。我欲射之弓陰彌。檣杵鑿發服上刑。天爲一笑河爲清。人妖既除邦乃寧。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異喧神京。無乃小怪作大驚。贊朝鮮戰事起。議者乃曰是兵象也。」其闕動一時。可以想見。此項怪聲。究發自何物。此謎至二十年後始揭破。當時市井人繪形者固妄。翁同龢輩亦強作解人也。民國五年夏初。其地怪聲如牛鳴者復作。數日不已。都人往觀者甚衆。諱言大老妖又來矣。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命警察就地切實搜索。遂刈除蘆葦。並屏水使乾。結果發見鳥

巢。鳥狀頗異。即怒嘯。展翼而飛。爲警察以槍擊墜。(携歸警察廳。製成標本。送中央公園陳列。今猶陳列於園中董事會。)怪聲乃止。蓋二十年前相驚以大老妖者。即爲此種之鳥。(惟未聞有人加以研究。說明斯鳥在動物學上應屬何類。是何名。)甲午九門提督號爲調兵竊搜。五城御史亦議伐革以求。紛紜擾攘。竟未認真爲有效的實行。致端倪莫得。徒令士夫修蠶蛟兵象之談。(兵象之說。爲會逢其適之附會。)市井作老妖噬洋之夢。說破均可晒耳。民初京師嘗見演俗所謂西湖景者。(俗又有拉洋片、頑洋片、拉大片子、拉大畫兒等稱。)有一片爲兵丁持械圍一怪物而格鬪。怪物之狀。略如張其淦詩所云「似虎搖尾龍轉睛。巨鱗修鱗腹彭亨」者。蓋即大老妖之繪形。由甲午流傳也。今不知尙有之否。續藝海花第三十三回所寫怪聲既爲甲午事。而本回之時期。則在甲午之後。似未甚符。蓋爲行文之便利。有所假借。類斯者均可作如是觀。小說家言。縱含史料。究不能即當歷史讀。可不必過於頂真。

庚子史料

純

清光緒庚子義和拳之亂。山東地近畿輔。而安謐無擾。魯撫袁世凱以此享大名。近見尙節之(秉和)爲王士珍所撰行狀。則王氏與有力焉。據云。一拳匪蠢起。袁公主痛剿。地方官紳主撫。公建議。先行勸解。繼威以兵。如仍不從。再捕誅首犯。解散脅從。袁公從之。以公參謀山東全省軍務。未一月。拳匪絕迹。端莊二王甚甚。六月。特遣匪渠特令箭上調撫轅。云奉端王命來設壇。袁公大驚。召僚屬集議。羣謂許之則禍地方。不許則嚴譴立至。相顧失色。公起謂請付吾翰之。乃即坐以盜令箭罪。推出斬之。時會議仍未散。袁公曰。何如。公曰。已處決矣。令箭可封還。袁公憬然。繼乃服公明決。自拳匪起。外國人避魯者。絡繹不絕。公特編便衣隊沿途保獲。代賃舟車。資以衣食川費。訖庚子冬。外國人至魯者無不安全感。及聯軍來。蹂躪畿輔幾遍。公預令山東郵鎮鄰直境者。以白聖大書於壁曰。此山東境。聯軍望見。輒不犯。初山東風氣銅閉。人士樸樸。義和拳之解散。萬民腹誹。凡條教號令。晨張夕毀。至是始知造福於地方者甚大。則又歡忭鼓舞。禱祝稱頌。聯軍之據天津。法人裝津塩數十萬。並其國旗數十方。牒東撫。將各屬塩肆遷讓。植其旗。售其塩。否則臨以兵。袁公駁之。還其旗。法人仍不從。勢危甚。公建議。仍嚴詞駁詰。而暗示津商以賤值收其塩。從之。事立已。此亦關於庚子一役之史料。可資參鏡。

庚子詩鑑 (四)

分界雷池畫美歐。中台赤棒付氈裘。就中政令殊寬猛。能庇灾官讓小侯。

聯軍據京師。內外城皆分段畫界。外城分屬俄德美。北城屬法。東城屬日本。西城屬英。永定門內外屬奧比。以日美兩界政令爲寬。會君和襲侯居宣南爛麪胡同。屬美界。君和善英語。與其酋頗洽。城南京官。相率徙居就之。深得其庇。

壇殿驚鴉繞樹哀。舊宮卅六掩莓苔。院門新啓金蟾鎖。少府連朝進膳來。

兩宮倉皇西幸。後宮嬪御。多不及從。聯軍至宮門。問宮中尙有何人。守門護軍對曰。尙有諸主位在。主位謂先朝妃嬪也。西酋命仍照常進膳。並禁各軍勿得入紫禁城。樊雲門感事詩有云。太妃兩膳開蟾鎖。其附注所述如是。

龍顧山人

魁頭露紛入宮門。旄節輝輝禮殿喧。猶似承平王會盛。有人愁見棘駝蹲。

一日各使率文武官瞻仰內廷。循序魚貫而行。秩然不紊。并鳴禮職二十餘響。見書。舶庸談。依舊巡街見豸冠。西風陌上避新寒。不嫌倒用司農印。要使天驕識漢官。

陳玉蒼尙書時爲巡中城御史。與同鄉京官數人。賃居爛麪胡同一宅。黃石孫丈謂之曰。君爲巡城御史。豈可匿不出巡。且爲代擬告示。當會五城鈐印。而難於接洽。石丈教以將中城印倒用之。但鈐五顆。誰復深辨。於是命人出貼告示。一日其人失色奔回。謂有人訶阻。往察。則街上瘋人也。又預遣人出視。伺洋兵不在。然後勸陳乘車帶同皂役以出。由是西人漸知有巡城御史。李文忠亦嘉其健職。言於樞府。超擢權府

丞。尋擢府尹。仍管五城事。實發端於此。
雞肋當拳得免無。朝官瑣尾辱泥塗。乞憐爭拜
榴裙底。阿賽居然女丈夫。

聯軍初至。於所轄居戶。不暇辨貴賤良莠。奴僕出
街。每爲西兵掠去。迫令執轡牧馬。乃至士大夫微服
偶出。不幸遇之。亦強充賤役。以余所聞。如某侍御
爲西兵迫令執御。某侍郎時官詹事。途遇西兵。捉之
使擔土。某不可。竟被搗。類此者殆難僂指數。名妓
賽金花。舊名傅彩雲。嘗爲某狀元筵室。狀元奉命使
德。賽隨往。攝行中閫。與聯帥瓦德西有舊。至是相
遇京師。每爲人營救。輒獲免。薦紳有急。爭求之
。所居曰賽寓。人呼以賽二爺。若巾幗而鬚眉也者。
樊山有後彩雲曲紀其事。

豪門剽掠散雲煙。珠翠貂裘不值錢。儘有寶山
空手返。倘來富貴一卑田。

城東城北各巨第。遭劫掠殆徧。珍服寶器。散落街市
間。一二王面錢即可得之。葉鞠裳詩云。每到寶山空
手返。難禁墨癖與書淫。亦是時所作。亂前余居城
南。見延王廟街五顯廟中一丐。日沿街乞食。夜則寄
宿神座下。庚子後入都。聞其驟富。裘馬豪華。竟如
素族。蓋卽由此營運而致。閱年餘復貧而爲丐矣。

憤兵驟突事難論。玉骨沈泉死負冤。過客莫將
凶宅擬。女貞花下有驚魂。

庚子前士大夫猶重名節。閨閣尤甚。余嘗見禮部所錄
庚子殉難名冊。多係卑官或士族。且多有闔門盡節
者。惜未及鈔存。近年著洞靈小志。所紀宅異。如三
六橋徐新六貧居之宅。類以妖異迭出。發見瘞尸。蓋
亂中懼汗自盡。卽於所居掘坎瘞之。皆庚子年事。貞
魂不隕。姓字并湮。良可憫已。

別苑何心踞虎貌。管絃凝碧使人悲。火雲飛到
儀鸞殿。盪盡腥羶事亦奇。

瓦據西苑儀鸞殿。一夕火驟起。畫棟雕楹。延燒殆
盡。樊山後彩雲曲有云。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臺
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蝕蝕燔雞樹。述是事
也。回鑾後。慈聖重葺。結構陳設。悉從西式。以爲
外賓宴集之所。名曰海晏堂。卽後來之居仁堂也。

協防建築出朝紳。翰苑雲司各有人。他日工巡
重設局。導源誰爲溯樵輪。

是時重在靖內保安。南城紳商因議立公所。徵巡緝
輯。以輔官治所不及。公推惲薇孫學士及喬茂萱董綬
金主持其事。卽後來工巡局之濫觴也。

臣朔長饑縱不妨。忍看比戶困餓糧。振官頒到

神龍米。昨日司農始發倉。

北都民食。仰於南漕。庚子拳亂中。漕運既停。米荒遂起。俾董諸公。請於慶邸。開太倉。出積米。以平市價。大內由聯軍分段保護。米薪所需。亦以時濟之。

東樓跋扈甚鈴山。授命吾猶恕老頑。命欠一刀寧便死。虛勞衰眼望雙纒。

京師陷。徐蔭軒相國使老僕於堂上結雙纒。召其諸子。一少子先至。徐謂之曰。吾官至宰相。國傾君辱。無偷生理。汝三兄亦卿貳。當死。汝等晦迹田野。勿再入仕途。是吾望也。三兄蓋指其子承煜。俄承煜至。扶蔭軒就縊。既縊。猶目顧承煜及並繫之纒。意促其同殉。承煜終戀生不決。掘階下地。藏父尸於窟。既而外兵至。捕承煜。與尙書啓秀同繫獄。猶善視之。會啓秀母死。乞假歸治喪。許之。承煜亦援例乞改葬其父。事訖。謀同遁不得。遂決於市。

西市弓刀擁綠輿。路人指點老尙書。臨刑數語從容甚。垂首應慙孺子徐。

尙書啓秀亦袒拳。嘗草詔殺袁許。西酋索懲罪魁。謂當死。朝旨僅與承煜同革職查辦。且命全權大臣及江

楚兩督爲之緩頰。西酋終持不可。乃下詔正法。時啓徐並繫於日司令部。及期。始具朝衣乘綠輿送致刑部。且餞送之。啓妻欲與夫訣於白雲亭畔。相見惟以努力盡忠相助。無尋常兒女子態。啓言我不畏死。嘗投繯遇救。仍有今日。復何言哉。迄就刑。神色不改。承煜則自闕定罪。已神識昏聩矣。

福山抗節重儒冠。忠憤懷沙有二難。併入南皮隣笛淚。浙濤餘感並汎瀾。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爲京師團練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卽其故宅爲祠。又與滿祭酒熙元同附祀國子監韓文公祠。張文襄詩所謂巋然十鼓兩司成也。又宗室伯弗庶常壽富。仲弗筆政富壽。俱竹坡侍郎子。以通時務爲朝貴所嫉。城陷。洋兵掠其居。兄弟同仰藥。不死。又投縊以卒。文襄夙與竹坡厚。亦寄金料理其喪。浙濤。謂袁許二公皆文襄典試浙江所得士。於其罹難。尤痛惜之。

二哀詩裏愴忠良。勁草能標十步芳。絕勝末流文字禍。都人休說大刀王。

拳亂起。北士多附拳者。惟唐照青二哀詩所述。蘭午亭大令維鈞。王湘岑參戎變。爲能不囿於俗。午亭滄州人。以孝廉爲令。未補官。被劾歸。益究心時務

。亂作。拳衆往見之。欲借客位爲糧臺。午亭曰。君等果赴前敵。爲國家效忠。則可。若徒放火殺人。搶劫財物。吾不以客位蓄賍也。拳首怒。殺之。衆又交下。頃刻成泥。湘岑寧河人。小航京卿之兄。少力學。以先世有世職當襲。不得已就武。拳事起。力主剿。爲拳衆所仇。守朝陽門。遇匪至。亂刃戕之。皆庸中之佼佼者也。京師大刀王五。有俠名。亦死於庚子之亂。知其事者。謂西人以其習拳。誤指爲匪。殺之。胡瘦唐庚子紀事詩述王五云。末路慘遭文字禍。空餘一劍作龍吟。所謂文字禍者。不知何解。

殉職堂堂大節崇。勝如溝瀆效愚忠。椒山配食應無忝。我重平泉有古風。

亂亟時。諸曹星散。刑部治事如故。其常川入署者。惟許受衝董康韓紹徽三人。飛彈雨下。則相率避於牆隅。少息。則復出治牘。及西兵入城。有一司官自縊於陝西司堂上。聞者歎曰。必韓君也。詢之部胥。果然。後附祀於楊椒山祠。嘉道以來。每遇兵事。京曹官輒先逃避。雖貴官亦然。如韓者。其僅見矣。師蜂大義日星依。丹素何煩較是非。獨怪鐵珊心似鐵。翻愁人作死忠讖。

王伯唐兵部鐵珊。負奇氣。頗附和主戰。京師陷。憤

甚。自縊於所居六安館。遺筆云。鐵珊棄母不養十餘年。乃千古第一不孝。今主憂臣辱。實不可再活。且以自伏不孝之罪。非爲效忠也。恐人誤曰忠。故辨之。余初不解所謂。嗣見譚復生與唐才常手札。痛詆以死報君者。謂自居於宦官妾婦。且謂伯唐亦深蘆斯言。乃知其恥言效忠者。固別有懷抱。

一門併命在危城。忠孝餘菴詎近名。取義成仁家學在。騎麟相待有賢兄。

餘菴府尹福裕。爲倭文端子。由奉天尹引疾歸。值庚子之變。城陷仰藥死。其堂兄福潤。官安徽巡撫告歸。全家并殉。事尤烈。文端講性理之學。爲海內宗仰。其長子福咸官徽寧池太道。先於咸豐中殉粵寇之難。知其教澤深矣。

盡室燔蘭慷慨同。宗潢篤義見遺風。昭忠祠下英靈在。忍觀虞淵墜日紅。

懋庭宗室奕功。官至副都統御前侍衛。京師陷。聞兩宮出狩。扈從不及。率其妻祥氏子載捷妾三人女五人。同時引火自焚。有投井死者。事聞。贈將軍。諡忠烈。又仲存宗室樸誠。爲順承郡王裔。官宗人府筆帖式。聞聯軍入都。侍其父奉恩將軍札隆阿。同至郡王邸家廟縊死。妻舒舒覺羅氏。妹一。女一。俱殉。

二賜卹如例。

懿敏捐軀弔國殤。同朝康甫並垂芳。延秋門下烏啼夜。羞見王孫泣道旁。

伯寬少府光裕。以宗室封輔國公。充內務府大臣。庚子亂作。奉命守內城。不及從西狩。遂自戕以殉。贈貝子銜。謚懿敏。又康甫宗人訥欽。官副理事官。莊邸裔也。城陷。竟夕徬徨。亦死難。贈太常卿。

慘切炎崑憫所遭。泉臺猶奉北臺高。孤臣別有申椒恨。呵壁如聞唱楚騷。

文甫舍人玉彬。以甲午進士官中書。庚子秋。聯軍陷京師。隨其父護軍扎隆阿。母赫舍里氏。妻多羅特氏。弟某。俱自焚以殉。其人工詞賦。尤嗜離騷。就義時年甫二十有九。

清嚴丹地委荒煙。雪竹霜松見兩賢。雙鶴不歸殘劫冷。寒泉薦與玉堂仙。

庚子之變。滿洲翰林授命者。有二鶴之目。一爲鶴年侍讀寶豐。系出天潢。己丑進士。大阿哥溥儀既立。奉命在弘德殿授讀。兩宮西狩。欲隨扈不果。自題絕命詞於壁曰。忠孝節廉。本乎天性。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嗚呼寶豐。不失其正。遂吞金卒。一爲鶴汀侍讀崇壽。溫徹亨氏。庚寅進士。京師陷。扈從不及。

自刃胸腹以死。事聞。並贈太常卿。予諡。

徒步攀天扈八鑾。杏園忠碧至今寒。羽林高節蘭蓀盡。同是彤廷啓事官。

杏園戶部春慶。由進士郎中充奏事官。聯軍入都。徒步從兩宮出狩。兵圍載路。趨難進。遇害。又全成。以二等侍衛充蒙古奏事官。聞聖駕西幸。年老不克扈從。與其妻及子婦兩孫。同時仰藥殉節。並邀旌卹。

蝸蟻道路沒東西。騰踴煙郊萬馬蹄。誰似金門老詞客。手招散卒下青齊。

京師既陷。城外兵匪雜糅。道路羹沸。徐毅齋師。倉卒出都。使二僕皆衣軍營號衣。遇散卒則招之。得數十人。途中冒充軍統。亦無問其爲何軍者。直至濟南。一路無擾。蓋亦倉卒急智。他人所不能爲。且不敢爲也。

善後難從肉食謀。獨憑堅坐鎮狂流。夫人指井拚同殉。佳話何殊沈信州。

時陳庸菴督部。方官順天尹。與五城協籌善後。不避艱辛。外人亦禮重之。方事急時。陳勸其夫人移居署外。夫人曰。此吾死所也。去此一步非死所矣。由是夫婦一心。益盡力國事。人以比沈文肅之守廣信。夫

人系出仁和許氏。恭慎公庚身之妹也。日月同天化鱗蛟。兜鍪手脫息群嘷。橋門負手歌金縷。國子先生妙解嘲。

朱芷青司馬瀛。時以國子助教管南學事。京師陷。監僚盡散。獨守解舍。歷秋徂冬。一無陵擾。西酋入瞻仰者。皆於先師前免冠致敬。朱有金縷曲。述成均居守事。有云。五畿教尙同文秉。見頻番。兜鍪手脫。廟堂知敬。蓋紀實也。余於丁酉十月考取第一入成均。至庚子五月月試後出都。遂不復至。近年偶過之。槐舍前塵。黯然如夢。

金雞忽似降圓扉。解脫西曹幾絳衣。文恪苦心今豈有。開籠重見鶴來歸。

聯軍入城之夕。刑部監犯盡逸。蓋堂司諸公未嘗預料及之。故有此失。因憶咸豐庚申之亂。部監各犯。密謀逃獄。趙文恪光爲大司寇。力排羣議。奏請除已判死刑重犯外。餘犯悉取保暫釋。上從之。諸犯感文恪之德。迨事定復詣獄自投。

鐵羽蹉跎惜鳳鸞。考工一記重朝端。功名紙上眞兒戲。不見休官見復官。

黃慎之學士與康梁初無攀附。獨好言新政。屢上章建議。以是爲守舊者所忌。拳亂中忽矯詔逮之。下刑部

繫獄。固未嘗革職也。出獄後。復創辦工藝局於琉璃廠。提倡珞珈雕漆織絨諸業。著有成效。得旨開復原官。其工藝製造。曾於法國賽會得超等文憑。惜資本不充。終至輟業。

德興堂啓又華東。冶葉倡條見土風。都是昆明殘劫影。血光化作美人虹。

庚子前京師無番菜館。首設者爲城東之德興堂華東飯店。皆是時所創。專售西餐。兼招土妓。其始爲西兵宴娛之所。旣而長安貴人亦多樂就之矣。

滿城爭聽叫天兒。鬻影衣香入座時。愁絕朱王滄海眼。燈前屑淚譜秋詞。

京師梨園標曰茶樓。或云由查氏明月樓沿稱查樓而訛。歷來不售女座。自聯軍駐京。西婦欲入園觀劇。主者不能禁。始開其例。於是貴家宅眷亦赴之。間有爲西兵所侮者。時人俳體詩云。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聽唱叫天兒。可爲長歎。叫天兒者。伶人譚鑫培。善弋腔老生。有小叫天之目。時王佑遐朱古微劉伯崇俱留滯都下。相約填詞遣日。日限一調。多隱諷時事。後刊所作爲庚子秋詞。朱王之專力倚聲實自此始。西歸何事唱刀環。似惱軍中有玉顏。帳殿天驕臨別淚。飄紅依舊落人間。

樊山後彩雲曲有云。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遙識軍中婦女在。謂瓦獲譴事。賽留京師。仍居城南陝西巷。後以虐死養女。坐繫獄。從輕發配。

行都宜召幾公卿。渭樹迢遙尙阻兵。聞道慈航新接引。海天如鏡好揚旌。

兩宮於行在降旨。命閣部卿寺諸臣。某某留京。某某赴行在。然道途尙梗。奉召者亦或阻滯不得成行。盛杏孫方主招商局。因籌設救濟會。凡京朝官之出京者。由都城護送至津。乘海船南下。先公之赴行在。亦取道於此。

飛蠶雲津萬甲堆。椎牛爭犒義師來。牙門但聽將軍令。清道傳呼到秀才。

趙藏齋大令。天津人。言庚子之亂。適在里。聞西兵至。居戶倉卒走避。多賃船以居。迨外人部署稍定。始各歸其家。是時指揮閭井。悉聽命於軍鋒。若清道路燈各雜役。皆責令各戶長任之。趙爲文士。彼所知也。亦不得免役。一日旣掃矣。復令再掃。趙稍與辨。即目爲抗令。逮問處罰。蓋軍令之下。無是非可言也。

夾河飛礮盡收聲。得勝眞教畫餅成。徧地烏鴛

爭啄肉。打包不是落花生。

拳匪聞見錄云。所居地方。與水師練軍等營及車站。成一直線。每見洋兵馬步隊齊出。散布車站一帶。若有待者。頃之礮聲突起於西北。白煙一道。飛向洋隊。炸子爆炸聲。如數十面鑼。連發不絕。皆向租界攻擊。洋兵亦即用快礮還攻。其聲小而特速。然不常發。或若無甚動靜者。或謂其子彈不充。故不肯輕用。但須守住租界而已。是時匪黨沿街聲喊。令人送得勝餅。夜則每家懸一紅燈。又云。某甲謂昨日洋人運送出口之尸身。不知其數。悉用蒲蓆密裹。不欲使人知之也。余搖頭不語。一友素滑稽。忽正色曰。我親見之矣。且見其卸岸拆包。甲問包內屍必已腐臭。友曰否。問胡不爛。則徐曰。蓆包內皆落花生耳。甲色沮。余爲大笑。

冥頑羣醜尙跳梁。已飽羣鷹未解颺。小范胸中兵甲在。直追曹呂下高陽。

京津失守。拳首曹福田等仍赴保定領餉。且請前敵。護督廷雍斥責令去。范管帶天喜言。此輩罪不可宥。廷即令追捕之。於是帶隊追至高陽縣西之邢家灣。截獲曹福田及呂樹梅曹秉義等多人。俱訊明正法。見庚子紀事筆記。

捲土重來若有辭。賈團亦復避旌旗。草間田具方相待。此是旄頭落時。

拳首張德成。所至則偽團爲之斂迹。曹福成既誅。張乃席捲而逃。無何。復至獨流。倡言於衆曰。天時至矣。於是左近匪徒復熾。一日往某莊向富戶索糧千石。某已允之。又強擄其子爲質。某大怒。號於衆曰。有能爲我殺德成者。以家財之半酬之。里中少年夙不直張。一呼而集者百餘人。各持田具。越至張舟前。伏草間。又使十數人乘舟迎張。出不意躍過其舟。先奪富戶子。張與其徒奮力格鬪。方及岸。而伏者盡起。張無可逃。與其徒立成菹醢。聞者快之。或曰。燈德成者潰兵也。發洋槍斃之。

海豐舊恨逝波寒。蘭蕙成烟碧未乾。換得鴛鴦三十六。紅燈影裏照紅鸞。

先是鹽山等處拳衆攻海豐五營。破之。男丁逸去。婦女多被殺。恨拳衆刺骨。及天津陷。有紅燈照多人。分乘車五輛逃出。海豐營截於途。盡掠之。以充下陳。

紛紛薰穴慕官家。又見東鄉落蒂瓜。偏是棗林輕脫網。別開姪室會無遮。

梅東益部四出搜剿拳匪。先於東鄉某村獲偽拳一人。

交州官訊鞠。供云。小人爲貧所累。劫數百文贖家耳。未敢效吾鄉真拳也。問真拳汝知之乎。曰。固深知之。數日後遣練勇夜入其村。獲十餘名。令偽拳證之。某也僭帝。某也軍師。某某爲大師兄二師兄。其不在爐壇者。盡釋之。再訊此數人。供認殺人燒屋搶劫金銀不諱。乃擇其情罪重者四人斬之。尋又派兵赴裏林捕王之臣。不獲。之臣逃至西鄉。竟與紅燈照宣淫。

似識傳經半踏空。劫來武庫效師攻。板家窠子前宵戰。臥虎元戎亦挂紅。

拳匪盛時。肆劫天津軍械局。局藏馬林夏數萬枝。藥彈數百萬枚。盡爲所掠。有一人而取快槍三四枝者。泊津城將陷。遂挾此利器。恣劫闔市。餘孽雖散。而橫行如故。是秋呂提督本元率隊剿匪於板家窠子。且受傷而返。則利器之爲害也。軍中諱言受傷。謂之挂紅。

託庇爲恩敗者仇。幾人側目睨兜鍪。厥張任汝來孫贖。身首排牆一擊休。

是年八月。梅提督東益出勦匪。突遇一人。持刀撞至車前。親兵倒持鎗力擊之。腦裂死。嗣聞其人王姓。南鄉武生。亦拳目也。回軍途次。又遇一人。腰束紅

帶。共知爲拳。擡之見梅。梅訊數語。令去。其人行數武。忽然神附。手足舞蹈。自云孫臏。衆兵擊殺之。蓋拳衆恨梅甚。欲伺隙以逞憤者非一人也。

李花得氣似茄花。炙手其如市虎譁。一錄冰山應滅色。珍奇掠盡內臣家。

國朝祖制。內監冠服至四品而止。惟晚近李蓮英以慈聖寵遇。得賞二品頂戴。然其人亦只供奔走使令。迥非前朝劉魏之比。李爲大城人。其地拳壇亦盛。誕其富。劫掠家物殆盡。雖緝犯後有獲者。而所掠不可復返矣。

招來絳帕亦連營。奉旨肩書大字明。新換黃邊青號坎。月光認取義和兵。

拳衆就撫者。服飾漸改。其帽如戲劇中黃天霸狀。著青色號坎。黃色緣。紅字。兩肩前有奉旨字。前後圓月上有團勇字。繞其外者有四字。則義和神兵也。在京津者多著快靴。其在鄉仍著朱履。

滋蔓於今豈易圖。亟謀拔本絕根株。正名始見中朝詔。此輩由來斗米徒。

兩宮在西安。有詔飭護直督廷雍力勦拳匪。拳匪之見於諭旨始此。其先皆曰義和團。且有稱爲義民者。詔中并及李文忠議和事。拔本塞源。務絕根株。皆詔語

也。

繡衣河上賦逍遙。月底笙歌沸夜潮。石火冰山行樂耳。韃刀結局是明朝。

候補道譚文煥。爲義和團總統。曹匪之赴保領餉。譚猶與偕往。及曹等就捕。譚匿於獨流後河者久之。迨八月初。始賃大扁轎眷口及餉金軍械。自運河南下。優倡從者十餘人。男女僕從以百計。中秋之夕。泊馬廠賞月。笙歌喧噪。時護督廷雍檄梅軍沿途查拿。翼長黃千里齎令帶轎船以往。遇於興濟之北。呼之不應。黃將開轎。譚始出。答以惡語。黃曰。汝貌吾不敢捕汝耶。出省檄示之。始帖然。遂迫令轉權至滄州。籍船中所有。悉解省。後爲西酋所殺。

驍騎飛騰擁大旗。前鋒妙選五軍兒。甯知贗轎興崔澤。赤鳳來時定是誰。

初梅軍議招馬隊。使哨弁李鳳來統之。鳳來言海豐五營。受拳匪之害。挾讐久矣。若招其健兒。使入馬隊。必能盡力剿匪。於是招集百餘人。嗣拳匪星散。新勇亦裁撤。五營之無賴者。忽仿製李鳳來部之大旗號衣。招趙河各村丁壯。冒名四出劫殺。梅東益知之。亟命鳳來率隊剿之。先後斬獲無算。以李鳳來擊僞李鳳來。亦奇劇也。

安衛營中盡丐兵。餓鴟飛過萬家驚。昨朝移壘匆匆去。聞有輸金石曼卿。

先是裕督欲募兵。有何紹甫者。奮身自薦。即令招安衛三營。不足。又益以獄囚。津城陷。何退駐楊柳青。大肆劫掠。富紳石某資以銀數千。令其移營。乃移駐興濟。糧餉無所出。屢至滄州。借鐵礮。借倉穀。其兵皆盤糶如丐。有言於李文忠者。乃悉數裁遣。

樹稼驚心走達官。一隅踟躕迹棘中。最憐抱印黃堂守。索米還分首宿盤。

天津陷後。運司關道等皆移駐滄州。凌芸臺爲天津守。募勇二營。并僕役多人。同至滄。居渤海書院。供億皆取自州官。既而州官斬之。乃悉裁勇役。孑身依某廣文以居。尋聞洋兵將至。又孑身賃車依梅光益於連鎮。并車值亦無所措。梅謂之曰。坐車者爲汝公祖。乃爭值耶。笑而代付之。

蠶鼓填填擁羸馳。神拳狡獪幻侏僂。盜驪終作蚍蜉掃。蒙馬何須借虎皮。

拳衆大抵鄉曲無賴。聯軍既至。其黠者往往勾結西兵。以潛肆毒螫。而直隸岐口且有飾爲洋兵到處行劫者。袁道平率隊剿平之。

一紙風馳振衆聾。道旁下拜有哀鴻。北門去後生靈盡。活我終當待相公。

李文忠就任直督。頒示各屬。凡三章。一。在官者不得擅離。一。整頓各軍。聽候調遣。一。拳匪土匪。責成地方官實力剿除。其被害之家。准格殺勿論。告示出。各屬士民堵立爭觀。擁擠竟日。有拜於其下者曰。可盼得你老來矣。

睿室沈沈共竄身。礮車聲雜燕鶯嗔。遮藏莫恨蓬蒿底。半是他年炙手人。

楊杏城侍郎言。庚子津亂時。與唐少川及兄文敬。俱匿睿室中。時礮火喧空。其夫人猶詬詈不已。杏城但微笑曰。吾此時方默想亂後如何至上海跑馬車喫花酒也。回鑾後。少川杏城皆驟貴。文敬官至直督。且皆有關係來朝局。

驕兵四出恣虔劉。雪憤誰能問主謀。甲仗道迎前日事。甯知廷尉望山頭。

時西兵四出。南至正定北至張家口。所過輒肆劫掠。全權大臣詰問各使。謾爲統帥之事。使館不負其責。其入保定。廷劾民方伯率各官出迎。猶以禮款接。尋又指爲罪魁。捕繫之。廷與城守尉奎恒管帶王占魁俱被殺。黃公度詩。甲仗空迎回紇馬。血衣竟染漢臣

鞭。深哀之也。

墨騎飛騰耀甲時。苦爭一著豎龍旗。是非功罪從難定。傳得西平牘尾辭。

聯軍入保定。競插其國旗。劭民力爭。以龍旗與之並插。用全國體。被逮時。疑以此開罪。不知外人責言。乃指五月間拆毀東閭教堂。冤殺數十人。廷與有縱容之咎。且謂其會作義和拳師兄。李文忠爲之剖爭不得。劭民有贖詳報被逮情事。文忠批示甚長。末云。本爵閣大臣昔從軍旅。洊歷封疆。戰陣之事。與強弱之殊。勝負之數。自較諸賢略有閱歷。乃兢兢於輕開外衅。至爲朝野謫議。極知輕銳少年。無知妄作。必至貽禍家國。而不敢一言表白者。誠以是非未明。功罪未定。固非隻手所能挽回。夙夜傍徨。憂心悄悄。數十年於茲矣。當此大厦傾危。不絕如線。亦惟有含垢忍辱。委曲求全。以延宗社於勿替。故瀝誠爲該司言之。當是文忠手自屬草者。

天治(二)

蔣尊禕

(二) 吾人心性溯本於天認定此心性中之真宰遵其命令以自治而進德就凡見於五經書者證之

易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乃吾國古聖發明上天真主威靈。及其賦予人類萬物之性命。變化屈伸而終不外其太和之元氣。人與物既受生成形。爲其所生育。卽當保合此太和之天性。乃始爲真利。而得其久長也。宋後儒者。演繹此理至爲繁賾。惟古今註者。衆口同聲。莫不探本於上天。斯則確鑿可徵可以爲吾國唯心唯物兩派體認主靈之嚆矢焉。其要旨以爲各正性命者指人與物之生而言。言各正。則人與物不相陵奪。而各有其體天盡性之常道。言保合。則不惟人自盡其天德。且使物亦永其天年。然後無虧太和。天故利貞之也。試思此是何等密切的自治。何等弘大的天治。雖使唯心學者。極其愛理之靈蘊。唯物學者。極其演進之公例。不能得此人與物之極則。而使之各獲其利。以於久遠(貞卽久意)也。故人能體識此等天性物則。以之自治而身修。以之治人而天下平。無他。已先得乎凡人與物之大原則。凡人與物之大根性。故也。是以天治爲政治之要而自治又爲天治之端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發揮於剛柔。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必讀此而後知卽天地真宰卽是道。老子謂象帝之先。道生天地。卽此理也。太一不二。其爲用則不得不二。所謂一陰一陽也。顧陰陽皆根生於一。故曰一陰一陽。陰陽以二合而爲一。然後能生人物。以成其

性。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由靜而動由分而合）也。成之者性也。於是瞭然道爲真宰之體用。善爲真宰之理氣。人物之性。爲真宰之胚孕。天地一交。陰陽一合。而人與物之新生體。乃由之以孕育焉。故人物之性爲真宰所予。前所謂乾道變化（變化乃乾坤交合不獨乾體故云變化也）是已。人能認定此真宰所予之性字。在個中用功。以求其成。方爲道德。故下二節即結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言存者。自存其天性汰其人欲。存之又存。精之一之。成前所謂無善無不至善者也。故爲道義之門。言門者。意謂要津。謂任何道義。皆不得不由此出入也。魏王弼注此經。最得不一而一。二而根一之玄理。研討天治者。必合王與朱程之旨。而後能明大一真宰。賦性生物。裁成萬有之神功。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易所謂神皆指真宰而言）必以此經參前論語克己復禮之旨。始明前引論語孔子對於「復禮」未暇詳論「復」之工夫。但以「克己」行其「復」而已。此則詳論「存存」。即申「復」之工夫也。必以此經參前孟子存心養性之旨。始明前引孟子對於「盡心」章推闡「存心」之工夫。特以「養性」行其「存」而已。此則詳論「存存」。即極「盡」之功用也。蓋因「克己」後必更有「存養」工夫。而後其理能窮。其性能盡。而後可以完復其天命焉。宋以後學者。每列省克與存養爲並重之自治工夫。良以此耳。同屬上天所賦之性。而難在完復之以至於命。孔孟千言萬語。只不過教人完復此性而已。故孔子於論仁。未詳於復禮之後段工夫。但告以其前段之克己工夫。欲人重修省以先寡欲也。禮之存於性者爲理。至禮之存於物者。則爲先王之禮法。故不曰克己復理。而曰克己復禮也。孟子恐人但重禮法。而遺性功。故又申存心養性之說。以專講存養工夫。實以明復禮之後段功用也。今大易所謂存存。則實合克己與存養二者之作用。並該復禮與盡性前後之工夫。當知此經之後一存字較孟子養字更深細。釋言之。爲存其所存。存之於存。存於若存。蓋在老子所謂綿綿之間。夫惟明此。然後可以知下文所引說卦文之妙諦。蓋惟成性存存。道義極熟。天理極充。故足以參天兩地。觀變陰陽。發揮剛柔。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爲唯物。盡性爲唯心。故能認真主即合彼二派。）夫於德義曰順理。於理性曰窮盡。則於上天真宰所賦予者。無毫髮遺憾。纖悉滓忤。可知矣。故可以完復之而至於命也。此孔孟千萬語言之所教誨者。亦即吾人今日研討天治中。自治之德性大圭臬也。尙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在無形謂之衷。在有形謂之恒。）大禹謨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註云。衷中也。若順也。綏安也。猷道也。言天降衷於人。固有常性。然必待君師之教。而後能安于其道也。言性者。莫先於此經。禹謨人所共知。無須引注矣。觀此尙書經文。可知吾國古聖。自商湯已明天地眞宰。降予人性。有其常道。非善非惡不偏不倚。爲大中至正。大一元和本體。蓋湯承夏禹。聖聖相傳之心法。而後能有此詰也。人之所以貴有君相者。爲其教民也。天之所以降衷于下民者。欲其肖己也。君相之所以承天而教民者。因已與民同受此惟皇上帝之恒性。而務綏其猷。俾完復之。以無負天之所期望也。人人皆稟上帝之恒性。具有無善無惡不偏不倚之中氣（此氣在天爲中。賦於人卽爲衷矣。名異而實同）。而人人不能無惡無偏。每失之不恒者。因其不能欽若。以順有其性。而染於習故也。故民德之敦樸。必在能順其天性。不能順。卽不能有其性。故能暫而不能恒。民無恒性。天下所以多亂也。君相爲天牧民。自必思所以與天下人民同有以順其天性。俾復其恒也。君思順其天性。故必須欽若昊天。帝命不違。（長發原句。）思順民之天性。故必須克綏厥猷。式於九圍。（長發原句。）商湯惟能先自昭假。聖敬日躋。以「天治」自治。故能克綏。以新人民之猷。故此經之要旨。實首重在「降衷」與「若有」。所含義理。敬天順天。盡性廸民。其功精矣大矣。實次重在「克綏」。所含工夫。不競不求。不剛不柔。其教切矣遠矣。人但知「克綏」爲「能安人民。使合於道」之意。實不知克者。使人先自治絕其私。而後能順有其恒性。各安其道也。故克者治也。謂治而使之復其天。安其道耳。人民不能盡自治。賴有后以倡之。故曰惟也。就「克綏」二字研求。知後儒所謂「克治」與「存養」二大自治法。已先具於湯誥。克爲治。故不柔。綏爲養。故不剛。皆所以使民順有恒性。而各安於所天耳。故曰有義理工夫。甚精切而遠大也。湯之聖敬昭假。欽若天治。以自治治民。其聖學實承自夏禹虞舜十六字心傳。惟舜以天之曆數在禹。故卽以天之道心相傳。道心人心。立千古體天自治者聖學之大綱目。故湯能繼興而如此焉。夫湯誥之所謂「克」。由禹謨「人心」以對勘。所以貴用「惟精」之工夫也。湯誥之所謂「綏」。由禹謨「道心」體會。所以貴溯「惟一」之工夫也。湯誥之所謂「降衷」「若有」。蓋卽禹謨之「允執厥中」。特不過分別天人。推學以「成治」「立教」已耳。要之「道心」卽「天心」之見於人者。惟一之一卽「上天太一眞宰之一」之最瑩徹處。能一。則自能中矣。而猶言允執者。蓋惟恐人心或謬。所以終邀「欽若」與「克綏」之實踐工夫者然也。昔堯欽若。舜柴望。

曆象璇機。皆法天取天之政教大端。其聖學根本之所在。亦即以天德爲自治之資。自治爲天治之端。表裡精粗。無不如此。引證之以爲天治中自修之極則焉。詩大雅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箋。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如論語云蕩蕩乎惟天爲大之意。洪範言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爲善也。至詩序則謂詩人以厲王蕩無綱紀。實非蕩蕩正解。觀此二詩所詠。可見詩與易書要旨一貫相通。吾人性命。上出於天。至其能盡性立命。全在人之自治。若能順從上天之正則（辟卽法則）。慎終如初。則自能好德。而無忝秉彝。若自作疾威。以召上天之怒。有初無終。其命卽陷於邪僻背德而有忝秉彝矣。詩本言蕩蕩然無善無惡。廣大正平之上帝。其純粹美備。所以立夫性道之極者。本爲下民之辟則。若人而不順其性。自作疾威。以感召上帝。則上帝亦降疾威於人。而使此人之命運亦陷於邪僻中矣。天之生此衆多人民。其立命賦性。不皆誠實忠信乎。此衆多人民。亦靡不各有最初至善之天性。惟不免漸漸習染。真性日遠。邪僻日多。以至於鮮克有終也。夫此詩之所謂諶。卽前書之所謂衷。信屬中央土。惟出衷誠。故能得中道而行忠信也。此詩所謂有初之「有」卽前書之所謂「若有」。人之初性。莫不順天。故能於最初時。若有恒性也。（若卽順也。若有者順而有之也。）有詩所謂鮮克之「克」。卽前書之所謂「克綏」。人欲漸長。私欲日多。故鮮有能自克治。而更從事於復善以全其天者（復善卽克治後安於天理。卽所謂綏字境界也）。人苟能體此詩之「有」字以會彼書之「若」字。使若有恒性於其初者。亦得若有於其終。人苟能體此詩之「克」字以會彼書之「克」字。使克綏厥猷於其終者。亦如渾然天理於其初。則克治與存養並進。而可以慎終如始。而全其天矣。烝民首章。爲詩中講論天性民情之至理名言。吾國學者。莫不遵奉以爲自治治人之圭臬。蓋亞於十六字之心傳。而足與之表裡相發明者也。茲故引之以繼蕩詩。爲講天治者作一鐵證焉。天地眞宰之原氣原理。是名「中和」。古聖約言之。每括之以「中」字。降於人者名之爲衷。見於性者。名之爲恒。（對習而言。）行於倫理者。名之爲彝。自治而抉擇之謂之精。自盡而存成之謂之一。其實一也。烝民之詩所謂物。卽天主所賦吾人之性也。所謂則卽天性所發之情也。（見鄭箋文。）天主固生之於人矣。惟吾人若欲實有此天賦之性情。而不漓於邪僞。則必堅執此倫彝之中常善道。以上順於天理而後可也。（鄭箋文訓秉爲

執。極是極是。惟好故能執。惟執故能好。舜所授禹之「惟精」。此詩有則之事也。不精則不能有其則也。（舜所授禹之「惟一」。此詩有物之事也。不一則不能有其物也。（湯誥若有蕩詩有終皆此有也。）舜所授禹之「允執」。此詩「秉彝」「好德」之事也。不允執。則民亦不能秉之好之也。是以順天盡性。爲自治之大事。自治又爲治民之始端。詩書易所言。無非先使人君。順天盡性。更以之使天下人民。皆各順天盡性也。對上而言謂之聖學。對下而言謂之教化。實皆以天自治而治人也。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吾國古聖言天性者。莫明備於此經。大抵前此言性者。皆就天所賦最初之善理而槩括之。未有分別其理氣與動靜者。惟本經分析生時之理與氣。靜與動。感心而動。反躬而靜。種種工夫。所不可不深爲研求也。上天主宰。至善至靜。人稟其理氣。故於其初生時。亦至善至靜。是真天之性也。善不可知。而靜則可見。故但以生時之靜字。體驗天性也。又人但知於善字體驗天性。善不可捉摸。不易爲功。惟能於靜字體貼天性。則反躬濼慮。湛然虛靈者在斯矣。知靜者爲天性。則知動者爲人欲。人之理性。雖稟於天。而人之血氣。則孕諸父母。天固至善至靜。父母則不能無雜駁之氣習。前者所謂純天之性。後者所謂遺傳之性也。於是知不獨生後己身所感而動者謂之物。卽生前父母所感而動者亦謂之物。人之本心。固多屬於天之靜性。而人之知覺。則多屬於父母之動欲（欲卽情所生也）。故物至而知。知而形於好惡者。不必皆正。好惡既不能「節」得其正於內。知覺又且引誘之於外。則動者愈動而人心叢起。靜者難靜而道心日微。人若騫動而不知反靜。則道心全絕。而天理滅矣。此凡民所以多任血氣之性。衝動哀樂之情。而失其心知之性之常也。宋儒所謂義理之性。指前經之所謂靜者。後經之所謂心知者而言。宋儒所謂氣質之性。指前經之所謂動者。後經之所謂血氣者而言。人但知宋儒發明理性氣性之學。爲最精允。而不知其實根據於禮經之旨也。失其天性。而感於物。則爲惡心術焉。得其天性。而反於心。則爲善心術焉。惟視其人之動感如何而定也。溯理性之靜體。則發爲情者。其音常清寧。沿氣性之動感。則流於情者。其聲多哀淫。蓋性術之常變然也。天地人物之繁莫能外此道矣。然則人苟欲寡其性欲。復其性天。夫豈無術。及其心術之未形。反其性術之所變。常能於將動

之中。而求其靜。於至靜之中。以馭其動。則即動而皆靜。即人而皆天。好惡自正。哀樂有常。所謂反躬者也。是理極精深。極平淡。前二節中所謂動作云爲內。所含有上天真宰之作用者也。孔聖所謂「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以從於心官。思則得之」之義也。此所謂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實卽「論語之禮孟子之得」之精妙處也。本段禮經發明。不但闡明天性及情感之微妙。抑且示人以一切關於儀禮中細行之中道。雖古先聖王。所制定之成文禮儀。及一切動止規律。亦莫不皆根據此「動」「靜」之「原率」(由原理進爲原率矣)而定之。其所以爲「原率」者如何。蓋先王之制禮儀。所以制人之動作。恐人於動作時。感於物而漓於天也。故爲之制動作之中道。名其大者爲禮。名其細者爲儀。名其有聲音者爲樂也。惟禮儀至爲繁賾。容貌節度各有不同。而其同者則惟在此「原率」。若果能知此「原率」。雖不知禮經儀典。本此率以行之。亦自然能與一切禮經儀典之容節度數相吻合默契。無少差爽。此「原率」究爲何事。一言以蔽之曰。於一切動感時。皆反其未動之靜體而後動是也。易言之。卽於動時務求其靜定收斂者也。前所謂「將動求靜」「體靜厥動」。皆此一事耳。後儒所謂「居敬」(程朱派)所謂「靜定」(陸王派)皆能體會此「原率」者。故雖古禮與儀失傳。而猶能不越規矩。與古聖賢相默契。誠以此耳。惟宋後各派別。未免各趨一偏。未能合此動靜原率之中道耳。此「原率」之所以能與先王禮儀相默契者。以其將動體靜。已動反靜。於動作之中務求其安定收斂者也。今略舉成文禮儀以證之。卽可知吾說如鐵案而不可移易也。玉藻篇。教人之儀容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舒遲者。將動而體靜。故舒緩而遲滯耳。齊遯者。已動而反靜。故齊肅而遯竦(遯足却之狀也)耳。(遯卽速之縮文也。但於本經讀蹙。蹙踏收斂也。見注疏。)此蓋動容周旋之槩義然也。曰足容重。以足已動而猶務欲其靜止也。曰手容恭。以手已動。而猶務欲其安定也。曰目容端。以目已動。而猶務欲其端正內斂也。曰口容止。以口已動。而猶務欲其靜默謹訥也。曰聲容靜。以耳舌已動。而猶務欲其清澄收攝也。(此外各禮儀甚多皆由此類推也)凡上述數者。三代先王所定所遺之禮法。而能吻合如此者。實因先王定此禮法時。先已體上天真宰之本體。於動中寓靜。各根據此「原率」以制定之故也。吾故曰苟知此「原率」。雖不知禮經儀法亦自能合禮也。孔子告顏子克己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含「心中之天理。」與「先王之成禮。」二者而言。宋以後遂訓「禮」爲「理」。而不更

詳求先王之禮法節度。然「理」字過爲空洞。漸啓禪悟空疎之弊。蓋因不知此等「原率」與雖知而不能終守之過也。本編引證禮經樂記此文不但闡述天性之本體。亦發明自治者動作之「原率」。補聖經賢傳之所未言。人苟能本此「原率」自治自修。則於孔孟之成訓。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幸勿輕心讀過之也。春秋成公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讀此經傳。可知上天主宰。賦其性命於人。至中至正。既欲其克肖。又爲之生聖賢。制禮義。欲人終定性命。以受福而免禍。人苟欲自治以定其性命。則必當反靜致敬。上而恭事主宰之神。下而篤守自身之業。自天子達於庶人。胥不出此道矣。然此經傳含括數層義理。與前引之易書詩禮。旨趣一貫。不謀而合。固非細心體會。切已思維。卽難知其遠近動靜動怠禍福之幾。與夫修己事神。繩勉爲治之道。卽或者於前各經。猶不免錙黍之失。故必宜詳爲之闡證耳。經傳第一層義旨。魯成公會晉侯及諸侯伐秦。蓋當世王伯之大事也。大事必反本告神。所謂「受賑」是已。大事必自治勤禮。所謂「定命」是已。自治勤禮無所怠。反本告神無所缺。然後人無妄動。無曠廢。天有鑒臨。有福佑。則所事成而命可久也。奉此「天人原理」而定其命。則有福。背此「天人原理」而怠棄其命。則取禍。蓋自三代以來。古聖相傳如此。故劉子特闡發此理。以爲世人鑒戒。今成肅公受賑不敬。顯然怠棄其命。故劉子撻之。而其後果驗如影響矣。（成子故卒於瑕終不得反。）經傳第二層義旨。劉康公自述所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云云。古訓性命之真諦也。天地之中。乃天地真宰之原氣。前所謂未發者謂之中。已賦者謂之衷。見於人之性習者謂之恒是已。此「中」在造化自然界爲道爲玄。真宰之全量然也。及民受此「中」以生之後。則爲性爲情。真宰之分靈然也。真宰以其分靈內之「中」授於人。而人能節情盡性。仍不失其「中」之原來數量。所謂能定命也。在人秉此「中」以生。苟能澄靜無爲。其天固無所欠缺。但人不能有靜而無動。有性卽有情。有情卽有知。有知卽有動。動則易感於物。而瀉於天。前禮經言之深且詳矣。是以必有動作上之禮義威儀正則。以制此動。使皆合乎「中」。此命之所以貴乎定也。

經傳第三層義旨。劉康公既取古訓定命之說。以立人生自治治他之定衡。已更推言其所以自盡者之事實行爲。以審其能定不能定禍福之所由分。歸重於行事上之勤禮致力。爲前經所未言者（前經但言性理未盡言事實也）。是乃用天治以自治者之確實事效也。人但知靜闕無爲。近乎天性。而不知靜中兼動。返乎中和。若人但一味靜虛恬退則曠時廢務。語其細則因逸生侈。麋鹿放宕矣。極其大則絕綱弛紀。人道息滅矣。故但知靜而不知動。但尙理而不尙禮。其敝必至於空疎頹唐。而釀成世諦中之賊害無疑矣。以是義故。苟但明前禮經中生靜之爲天性。而不知本傳勤禮盡力之爲定命。則於前經感動之防。好惡之節。所以反躬者之工夫。亦必不能恰當其原率。而實施其勤勉矣。不能恰當與實施。不能盡天治中自治之妙用。是以本編必發此傳以補充之也。是傳「勤禮」莫如「致敬」。「敬」一字即前所謂「動中之靜」之真精神。能致則恰臻其靜時原率之分量矣。是傳「盡力」莫如「敦篤」。「篤」字即前所謂「靜中之動」之真事物。能敦則恰臻其「動時原率」之分量矣。此皆「確然不移的原率中」所生之天德。必盡此。而後可以反躬復天也。致敬者。莫大且先於報天養神。吾人「動中之靜」之自然恆心而復初者也。敦篤者。莫切且實於自守其業。吾人「靜中之動」之自然謙理而樂天者也。性在此而習亦在此。所謂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定命者之事務行爲。必如斯。而後爲不忝天地之中性焉。成肅公之過失。在於受賑之際。臨禮不敬。故傳申劉康公「勤禮」「致敬」之言。成肅公之過失在於發命之時。臨師示意。故傳申劉康公「盡力」「守業」之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祀不敬。已怠棄其威儀上之定命。於戎不力。已怠棄其禮義上之定命。孔聖之作春秋。左邱明之立傳文。皆因史以示其教。夫世人之背性而溺情者。日放肆於物欲。而戕其所天。世人之任性而忘情者。日怠逸於偷惰。而亦忝其所天。前者失之動。後者蔽於靜。雖賢者所不免。世道之所以多亂也。然則經傳豈僅爲當時之人已哉。魏晉六朝之人。蔽於靜而不悟動。知天之本體。而不知天之功用者也。故其爲習。尙黃老而遺於聖學。南宋晚明之人亦然。故其爲習。近禪理而訟於聖學。於是諸夏益衰。而盜賊日起矣。無他。其知天者。誤謬於幾微之間。其自治也。即懸遠如河漢之外矣。今中國不弔。四方多難。禍患之積。日深月累。胥由經術放棄。人心邪侈。不畏天。不知性。承學之流。不崇尙物質以趨其末。即遁入佛老以詡其高。卒之空疎無用。且數倍於昔人。此吾人主張自治中之天治。固不得不有所進退於其間也。凡右述經傳三層義旨。一皆

貼切病症。爲之發散邪氣。體天自治者。始於性情而終於行爲。始於德義而終於禮儀。始於學術而終於事功。但讀四子而不讀經書。則不明其源。但知前經而不知合參。則不暢其流。茲故爲之分枝疎條。以顯證之云爾。自治之道。所以必根於天性者。性見而情正。情正而心端。心端而思澄。思澄而身口耳目諸官恰得動靜之原率。不爲物欲所引誘。反身而誠。天德自全。誠敬自持。天秩自顯。即修齊而即可以治平矣。此本章節所以必述性理心德。以奠自治之本者也。本節至此。已屬完竣。但性功玄微。古今成論極夥。其在群經四子之外。尙有九流百家之言。亦各有補於聖經。不無知天見道之精詣。茲特附述其槩要。以爲互證之一斑。莊子謂性爲僞。而確認真宰之存在。然其於達生篇中。謂善游者「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吾所以蹈之也」。又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習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原文孔子問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答如上。)

觀周之言。則其形容天性天命。與所以盡性立命者。至婉至妙。莫不俱足。不涉言詮。而爲學自治之功夫若揭矣。從水之道所謂若有恒性。順體天性。靜中之動。不爲私焉。則大自然。大仁勇。不見克治而密於克治之聖功也。能始乎帝之先。長乎天之性。而有此大勇。安得不屹然自峙。而成立乎天命乎。一習字。包括左傳「致敬盡力」等事效。一然字包括左傳「禮義定命」等精神。措語簡雋而該義獨遠。蓋九經外言性言修之精闢議論也。學者所萬不可忽也。荀子謂性爲惡。其善者僞也。謂人生有性欲。食色爭奪之事。聖人起。然後以人爲矯之。然其於性惡篇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儀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觀況之言。其所指性之惡者。禮所謂血氣之性也。非真天性也。其所謂天之就者。乃有天性在焉。其所謂禮義爲聖人所生。不知聖人之於其初。亦由率此天性而始成禮義。苟善讀其書。以禮義之人爲。復其天就之初性。則與孔孟無少殊矣。

要之湯文孔孟主性善。而書有「節性」(召語文)。語有「性近習遠」。孟有「動心忍性」之說。蓋亦有即其「氣性」爲言也。荀莊之徒。主性惡僞。而莊則識「真宰」體「性命」。荀則知「天就」重「禮義」。蓋亦有即其「理性」爲言也。理性者天多而人少。氣性者人多而天少也。顧天雖有晴雨晦明(六氣)不同之氣。人雖有父母情欲不同之稟。要皆天生

人時間接附帶之成質。而實非彼天地真宰直接付與之本體成性也。真宰所直接付與之本體靈胎。則為純粹理性。雖間任何氣稟。而常能湛然不昧也。

以上五經所言天性。實皆指此湛然不昧之「真宰理性」而言也。吾人追本於性命。藉以自治成德者。亦惟在體驗此「真宰理性」而為工夫也。源頭不清。則流派難澄。本根不正。則枝幹不茂。此研討自治者。所以必廣證約取。先體認此真純性功耳。源頭正。則修行之工夫亦易切確。進德之效驗亦易弘大。不忘所天。而時時以求識其真宰。雖造次顛沛。莫敢不靜定敬謹。易書詩禮春秋論孟。言之詳矣。惟在善讀善悟。善為體驗而實踐之。則於自治進德。如握左券矣。今天下紛紛。奇說日創。詭怪難知。無不欲以偽亂真。聖教息而天理絕。救之方。在適其症痛。是以不能不廣為譬喻而繁於辭也。世有同志。能葆天真而講絕學。使吾國三代之心傳。不墜於地。以尊天紹聖。其所造蓋亦遠矣大矣。安得不引領而日望之哉。

唯一純文藝大型月刊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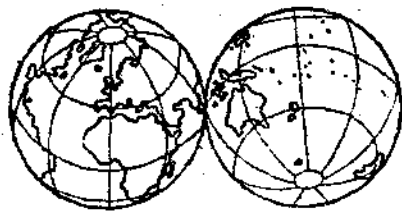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歡迎訂閱」

社址

北京府右街盔頭作甲三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均各國
代書內
售店外



時 事 記 實

蘇聯的海軍 譯自紐約論壇

劉 端

近年來蘇聯雖努力鼓吹海軍第一主義，可是實際上海軍艦隊的實力，依然薄弱異常，這種事實，即其海軍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庫資奈索夫大將 Admiral N. G. Kuznetsov 都默認了。蘇聯海軍，無論在炮火射程上，戰略或戰術上，以及與陸空部隊的聯合行動上，無處不暴露弱點。除了以上這些缺點之外，却也有為海軍界公認的特長，即蘇

聯的潛水艦，水雷敷設艦及鑿冰艦艇（假如北極海面可以發生戰事）的質與量，均有大過人處。

關於蘇聯波羅的海艦隊實力，與戰術上的諸般直問題，由這次庫資奈索夫召集各艦長所開的大演習後討論會上的分析中，可以約略窺見梗概。

參加這次連亘三日的海軍大演習的有庫資奈索夫大將，海軍人民委員會副委員羅格夫 Rogov，海軍軍令部長蓋萊大將 Admiral Geller 及波羅的海艦隊司令特利布資中將 Vice-Admiral Tributz，所有的艦艇，如潛水艦，專門破壞潛水艦的快速艦艇，以及要塞部隊航空隊等，都會參加，并且演習了多種或發的戰鬥行爲，可是演習的主旨，

則仍以防衛波羅的海爲限。大型艦艇之參加者計有旗艦奧克塔布司他亞·雷福拉次亞號 *Oktyabrskaya Revolutsia* (建於一九一一年，排水量三三二五六噸，時速二五漚)，主力艦麻拉特號 *Marat* (建於一九一一年，時速與前艦相同，惟噸數較多)，新巡洋艦基羅夫號 *Kirov* (建於一九三六年，排水量八五〇〇噸，時速三三漚) 與更晚一年建造的伏羅希洛夫號 *Voroshilov*。(蘇聯第三主力艦帕利察司喀亞·考穆那號 *Parizheskaya Kommuna* 因編列黑海艦隊，故未參加)

庫資奈素夫於將海軍演習結果予以分析後宣稱：「這次演習中，可以證明我們的艦艇都能擔任各自的任務，不過希望諸位再努力潛心研討通力合作的問題，以期無論在怎樣複雜的海戰環境下，各艦之間抑艦隊與艦隊間，能採取更密切的一致行動。」言外之意，據他看來，雖各艦之個體均相當優秀，但在聯合行動上的缺點，亦爲不可掩飾之事實。庫氏并向其幕僚申言：「你們不要忘記這次演習的結果，水面與天空中的變化，也應該時刻注意；天空情形，更須高瞻遠矚，提防敵機來襲。尤其主力艦，更是敵人輕快艦隊及夜襲的最好目標，沒有完善的保護，而貿然以主力艦應戰，差不多時時都在潛艦攻擊的危險中。」

聽講的除了這些海軍宿將之外，差不多全是有十年以上的海上經驗的人員，然則庫資奈素夫何以諄諄詳囑這類的話呢？這全是在演習時會發生過攻擊方的潛艦，擅自退入港內，及防禦方的艦艇，於「攻擊」之後，悄然撤退的事件。

庫氏演詞最有趣的是：「敵人與我們相距過遠，固然打不着我們，可是相距較近，則可以打着我們了，而我們却仍不能奈何他們，所以我們必需採取距敵人最有利的距離，并儘量利用空軍水雷及潛水艦等，以補償我們艦隊之弱點，尤爲重要。」

要換句話說，庫氏希望蘇聯海軍能在敵方炮火射程之外，力言以輔助艦隊的協力，而使己方佔優勢的重要。本來其他國家新式炮火的有效射程遠勝過蘇聯，幾乎已爲世人所週知，不過蘇聯的海軍當局正式承認這種事實，尙係首次。

關於潛水艦，庫氏會說：「在這次演習裡，潛水艦所選定的位置都極正當，不過分配的活動範圍過狹，以致不能充分發揮各艦長進取的精神，所以潛艦的作用，顯得太不積極，太被動。」隨後更喚起各艦長注意擱淺，「有許多艦長對必熟悉演習場所的重要性，估價過低；如果對於固

有的缺點，漫不省察，常會陷於進退維谷的窮境——或在不利條件之下，爲敵方炮火所困，或者自相阻碍，以致不便於軍事行動。」

嗣後庫資奈索夫對行動錯誤者，加以嚴評：「卽如我目觀的晨間會戰演習，摹擬行動雖然尙好，可是防禦方面的無所爲的執拗抵抗，則殊嫌無意義；蓋作戰是爲遂行戰爭而行動，決非爲追尋另一目的而行動者。」

庫氏對於聯絡不充分表示遺憾，會說：「最顯然的缺點是各隊行動之不能呼應一氣，如在決定的瞬間主力艦開始行動時，飛行隊及輔助艦應立即出動，與主力艦以有效而適切的支援。可是演習時飛行隊行動過遲；而演習也因缺乏聯絡之故，大爲減色。」

以傳統的眼光來評判，無論克里米林 Kremlin 的印象，或蘇聯的輿論，蘇聯所重視的是波羅的海上資本主義國家對她的包圍，但以波羅的海艦隊的實力及素質與黑海艦隊相較，遠不及黑海艦隊的優秀。但如兩艦隊同時舉行大演習，反倒對於波羅的海艦隊格外關心。這也是有趣的事。

但是蘇聯的海軍的確具有兩大特色，卽潛水艦及水雷。蘇聯常自行誇耀她擅長製造并利用水雷。她底潛水艦隊之強大，也久已爲世界所公認。在上年對芬蘭戰爭中已顯示蘇

聯的潛水艦隊能在極惡劣的天時條件下，圓滿地完成使命。并據傳聞，蘇聯在遠東方面，也擁有如黑海波羅的海那樣強大的潛水艦隊。這些潛水艦，大半都是烏拉爾 Ural 重機械廠的出品，用火車將零件運至基地，再加以裝配，然後使用。至於鑿冰船，則是蘇聯軍隊裡獨有的配備，只要北極地帶冰解可以通航時，蘇聯會較其任何敵人都佔優勢。

曾有一個時期蘇聯報紙竭力鼓吹大海軍計畫，并預期在五年內完成，這不過僅比較的做到了一部，最成問題的是蘇聯既不能自造軍艦用的厚甲板，而另外沒有任何一國肯將厚甲板售與蘇聯，那麼她究在什麼時候能建造現代化的主力艦。

蘇聯也會打算在美國訂造一兩隻主力艦，但并未曾如願，卽目下蘇聯所有的商船，也多半是外國製造；偶然有本國出品，也是曾經義大利工程人員之設計及協助而成，至少列寧格勒 Leningrad 造船廠的情形是這樣。所以蘇聯在最近數十年之內，能否有了防衛本土的有效小型艦隊，仍然是一個疑問。

英國的戰費 譯自紐約時報

望 生

英國人常以為他們將要戰到最後一個便士，以求獲得勝利，這次也許就是使他們證明那句話的一個機會罷。

在戰爭第一年中，雖然不過僅僅是一個開始，但每天就要用到五、三〇〇、〇〇〇鎊，到現在，已經逼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了。

凡是對於這種浩大的財政稍有研究的人士，都覺得在下一年中每天用費或者要達到一二、五〇〇、〇〇〇鎊。

第一、英國國債現在已經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鎊。在第一次大戰，獲得美國財政援助，而得救的時候，不過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比較起來，實在有很大的區別。

第二、就是用最舊式方法來估計時，英國現在每年也必須消耗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種數字只有和美國預算表比一比，才可明白。即當羅斯福總統在估計美國一九四〇年的總消費時，以一英鎊合四美元計算，不

過才九、四九二、三二九、〇〇〇美元。比英國尤少，過了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拿人口來說，美國達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而英國才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從如此微小的人口，徵取如此巨大的金錢，實在是稅收史上的一個最艱難的工作。

這件事實的一個明顯的證明，就是英國財政總長 *W. Wood* 爵士，並沒有從這些人民中，完全獲得了所需要的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現在且讓我們來檢討稅收問題。在每一完婚的英國人，年薪到了一、〇〇〇鎊的，所納稅就必須要超過二五三鎊。如果他要買一套衣服，那麼便要拿出5%的稅，如果更要得一個較時髦的，或替他妻子買一個鑽石及其他奢侈品之類，那麼便更要拿出33.1-3%的稅。

任何紐約市民都不難想像，如果羅斯福和摩根索財長，一旦把這樣的稅額，加諸美國人民身上時，則對於他們二人將要有何等事實發生。然而，就是這樣所得到的稅款，也不過是英國年所必需的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中的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而已。

自然，還有別的方法，從這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人民中獲取金錢。如收回並賣出富者的黃金，力求國民節約

等。所以英國人民一年中所節省而以各種方式所投資於政府的款項，實達一、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拍賣黃金珠寶之所得，則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但這個數目和 Kingsley Wood 氏的每年消費總額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比較，還缺少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這是甚麼意思呢？這是指通貨膨脹嗎？這是說英國如果要獲得勝利，必須要從美國取得金錢嗎？或者這就指痛恨納粹經濟的保守黨們，也必須要採取沙赫特的方法，以多獲取金錢嗎？

自然，沒有人這個時候，能够作任何關於這個的勇敢的預言。但倫敦的專家，則已逐漸提示，英國或將同時試行上述三種方法。

第一，通貨膨脹現在確已開始，不過還不嚴重，據統計，通貨膨脹之結果，已增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至於美國之借款，普通英國官吏均極謹慎，他們都以爲這是美國的一個立法問題，他們承認現在很需要美國的援助，但設美國不予援助時，他們並不知道將要怎樣辦。

現在掉在英國的每一個炸彈，和從潛水艦射出來的每一

個魚雷，都能够增加美國援英的重要性。他們深知此理。他們更知道在美英國的財產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中，已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被消耗在購買美國的作戰物資，但戰爭方不過是一個開始啊！

所以在英國國民正在等候美國國內議會手續的進行的時候，在國內也講求種種新的方法來多獲得金錢。

英國承認德國有許多方法，或將部份的介紹到英國來，如德國供應此次戰爭所實行的擴充生產，和經過嚴格的商晶分配制來減低消費，俾使人民以其所得貢獻於國家。

所以英國自始就已用一自動方法努力達此目的。戰爭開始以來，英國就試行減低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等，更令國民消費到極小限度，能够拿他們的剩餘來效忠國家。

但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方法並沒有實行。在軍火工業方面，人民以更甚於往昔的態度來多賺取金錢，且購買方面也更形加多。

中產階級無疑地是與政府計劃合作，就好像戰債的成功所表現的一樣。然而整個國家的消費並不弱於和平時期。一經濟家認爲所差不過 5% 尙弱。

結果新方策自不得不被實行了，英國仍可提高稅收。此外一般人更逐漸感覺英國將放棄關於消費方面的自由制

度。

正恰如人民與其在美國之財產，被迫交與政府一樣，所有人民似均將以其所節省之部份，獻諸國家。

未來的貨倉將不再充滿了商品和過去十五個月的一樣。

「少消費，多生產」才是一九四一年的格言啊！

因此，代替了過去政府的請求人民合作，今後人民將被命令去實行了。

述 要 二 月

一日 美諾克斯海軍長官，出席上院外交委員會，證言，軸心國雖制霸全歐洲成功，美國亦無立被攻擊危險，要旨如下：軸心國制霸全歐洲成功時，其造艦力較美國增強七倍，故彼時美國為防衛本國，而充分武裝，且能否對英國予以援助，亦將為苦惱之因，然殆無所謂對美國沿岸立即進行直接攻擊之危險性，軸心國或先啓建攻擊美國之基地云云。

在德軍占領下之法國各地，由於德法協力，法國早已醞釀更生氣運。國民現已誕生一親德的政治團體，將用無線電通告結成『舉國民衆運動』，據悉該運動標榜之法國再建方針為『法國為

應付歐洲現狀，決進行國家革新』，其外交方針已定為

一，防衛祖國及殖民地。

一，為再建歐洲，決行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協力。

一，協力歐洲與美洲的協力及德法協力。

內政方針為

一，確立強力政治體制。

一，實踐家族主義。

該項運動之指導者為非戰論者前大戰出征軍人協會門將鮑阿民與賴伐爾心腹房迭諾爾兩氏云。

二日 加拿大金總督，二日以無線電發表援助英本國計劃如左：

一，加拿大正準備使新編空軍二十五個中隊，派赴英本國。

一，訓練中之飛行士數目，自三萬六千人，一躍增加一倍。

一，現在保有艦艇一百七十五隻，兵員一萬五千三百十九名之海軍，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決增強為艦艇四百十三隻，兵員二萬六千九百二十名。

一，更向歐洲戰線，增派加拿大陸軍第三，四兩集團，及裝甲部隊一師團，戰車隊一旅團。

一，英國加拿大兩政府間，已成立關於現在美國不克製造之戰車小型武器飛行機用機關槍及對戰車炮等兵器由加拿大代替美國供給英國之完全諒解。

三日 法政局自罷免賴伐爾前副總理以來，（維喜政府）對德法提

携，漸次轉向消極態度，與堅欲強行兩國提携之在巴黎有力政客，形成對立。巴黎方面，親德政治家團結一致，已結成新黨「舉國民衆黨」，致德法關係呈示新展望。新黨係本乎休戰條約之精神而組織者，新黨結成委員會中，除各種在鄉軍人會，右翼團體代表外，尚有吉羅氏，哥爾氏二名參加，又舊政黨代表賴伐爾派有力人物馬塞爾迭爾氏，皮埃爾加塔拉氏二名，亦行加入，新黨政治的性格，由此已可明悉。據稱，現有各種團體人員五十萬，皆對新黨表明贊意，有人黨之意，故其發展爲益形有力之國民政治組織時，對維喜政府之影響，頗值注目。德政府關於法國復興問題，雖與維喜政府間，在數月以來，繼續折衝，然維喜方面態度依然強硬，且關於北非洲之法領西非軍總司令官衛剛將軍之向背，亦有種種流言，法復興問題已陷於擱淺狀態，在此種情勢下，於巴黎成立新黨一事，乃暗示德方今後態度者，故頗有興味。新黨自與德協力以圖法國之復興一點觀之，其背後有德國強力之支持一事，自不待言。一般預料，德國今後將利用新黨之影響力，強化其對非占領地帶之政治工作，而以「日內賴伐爾氏訪問柏林，與德方協議後，將被舉爲新黨指導者」之觀測爲有力，然德官方關於新黨運動，今日午後言明如左：

法新黨之設立，因係法國內政問題，故德國無對其批判意向，而德法間因現存有停戰協定，故不得有對德不利之處，但維喜

政府之態度，甚難認其能代表法國民大半之意思，然今後德法關係，根據停戰協定，如具體發生政治的軍事的問題時，則仍將不變方針，而由停戰委員會審議云。

七日 調停泰越國境紛爭之東京會談，于日本政府斡旋之下，六日正午在外相官邸兩國全權代表會合，由松岡外相致辭謂，希望進行友好的交涉締結協定云。法國方面代表團之構成，發表如下：全權委員法國駐日大使安利，全權委員日越東京會談特派使節團長羅班，全權委員隨員首席總督府官房長哥捷，同法駐泰公使館參事官布倫巴爾，同殖民軍步兵少佐拉孔姆，同海軍大尉比爾捷，同總督府政務局第一課長休尼比斯。泰方代表發表如下：主席全權法阿根，全權比阿西塞那，委員薩斯特拉克姆空軍參謀部長，委員萬琪，隨員多艾其克姆外務書記官等十八名。至于日方代表已任命松岡外相及松宮全權大使，隨員則爲，外務省南洋局長齋藤晉次，大使館一等秘書澁澤信一，條約局第二課長佐藤信太郎，南洋局第二課長堀田洋二，歐亞局第二課長與謝野秀，陸軍省軍務局長陸軍少將武藤章，陸軍中佐二宮義清，海軍省軍務局長海軍少將岡敬純，海軍中佐柴勝男。

泰越國境紛爭調停會談，今日上午三國事務官長舉行預備會，下午四時起，於首相官邸大客廳由松岡，松宮兩日本委員，安利，羅班兩法全權，迭阿根，塞那兩泰全權等，包括隨員團

之全體委員列席，舉行歷史的第一次正式會議，首由代表日本之松岡外相起立致詞，略謂希望以互讓妥協之精神，盡力於交涉之迅速妥結。安利，迭阿根兩國全權，起立答詞，感謝日本之好意。繼即協議一般問題。下午五時半於友好的空氣中散會。日松岡外相在調停會議席上之寒暄要旨如左：

余認爲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止於皇國之方針，且在世界史上亦確有歷史的必然性，然大東亞共榮圈內各國，各得其所而爲共存共榮者，亦所以貢獻於東亞及世界之和平也。因此東亞地域之安謐，當然尤屬必需，故去年底泰越兩國間發生關於國境之紛爭時，亦猶希望兩國不動干戈而謀友好的解決，然不幸兩國間竟至進行戰鬥，於是我國認爲此種狀態若長此以往，則於東亞全局有所不安，遂決定起而任調停之勞。當然既一旦出頭調停，則皇國亦已決定以決心與責任而努力解決問題也。幸而調停初步之西貢調停會議，已達到急速而圓滿之解決，此事皇國不勝欣快，然余深望今後舉行之東京調停會議席上，法泰兩國仍以該停戰會議時所表現之同樣完全之理解與真摯之協調的精神速謀解決紛爭，泰越間恢復友好關係，以貢獻於大東亞之安謐也。

法方安利大使，泰方迭阿根殿下兩主席，分別致寒暄詞如下：

安利大使

松岡外務大臣，使紛爭達到急速解決，希望我等努力，而法國

代表，則希望立脚於公平與正義之協定，於短期限內成立，對關係諸國，於至大幸福，而得樹立將來永遠不渝之良好諒解，並誓必達成此目的，以盡其全力。

迭阿根代表

泰國政府，此次欣然接受日政府調停提議者，不僅因此提議，爲與泰國有親善關係之一大強國好友的好意，泰國政府，始終一貫，欲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紛爭，日政府當此次調停對於法屬安南之泰越間紛爭，鑒於在東亞卓越的地位，足證其對於外地域之永久和平及維持秩序之摯意，與崇高之責任感。泰國政府對外政策，於合理，平衡，正義之上，樹立友好親善關係爲目的，泰國政府爲調整與法國之關係，就中調整關於法屬安南之關係，曾傾注最善努力，亦不外爲前述目的。我泰國代表團，確信於本會議，應行慎重考慮對東南亞細亞之和平與繁榮實有莫大關係之問題。

九日 由於賴伐爾事件而引起之德法關係糾紛，經達爾蘭海長往復於巴黎維喜間折衝，本可期待和平解決，不意今日晨，維喜政府正式發表此項交涉已決裂，維喜政府經由報紙發表達爾蘭賴伐爾交涉經過謂，佩丹主席爲忠實實行蒙特阿爾政策，曾對賴伐爾氏提議以無任所部長名義歸復中央，而賴伐爾氏對此加以拒絕，其形勢所以如此逆轉者，蓋可明瞭賴伐爾氏及其背後之德當局與維喜政府間因國交調整問題意見甚爲懸隔。在德

國方面對此次交涉不認爲僅限定賴伐爾個人復歸與否之人事問題，而實欲藉此機會，一掃佩丹主席近側之反德勢力，企圖使維喜政府名實均置於賴伐爾氏支配之下而實現兩國交根本調整，但維喜政府方面誓以此事不出人事範圍，而採取使賴伐爾氏名義上復歸回避德方壓迫之態度，是故德國對於維喜政府此種態度，不認賴伐爾達爾爾有繼續交涉之必要，故賴伐爾遂發表拒絕歸復，其維喜政府一方轉落其戰敗國地位，一方如此無誠意對德提攜者，蓋爲美駐法大使里伊對佩丹主席之活動所致。美國趁此義大利作戰一時不利，對法占領地區以援助食糧之好餌，而開始活潑之外交攻勢，實對德法國前途有微妙複雜影響。

十日 英國政府，以羅馬尼亞政府默認該國供作德國作戰基地使用之理由，已決定於二月十五日起斷絕英羅外交關係。霍爾英國駐羅馬尼亞公使十日正午訪問安特哥斯克總理，通告英國政府由二月十五日起斷絕對羅馬尼亞外交關係。又爲載運英公使以下官員五十名至君士坦丁所特別預備之輪船，刻已在坎斯坦坦待機中云。

德軍當局對十日夜英國對羅馬尼亞斷絕外交關係公表，曾述稱德軍之作戰目標，至終亦爲英國本土，絕不致在巴爾幹擴大戰火，作雙方之同時作戰云云。

今將英羅斷絕關係之因果述之如左：

英政府對羅馬尼亞政府通告斷絕外交關係，此足證以羅馬尼亞爲中心之英德角逐，英國已澈底敗北，蓋自羅馬尼亞爲煤油穀類等軍需資源供給地之意義，及其扼多瑙河口，面臨黑海之交通上重要性觀之，對德方乃亟需確保之後方兵站基地，而在英國方面言之，則爲對德包圍，擾亂後方之對象也。英德兩國對羅國之爭霸戰，自上次大戰後，即極激烈執拗不已，迄於今日，據英國擁有支配羅馬尼亞油田大投資，且使金融的支配力深入羅馬尼亞經濟界堅不可拔，在政治方面，則賴英法協力之集團保障政策官方牽制之，而成對德包圍之一環，反之，新興納粹德國之進路，則令人預料其東進政策當然爲壓制羅馬尼亞。其對巴爾幹通商攻勢，亦已逐步壓制英法勢力，一九三八年之德奧合併，捷克崩潰等後，復因一九三九年三月義國進駐阿爾巴尼亞等情勢之轉變，英國旋與法國同時發出宣言，保障羅馬尼亞獨立，如是德英之通商，已趨於尖銳化之一途矣。英國雖玩弄一切政治的謀略竭力阻碍羅馬尼亞之生產活動與多瑙河輸送，然德此次對英法戰中，西部作戰獲捷，於是轉鋒東向，着手壓制羅馬尼亞，並於蘇聯接收比薩拉比亞北布哥維納而後，出頭調停特琅西里瓦尼亞割讓問題，卒於八月三十日之維也納四國會議時，下解決問題之斷案，又當根據此項維也納協定割讓特琅西里瓦尼亞時，並決定准許德進駐羅馬尼亞，藉以保障其新國境，於是德國之壓制羅馬尼亞，乃劃一決

定的新階段矣。其後當羅馬尼亞國內騷擾時，德國使親英派之卡羅爾王與其一黨退位，成立鐵衛團之親德政權，以安特內斯克將軍為領袖，羅馬尼亞之對樞軸關係，亦乘此機而取決定的方向。新政府於此根本方針下，斷行國內革命，對英國系資本公司加以武力壓迫，沒收英美系七大煤油公司。十月二日德軍即開始進駐，確保普洛業什特，柔爾柔間之油田地帶，於此情勢下羅馬尼亞之對英態度，益加強化。十一月十一日英羅通商關係遂全部斷絕，英政府即日封鎖羅馬尼亞之在英信用借款，於是英國在羅之經濟的支配勢力，乃見總退却矣。此外如羅馬尼亞之參加日德義三國同盟，締結德羅新經濟協定等等，德國僅於半年內接連對政治經濟各方面，在羅馬尼亞造成牢不可破之地步，此悠久之鬥爭史，遂以德國之全勝而告終矣。

十四日 日駐美野村大使，本日與美國務院代理儀典局長烏特瓦特氏同至白宮，與羅斯福大總統會見，呈遞國書，赫爾國務卿亦參加列席，三者間會暢談多時。

十六日 英在馬來及緬甸遺境集結大軍，對泰伊示威。

英海軍部發表在以新加坡海峽東方人口為中心之馬來水域一帶敷設機雷。

十七日 日外務省首腦部在衆院答辯外交質問，表明決意，謂對威脅日本生存權自衛權者當斷然排除之。松岡外相並強調人種平等觀。大橋外次謂南進決採和平交涉。

一 保加利亞，土耳其兩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發表共同宣言，闡明確保兩國間之友好關係。該共同宣言內包括，以一九三六年之保加利亞，土耳其友好條約為基礎之前文及下列四項：

- 一，保土兩國互不進行任何攻擊。
- 二，兩國維持強化其互相信賴與友好關係。
- 三，準備促進兩國貿易關係。
- 四，使兩國新聞政策發揚此種友好信賴之論調。

十八日 日內閣情報部第三部長石井康氏，對外國記者言明，日願引導世界和平，如歐戰關係國請求調停，日有立即着手之準備。

據美方消息，德對希臘發出強硬通牒，促與義媾和，使德軍進駐。

澳洲陸空部隊增防馬來，大部已在新加坡登陸。

十九日 香港英軍發表，港已完成撤僑準備，決盡全力擔當防衛。

日駐美大使野村氏，對記者發表談話，謂日本政策無戰爭因素，美不發動，則危機可免。

美下院海軍委員會通過關島防備設施費約四億美元。

二十日 日蘇通商交涉已在莫斯科正式開始。

二十一日 日松岡外相對記者言明並無以外務大臣資格對世界任

何國家提議調停世界和平之事實。

一 越南漢視停戰協定，策動反泰工作，泰伊正注視警戒。

二十四日 日重光大使，應邱吉爾首相之邀，訪問首相官邸，與邱氏就全部日英兩國關係，舉行重要會談，前後約歷一小時。按邱吉爾就任首相後，重光大使曾招待首相午餐，然兩者關於外交之正式會見，則以此次為始，聞會談內容涉及歐洲戰局，遠東情勢，中國事變等，似頗廣汎。又邱吉爾首相，以英政府之立場為備忘錄面交大使，請轉達於日本政府。會談時邱氏特強化以下數點（一）雖然諒解日本政府無以武力強行南進政策之意，但英國政府，亦自願領土毫無對日挑戰之意思，如強化新加坡防備一事，僅不過全為對自國領土自衛之手段。（二）今次之戰爭於英國雖為最困難之事業，但不論遭遇任何困難，已有到底作戰之決意，因而亦無由第三國從中調停之餘地。重光大使對此解釋中國事變之由來，並指出認識東亞安定勢力之日本立場，為改善日英兩國關係之前提要件，並對於英國之極東政策與以直率的苦口規勸，關於三國同盟，該條約乃以阻止戰火擴大為目的之和平盟約，更指出英國新聞界，謂日本政府企圖於太平洋展開第三戰線之報道，乃極錯誤之觀察，邱吉爾對重光大使之說明，述其大意謂：「與過去之盟邦相見於干戈之間，乃國際的悲劇，而極力避免。」當日之會談，對於解消日英兩國政府間之誤解，似極努力，預料邱吉爾首相，最近將

於下院發表關於所謂太平洋危機問題之日英兩國政府間交涉經過。

德國國社黨發表黨綱二十一週年紀念慶祝典禮，本日午後五時起在慕尼黑爾加布羅凱拉舉行，自五時十五分起希特勒總統開始演說，並由無線電廣播於德國全國及土耳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芬蘭，瑞士等國。希氏首先力言國社黨建設之歷史的意義後，繼而讚揚義國對英作戰之功績，呼應莫索里尼首相之演說，闡明德義之樞軸關係乃理想相同之二人間鞏固提携之事實，對英美之德義離間策予以猛烈之反攻。

二十六日 英外相艾登本日抵安卡拉，立受美大使及希臘公使來訪，舉行懇談，又與外相同行之英參謀總長吉爾，亦歷訪土耳其軍首腦，已開始活潑之活動。艾登定二十七日與土首相薩里丹，外相薩拉喬古爾會見，一船觀測該會見時將以保土不侵犯條約成立後之巴爾幹危機為中心，舉行重要協議，然自吉爾參謀總長等數名參謀將校同行一點觀之，預料英土軍事會談或亦非正式舉行。

二十八日 法政府當局，關於泰越紛爭調停問題，本日表明態度，謂法方並無讓步之意。

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

中國歷代正史中，合（一）史記（二）漢書（三）後漢書（四）三國志（五）晉書（六）宋書（七）南齊書（八）梁書（九）陳書（十）魏書（十一）北齊書（十二）周書（十三）隋書（十四）南史（十五）北史（十六）唐書（十七）五代史記等特稱爲十七史，不待更言之。此十七史名目，據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十七史」條下及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十七史」條下所考證，已經從北宋時代就出現，以後益加汎汎以至爲一般所用。宋元時代若言正史即指十七史，大體可判定。今所謂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是爲元大德九年，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自命屬其監督下的九路所刊刻之十七史本，在今日不過其中零本很稀少流傳於藏書家之間。但是上承南宋國子監本之十七史，下接明南監本之二十一史，這些本合在一起實可稱爲正史之幾個彙刻本中之正系，以成爲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之源流佔極重要之地位，然其刊刻之始，問題甚多，茲考究於下。

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刊刻，根據以下現存之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三書的跋語，可窺知其由來。

一、漢書跋語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記。茲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二十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

孔文聲謹書。

承務郎太平總管府判官劉遵督工。

中順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提調。

二、後漢書跋語

江東憲副伯都公語謙曰。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則未也。今文移有司董其役。庶幾有成。謙應曰。此盛舉也。宛陵郡學分刊後漢書。自大德己巳孟夏刻梓。至仲冬書成。版計二千四百十有奇。字計一百二十餘萬。郡侯謹齋夏公力贊其成。大德九年乙巳。河南雲謙跋。

三、三國志跋語

自經止獲麟之後。馬遷以紀傳易編年。歷代信史流傳。不忝董狐之筆。厥今奎運昌隆。文風丕振。江左憲臺。命諸路學校。分派十七史銀梓。池庠所刊者三國志。池之爲郡。士類率多貧窶。學計歲入寡贏。是舉幾至中輟。總管王公允宗。奧學宏才。慨然以化今傳後爲己任。表倡之下。其應如響。用能鳩工竣事。不勞餘力。郡博士孔淳孫。式克奉命。董提以底於成。隸也淺見諛聞。嘉與稽古之彥。身際斯文鼎新之幸會。敢拜手書於左方。大德丙午日南至前。進士桐鄉朱文錫謹跋。

此三跋語爲關於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根本史料，讀其文第一得以窺知最初大德九年太平路學官，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爲理由，因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陳請刊刻，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從其議，移牒徧於九路，命刊刻十七史爲二事。元來元之肅政廉訪司屬於御史臺或行御史臺，以監督糾劾地方官爲任。其對於官衙太平路學官陳請刊刻十七史之事，自今日思之，稍感奇異，但在當時殆爲常舉。觀近人葉德輝之書林清話卷七「元時官刻書由下陳請」條舉有類此者數例。因此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伯都，思慮「浙西十一經已有全版，獨十七史則未也」。從太平路學官之陳請，立即命自己所監督之九路刊刻十七史。今據元史地理志載：屬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之監督下爲八路一州：（一）寧國路（二）徽州路（三）饒州路（四）集慶路（五）太平路（六）池州路（七）信州路（八）廣德路（九）鉛山州。但此鉛山州特有「直隸行

省」，在元代之地方制度上，有普通之州隸屬於府或路，有與路平行而共隸屬於行省者，故此所謂九路，實併此州與寧國路以下之八路而言。此次刻書，太平路率先刻漢書以爲倡，他路倣之，遂分刊後漢書，三國志等書。其時情況，蓋已充滿刻書之風氣。復據前揭示之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三書之跋語，亦可明瞭各地之學校狀況。蓋當時之學校，大抵俱擁有學田，經濟較裕，故書籍之刊刻，必亦極盛行。然就三國志跋所述池岸（即池洲路學）之景況云「池之爲郡，士類率多貧窶」，「學計歲入寡贏」，其清苦可以概見。故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雖有刊書之命，然可斷言十七史之全部未必盡數刊行，至其刊刻若干，亦有考查之必要。因就諸家之藏書目錄及讀書記之類，從而探討，認爲可以與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相合者，僅以下之九史而已。

一、史記：此完本之著錄者尙屬罕見，現北京傳增湘氏所藏之百衲本史記中只存殘本二十六卷，見於藏園群書題記，據其所云：「元大德九路本二十六卷，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筆者云二十一字是二十二字之誤參照雙鑑樓善本書目）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版心記字數及刊工姓名，上魚尾上記齋學，番學，番江路學，樂平，錦江等字。」版心所記之齋學爲饒州路學之略，殆無疑議，番學乃番江路學，番字大概爲鄱字之省字，饒州路之領縣有鄱陽縣，意番學當是鄱陽縣學之略，番陽縣元代饒州府治，因鄱江經過鄱陽縣之南，故稱鄱江路學，簡稱番學，與饒州路學之簡稱饒學同。樂平爲饒州路之領州，錦江爲饒州路之領縣，是在安仁縣的書院名，見大清一統志饒州府條載：「安仁縣有錦江書院，在縣西南四十里，宋倪介講學處，元至正中，其子鏞請賜額。」據以上版心所記之文字考之，蓋史記爲饒州路擔任，由饒州路學，鄱陽縣學，樂平州學，錦江書院等刊刻之，此史記在元大德九路本之中較其他諸史傳本尤鈔。傅增湘氏之藏書除百衲本殘本以外，似別有補配之宋景祐本殘本二十餘卷。但於其百衲本之題記中誇稱：「九路本，雖大德所雕，而流傳於後者，視宋刻尤罕。故諸家藏書目絕少著錄。余景祐本中，原配入二十餘卷。今此帙又得二十六卷。亦足自豪矣。」可見其珍貴矣。

二、漢書：此書由天祿琳瑯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楹書隅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傳書堂善本書目等所著錄。據諸書所云：前所揭示之孔文聲跋語全文，載於卷首目錄之末，分明爲太平路刊刻者，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其版

式及孔文聲之跋語，另據鐵琴劍樓善本書影，可窺見其真面目。因「其書出自景祐本，故謬譌尙少」，鐵琴劍樓藏書目錄傳之。

三、後漢書：此書由愛日精廬藏書志，楹書隅錄，鐵琴劍樓藏書目錄，傳書堂善本書目，藏園群書題記等著錄有前所揭示之雲謙跋語全文，稱爲宛陵郡學刊刻者，按宛陵郡在元代，卽當時寧國路治宣城縣之古稱，此殆爲中國學者之積習，故意將寧國路學稱爲古老之宛陵郡學，故此後漢書實由寧國路學所刊刻。又據本書「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寧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二行銘記，所謂「寧國路儒學雲教授」者，卽前舉跋語中署名雲謙者，固不待言也。版式藏園群書題記載：「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全與漢書同，又鐵琴劍樓藏書目錄稱：「嘉靖間刻監本，注經刪削，此猶出自景祐本，尙爲完書，謬譌亦少。」

四、三國志：此書由愛日精廬藏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適園藏書志，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等著錄，係池洲路學之刊刻，據前所揭載朱天錫之跋語，足資證明。但關於此書每行之字數，有謂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者。亦有謂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者，前者見適園藏書志，後者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及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此外所異者，於景印善本書室藏書志之盍山書影中，又有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者，其所示之書影亦確是如此，此懸殊之矛盾應如何解決耶。原來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在前揭載漢書跋語中有「令本路以西漢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之語。其後漢書每半葉十行，行十二字，固與漢書相同，不得不承認依從漢書之行款與字數。實則向來所舉之書，無論其爲史記或後漢書，皆係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獨三國志不同此例，似無是理。據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本，盍山書影之解說，蓋因明嘉靖萬曆年間，曾經修補，故其每行十九字或二十字，恐非其原版之面貌也。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中所著錄之本亦有同樣之考證，上海張元濟氏近著之校史隨筆三國志條謂：「元有池洲本半葉十行，二十二字，比較易得，余亦曾見二部，版印均佳，然訛字極多，難稱善本」云。可知其書原爲行二十二字也。

五、隋書：此書見商務印書館百柄本二十四史中有景印本，在版心可見堯學，路學，番泮，浮學，餘干，樂平，初庵，忠定，錦江，長蘂等文字。此中堯學爲堯州路學之略，所以單有路學亦同爲堯州路學歟。番泮爲鄱陽宮之略，卽鄱

陽縣學，浮學爲饒州路領之浮梁州，浮學殆卽其州學。餘干，樂平亦皆爲饒州路之領州，初庵以下則是在饒州路中之書院名。據大清一統志饒州府條，初庵書院「德興縣治南，有初庵書院。元邑人傅立建，立號初庵故名」忠定書院「餘干縣有忠定書院，在縣南琵琶州，宋丞相趙汝愚與朱子講學之處」。長蘄書院「浮梁縣有長蘄書院，在縣西南景德鎮，宋慶元三年監鎮李齊愈建」云。除錦江書院於史記條已說明外，此數者，皆爲宋代以來遺存之古書院。依此版心之文字，可判明隋書乃饒州路所刊刻，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

然而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善本書室藏書志等著錄此書，謂瑞州路所刊刻之隋書爲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一，此瑞州路本隋書者，觀麗宋樓藏書志所述，殆全爲饒州路本，然何以稱爲瑞州路本，久思而未得解決。近讀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雕板源流考，始漸次判明此事，今採錄該書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歐鄉之周自周序瑞州路本隋書一文如左：

「彙序錄廬陵鄉校。有史記東漢書。而無西漢。及長鸞州書院。則僅西漢一書而已。嘗嘆安得安西書院所刊經史。會爲全書。全教瑞學。有通鑑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順壬申夏。奉□省□憲令。備儒學提舉高承事言。十七史書。書本極少。江西學院，惟吉安有史記。東西漢書。贛學有三國志。臨江路學唐書，撫學五代史。餘缺晉史·南史·北史·隋書。若令龍昌路學刊晉書。建昌路學刊南北史。瑞州路學刊隋書。便如其請。俾行之無怠。府委錄事歐陽將仕。同召匠計工。周教授專校勘刊雕。提舉使令自尋善本。本學首訪到建康路本十七史內隋書。考訂未免刻畫粗率。句字多訛。後得袁趙氏本頗善。今所校定。又千有餘字。」

觀此元至順壬申(三年)龍昌，建昌，瑞州諸路奉憲令刊刻晉書，南北史，隋書。其間瑞州分刻之隋書，乃以建康路本十七史中之隋書爲基礎而校定刊刻者。至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版，據明梅賾南雅志之經籍考所引金陵新志之記事考之，後來似爲集慶路(卽建康路，天曆二年，改集慶路，見元史地理志。)搜得其全部。故瑞州路刊刻之隋書底本，卽此所謂之建康路十七史，亦卽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實卽饒州路奉肅政廉訪司之命所刻之本，總之是瑞州路在至順三年翻刻饒州路本之隋書，今如藝風堂藏書續記卷四所著錄之隋書，據其版心文字雖然是饒州路本，然而其末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之列銜，一見甚感奇異，但恐在瑞州路翻刻饒州路本之際，連原刊本版心之文字亦忠實的儘量刻入，故有此

矛盾之象。在爾宋樓藏書志和善本書室藏書志中著錄之本，無此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之列銜，中國雕板源流考引周自周之序亦無，果爲饒州路原刊本乎，或瑞州路翻刻本乎，甚難決定之。但爾宋樓藏書志和善本書室藏書志之著者，不知隋書有饒州路本之存在，因此一概認爲是瑞州路本，故此間所生之矛盾不能解決，爾宋樓藏書志著者在儀顧堂題跋中，有如此武斷之語謂「元初饒州，樂平，浮梁，餘干皆爲州。仍隸瑞州路。至元四十年，饒州始爲路，隋書刊于大德乙巳，故仍隸瑞州。」善本書志之著者又於明重刊元大德太平路刊本前漢書條下，亦武斷稱：「瑞州路刊隋書，卽饒州路。」瑞州路和饒州路並非一地，前者屬於元時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監督下，後者屬於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監督下，如將此作成一地定無此理，要之，隋書可以饒州刊刻之本充作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一，其後瑞州路翻刻之本，但面目無論如何相似，絕不能充作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一，故余之結論，所謂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者，僅以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監督下之九路所刊刻者也。

六、南史：此書今亦景印在商務印書館之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其列傳第七十末葉版心上有細書「桐學儒生趙良燾謹書，自起手至攔筆凡十月」，但桐學爲在何處之學校不明。近年傅增湘氏自永樂大典中得本書之刊書序全文，張元濟氏校史隨筆之南史條有「分刊十七史，桐川偶得南史」之句，然所云之桐川又是何處亦不解，張氏考證所云「建康道九路所屬州縣，亦無名桐川者，按清一統志，廣德州屬有桐水，在西少北，流經建平縣南，在元之廣德路境。又廣信府屬有桐木水，在鉛山縣之南，源在福建崇安縣界。在元之鉛山州境，有桐源書院，在今貴溪縣，貴溪與鉛山爲隣，以隋書及北史刊地例之，此當以鉛山爲近。」亦非確切。然此處應注意之事，宋淳熙年間有耿秉者刻史記，其書於楹書偶錄及儀顧堂題跋亦皆著錄。在方便上從儀顧堂題跋中引用其重要處有「淳熙丙甲，張杆介父守桐川，以蜀小字本史記改爲中字，刊於郡齋，淳熙辛丑，耿秉爲郡，復補刊之。」卽張杆爲桐川郡守時刊刻過史記，後耿秉爲桐川郡守又將其補刊之。然觀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史記宋元本」之條）有「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冲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者之語。所以錢大昕以耿秉在桐川所刊之史記爲刊於廣德郡齋者，因此桐川卽所謂之廣德。張杆及耿秉刻史記之桐川，與現在的問題刻南史之桐川，疑卽同一土地，然如謂此南史卽廣德路所刊刻，似無不允，惟僅就錢大昕氏所稱桐川卽廣德

之根據仍屬孤證，尙未詳盡。此種主張，僅存其一說可也。此南史亦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與他史同。

七、北史：此書現亦景印在商務印書館之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版心刻有信州路，信州儒學，玉山縣學，永豐縣學，弋陽縣學，貴溪縣學，象山書院，稼軒書院，藍山書院，道一書院等文字，其爲信州路刊刻者毫無疑惑之餘地。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傳本比較多見，鐵琴銅劍樓書目，函宋樓藏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藝風堂藏書記，傳書堂善本書目等著錄。

八、唐書：此書善本書室藏書志，適園藏書志，傳書堂善本書目著錄。最初有建康路學錄威明瑞之序文，又其序末有「建康路明道書院監刊」一行，判明係建康路刊刻，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亦見盍山書影。

九、五代史：此書善本書室藏書志，藝風堂藏書續記著錄，任何一種皆可稱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一，前後無何等序跋無刊記，係何路之刊刻亦皆不明，然自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之版式推之，如認爲亦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一，大概不差。亦見盍山書影。

以上，可以承認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考知者凡九史。最後五代史記因無確證，故除此則爲八史，其他在張元濟氏之校史隨筆中之晉書，予未見着錄亦不詳知也。此外缺南北朝時代之七史，是宜注意者。今日所謂宋蜀大字本或稱眉山七史本之書，當因當時廣佈到某種程度，而較其他諸史爲易獲。諸本另與宋蜀大字本七史之源流共合，他日更思考之。又因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版後由集慶路儒學收集，其流傳於明南京國子監與宋蜀大字本十七史版之去向有密切之關係，姑可不贅。要之，此文之問題，是爲表明舉世皆知之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之名，而考十七史之全部刊刻如何及其所謂九路者分擔刊刻何史，但只是在文獻上搜求材料，實際上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原本之調查，全然不得方便，誤解之點固多，切祈博雅之教示。

譯自「史林」第二十五卷第三號 P.48—P.59(昭和十五年七月發行)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考

神田喜一郎 著

章 湘 沅 譯

養和室隨筆

渠 彌

蠶 絲

明孫宏竹窗二筆。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何聖人爲殺生者作俑也。自古無辯之者。近槐亭王公奮筆曰。洪荒之世。鳥獸魚鼈傷民之禾稼。網罟者除物之爲民害也。非取物而食之也。此解不惟全物命。覺世迷。而亦有功於往聖矣。但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則何說以通之。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之枝柯。而取之者不煩於煮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彼家蠶或後人所自作。而非出於西陵乎。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孑遺。是成湯解網而黃帝一網打盡也。東坡嘗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無殺蛹之業。或疑出蛾之繭。縷縷嚼斷而不可以爲絲。然東坡之爲是言。豈無所見。後必有倣而行之者矣。按蛾作繭時。早留出路。絲實未斷。今蠶業家已有專繅此等繭之機焉。惜無大慈善家專設一廠以繅無蛾之繭。則于此世界之殺業補救當不少也。

紅毛樓

楊鍾義雪橋詩話云。李侍郎友棠爲穆堂閣學孫。阿文勸乙丑所取士。乾隆丙申以王錫侯字貫忤逆之書。作詩讀美落職。乙亥官給事中時。巡視臺灣。有賞番圖。題者甚夥。秦西巖詩。胡牀高踞繡衣尊。賞徧生番與熟番。貓女仙郎

齊拜舞。郡都爭獻小黃門。紅毛樓外洋更準。白玉山前海吼遲。三十三區五十澳。一時齊唱賞番詩。紅毛樓蓋卽荷蘭人所居矣。

日本人書碑及日本碑

葉昌熾語石云。異域碑文自日本朝鮮同洲之國。以至歐非兩洲。皆自其國中來。若中國石刻。而異域之人書之。惟房山雷音洞石經。有高麗僧達牧書。長清靈巖寺讓公禪師碑。據寰宇訪碑錄但云至正元年日本國僧印元撰行書。余得一精拓。詳釋之。其首題日本國山陰道但州正法禪寺住持沙門邵元撰并書。邵字左旁雖微泐尙可辨。卽以訪碑錄證之。後至元五年有貢副寺長生供記比邱邵元撰正書。又新撰玉佛殿記沙門邵元者智昇也。至正元年又有少林寺息庵禪師碑。亦邵元撰。疑皆卽一人。以島國比邱而金石文字流傳於中土者有四刻。扶桑朝旭此其曠曠之兆已。吾鄉胥門外有荒邱。土人呼之曰王墳。余童時偕馮小尹茂才訪之。見臥碑在草萊中。剔蘚讀之。迺是日本國使臣歿而旅殯於此。撰書皆其國人也。當時惜未記其年月姓氏。

又語石云。東武錄麗碑畢附錄日本石刻四通。惟多賀郡一碑有朝鮮趙秉龜跋。尙是秉龜奉使扶桑。携至中土者。其雖得可知。賈溪以多賀郡碑與瘞鶴銘並重。稱爲日本殘碑。實未殘也。日本人著錄金石者有狩谷望之古金遺文。西田直養金石年表。光緒丙戌德清傅懋源觀察奉使游歷日本。與貴陽陳君衡山(名短松柵侍御之弟)網羅搜討。作日本金石志五卷。內印文一卷。刀劍款識一卷。其餘分前後二卷。前目九十四種。後目百二十四種。又附錄十六種。皆有跋尾。又仿歐趙目錄之例。有年可紀者八百九十有餘種。錄其目爲表。攷日本金石者於此歎觀止焉。然金文多而石刻少。金文之中鐘銘尤居其泰半。約計志五卷二百餘種。金文十之七。石刻不過十之三。如最古之法隆寺。造象五種。(一爲如意輪觀音大士象。當隋大業二年。一爲金堂藥師。當大業三年。一爲釋迦佛象。當唐武德六年。一爲釋迦立象背銘。當唐貞觀二年。一爲二天造象記。當唐永徽元年。)皆範銅爲之。其墓誌亦不用石刻。船首王及小野朝臣毛人二誌。皆刻於銅版之上。傳觀察引輪軒小錄云。小野誌銅版長一尺九寸。寬一寸九分。其時當唐儀鳳

二年。船首王誌則前於小野九年。又盛奈大邨墓誌伊福吉部臣德足比賣墓誌。皆鑄於銅合子蓋上。銅合圓徑八寸。盛骨器也。伊福吉部誌文中有謹錄鐫三字。據古金遺文之鐫卽碑字。器用銅造。故鑄石從金耳。又天平十一年。（唐開元二十七年。）楊貴氏墓誌用瓦造刻字。填以朱沙。又高屋連枚人墓誌。河內國石河郡山崩而出。似石非石。似瓦非瓦。土沙合成。未經火化。其制與紀氏墓誌全同。所謂紀氏墓誌。迺紀廣純女吉繼墓誌也。（延歷三年。當唐興元元年。）據古金遺文云。亦出自河內國石川郡茶白山。堅緻如唐製澄泥研。上下二片。片各厚三寸餘。一片刻誌。一片爲蓋。其碑制與中國略同。惟奈良縣大和國宇智川湫繫經一種。又云日本造象願作願。飭作飭。其文有七世四恩六道衆生俱登正覺。與中國六朝唐造象正同。其墓誌簡略。但載年月姓氏。其鐘銘最精緻。有用駢儷及繫以銘詞者。其文則真書爲多。有行書。有草書。有梵文。及日本字。邨須直韋提碑首題永昌元年四月狩谷望之據繫齋說。謂永昌元年當作朱鳥四年。洗去改作。傅林翁云日本無永昌年號。唐武后初元曰光宅。明年改垂拱。越四年改永昌。己丑卽永昌元年。與碑正合。今碑石拓本具在無改作形。日本對馬島八幡宮鐘爲新羅國造。而曰天寶四年。大和國興福寺有南圓堂鐙臺云。歲次景申。諱丙爲景。非唐制耶。何獨於此碑疑之。其言甚確。又攷日本尙藏漢委奴國王印。後漢書倭傳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卽此印歟。其質黃金與漢書百官表王印之制符。漢書禮樂志曰。漢據土數五。故五字爲印文。此印漢委奴國王五字。其文之數。又與禮樂志符。亦傅林源說。

儀制令

語石云。略陽縣靈巖有宋淳熙辛丑邑令王某刻儀制令十二字曰。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上刻儀制令三大字。武授堂金石文字跋曰。東都事略。太平興國八年詔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衙要處設榜刻儀制令。陸劭聞據宋史孔承恭傳。謂太宗之詔因承恭疏請。唐六典禮部載。凡行路之間。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宋制實昉於此。此卽古時之生活規律也。惜末世不講耳。古先哲王所以留爲後人範者遠矣。

中山石

蘇東坡雪浪盆銘有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余昔常游定州。見其地沙土鬆浮。不類產石者。原野曠迤。無園亭之觀。蓋宋以前雄都巨鎮。不似今時荒率也。曲陽產白石。則今猶然。

葛壯節妾

雪橋詩話云。道光辛丑英吉利犯定海。葛壯節力戰六晝夜。援師不至。歿於陣。妾某亦越人。遽集婢僕及贖卒得數百人。奪其屍歸葬山陰。趙良甫十哀詩紀壯節死事甚詳。而不及其妾。汪穀菴作葛將軍妾歌補之云。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爭說張巡妾。共道名姝越國生。苧蘿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婿。到處相隨卻月營。清油幕底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喜論兵。日煖長楸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軍懸瀚海。但思長劍倚崆峒。新聲休唱丁都護。金合牙旗資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鑿凶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公殉節處）。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素鉞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九死。頓教作氣動三軍。馬蹄溼盡臙脂血。戰苦綠沈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隴娥心似鐵。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痛哭軍門柳。心與孤臣同不朽。祇恨凝之海上軍。不如李侃關中婦。一樣桃花馬上身。娥眉今古幾傳人。君不見同鄉舊有蕭山沈。異代猶傳石柱秦。隴娥句亦作討賊張妻心似鐵。晉張茂妻陸氏也。光緒乙酉楊武愍玉科死綏關外。姬人某聞耗身殉。事相類。

續 孽 海 花

燕谷老人

第三十四回 俠客白髯孤臣憑保護 遠航黃海大計定澄清

話說大刀王二邀了勝佛立人，在碧雲寺向大家說明一切。正在舉杯時，忽有一人奔進來，向王二說道：「大事不好了。王二一看，原來是他的徒弟急先鋒蕭四。」王二道：「各位請滿飲這一杯酒，作爲今日的紀念。」他就掀開白鬚，舉杯向口中傾入，一面向蕭四道：「你也飲一杯，我常常告訴你，遇着事要沈得住氣，方能辦事。你的老脾氣總是不改。你且飲了酒，再慢慢的告訴我。」蕭四臉上忸怩了半晌，把酒飲了，不再出聲。王二道：「這杯酒因爲你們，我已托了戴莊兩位先生做你們的頭腦。你也應當服從的。」蕭四惘然說道：「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弟兄都是服從你老人家的。怎麼你老人家又改變了。我是……」王二接着道：「你又來了。你想弟兄們許多人，怎麼聽了我的話一齊願意。難道他們服從我比你不如麼。其中的緣故，你慢慢的問你大師兄就知道了。現在你把探聽的消息報告給我聽。」蕭四向同座中一位滿臉大麻子的望了一望，就說道：「我聽見皮小連的馬夫說，韓都老爺的事，他主人倒沒什麼。昨天九門提督恩寬在他面前說道：『這個韓惟盡真是豈有此理。小小的一個御史，竟敢如此。不可不給他一點報應。』好在我手下緝捕營狠有幾個幹員，請交給我辦。」皮小連笑道：「也好。不過也不必十分的小題大做。這班東西中什麼用呢。徒弟聽了這個消息關係着師父，所以來報告的。」王二聽了呵呵的大笑道：「小孩子沒有經過大風浪，你去喝酒罷。不要緊的。我知道你的忠心了。就向着大麻子說道：『你回頭到提督衙門，不拘那位，問一問今天堂上可有什麼交派。倘然有的，交給誰辦。定了什麼辦法。』你去沒有打聽不出來的。那個大麻子答應着。」勝佛向衆人道：「才剛他老人家欲拉兄弟跟莊先生加入貴會。兄弟是極願意的。」不

過要兄弟跟莊先生領導辦事。是萬萬不可以的。兄弟是沒有在貴會辦過一件事。彼此都不熟悉。無論能辦不能辦。決沒可以倉卒決定的。應請老人家另定旁人。兄弟幫忙是了。王二呵呵的笑道。戴先生你尚脫不了書生的習氣。大丈夫肝膽相見。腦袋也可以奉送。有什麼的能不能呢。勝佛道。不然。我們的意氣。刎頸流血是可以的。至于辦事。不是一個人的事。總要結成團體。擴充出去。全靠那首領的精神。深入人心。倘若根基差一點。將來經着大事。就恐怕要失敗。所以要請你老人家細細斟酌。至于我一人是既蒙你老人家看得起。我的腦袋就預定送給你。此番的推辭。不是我的畏難。是希望將來的成功。想你老人家也明白了。王二聽了。點點頭道。話是不差。隨望着同座的人道。這怎麼辦呢。勝佛道。以我看來也不難。你老人家也不用交代。依然你的首領。當出門遠行的時候。你就將平日相信的人。指定了一個。作為你的代理。總管一切。我就做你的參謀。你回來我幫助你。你出門了。我就幫助代理你的人。想來也無甚困難。我想今天也不必決定。你老人家回去斟酌定了再說。我是決意入會的。一切規則。只要通知我。我就照辦是了。王二道。我們會中規則是很簡單的。至于你所說的話也狠有理。我們弟兄也狠信服我的。也不必回去斟酌。隨即立起身來。向着各席上人說道。才剛戴先生不肯擔任。並不是他不願意。也不是怕麻煩。因為初見面不甚熟悉。這句話也狠有理。現在一准請一個人代理。就請戴先生做了軍師。莊先生做了副軍師。代理我的人就是你們的大師兄李大麻子。你們願意麼。只聽得四圍如春雷一般。同呼願意。王二等着人聲稍息。重說道。現在暫時如此辦法。將來總要請戴先生主持的。弟兄們千萬要同心一意。老漢不死。一定領着弟兄們跟了戴先生做一番事業哩。那四圍又是拍掌歡呼了一陣。王二隨向李大麻子道。李五。我動身後。一切的事。都要跟戴先生商量再辦。你不依我的話。我是不答應的。李大麻子道。師父。我那有不依你的道理。王二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可以散了。你替我進城去辦那件事罷。勝佛立人二人向各席上招呼了。跟着王二李五走出寺門。跨上馬背。那王二騎了一匹純黑的驃子。李五也騎了一匹菊花青的。四個人揚鞭上道。走了一回。王二對立人道。你是北京有名喜歡玩馬的。你的馬一定好的。今天老漢跟你跑一跑好麼。立人自以為他的馬在蟠桃宮白雲觀賽跑。沒有勝過他的。就欣欣的說道。可以。王二笑道。來罷。只見他身軀往下一矮。那驃就開腿。立人也將馬一鞭。那馬往前一竄。勢將越過驃去。只聽得前面一聲長嘯。那驃足不沾地。好似騰雲一般。立人往前一

望。但見王二的兩頰白髯，迎風分開，飄揚腦後，黃塵滾滾之中，好似雪花飛舞，漸漸的隱隱滅沒。不到兩刻鐘，那西直門的城樓，已巍然在望，立人收了繮，額汗如雨，走到城門，只見王二已坐在城門旁茶攤上，街上一個童兒，拉着騾慢慢的溜，立人跳下馬來，把他馬也交給一個人去溜，一面細細看那騾，那騾身上絕無一點汗迹，不禁向王二說道：「你怎麼有這樣的好牲口，北京城裏怕沒有第二的了，但爲什麼跑馬的地方沒有見過呢？」王二微微的笑道：「這種牲口不是給王爺貝勒公子哥兒頭的，是老漢的着身伙伴，頑兒地方，爲什麼去教他費力呢？」正說時，勝佛李五都來了，勝佛道：「我的馬也不差，騎的功夫是差多了。」李五道：「戴少大人騎得也狠有功夫，但是跟老爺子比較，不講功夫，就那牲口也趕不上哩。」莊少大人恐怕到得不多時罷，立人道：「我也剛到，他老人家已喝了一會子茶了。」四個人談了一回，重復騎上騾馬，各自回去。立人勝佛回了廄，自去商量正事，王二獨自回家，李五自去尋找提督衙門的人，探聽消息，王二吃了晚飯，和許多徒弟們閑談了一回，只見李大麻子匆匆的走進來道：「師父，我回來了。」王二道：「有消息沒有？」李五道：「有，并且很詳細，只要我們定對付的辦法就是了。」王二道：「怎麼樣？」李五道：「我才剛去找了楊振標，他就告訴我，今天正堂恩大人叫他和達老五兩個人到私宅，吩咐想法子收拾韓都老爺，振標他沒有開口，那達老五就搶着說道：「算不了一回事，隨便的都可以收拾他，那恩大人說，辦他原很容易，不過要避免形迹，越秘密越好。」振標道：「他總是一個京官，他所幹的事，人家都狠注目的，要一點沒有形跡，狠不容易。」那達老五道：「我們手下的人，能幹這事的人很多，讓他走出兩三站，到了荒野的地方，隨便下手，那有人知道？」那振標大約也有點知道你要干涉的消息，他就說道：「萬一有不相干的人，出來抱不平，恐怕要添麻煩。」老五道：「天下那裏有這種的人，他圖什麼呢？」振標看他有邀功的意思，他就接下去說道：「五哥的話不差，我也不過是過慮罷了。」王二兩眼一睜，白髯颯動，把手掌在桌上一拍道：「我偏要做點榜樣叫他們看看。」李五道：「師父這也是白饒，給他看還笑我們發瘋呢？」王二呵呵的笑道：「對，對，但是他們的辦法曉得了麼？」李五道：「不過是夜中行刺白晝強風罷了。」王二道：「有了我，他們辦得到麼？」李五道：「我們也不可大意，好在他衙門裏幾個稍有能耐的弟兄們都認得我，想一面派人向一路大道上店家們關照留意，一面派幾個人跟着他們，探聽他們的舉動，況且老爺子親自出馬，自然諸煞迴避，就是老爺子不去，派一兩個人也了得了。」王二道：「我決定要去，順便看看關內外幾

個老朋友。打聽有多少後起的英雄。明天去同韓都老爺談談。這兒的事。就照才剛決定的辦法。你有事擺弄不開。可同戴先生商量商量。李五道。你老人家放心罷。那位戴先生真是可以。他說的話都是我心坎裏要說的話。不過他來得快當。我們的弟兄們才剛說起來。沒有一個不佩服的。你老人家儘管放心罷。王二呵呵笑道。狠好。狠好。你也可以回去了。當時各散。到了明天。王二到了韓都老爺廬中。談了一會。知道充發的地方定的是新疆。送他二百兩銀子。開銷種種。小峯道。我怎麼好用你的錢。王二道。都老爺你又來了。將來發了財加利還我好了。你的家眷怎麼樣。小峯道。我是甘肅人。欲把家眷送回去。沒有可靠的人。也沒有許多的路費。只好托同鄉同年暫時招呼再說。王二道。我的爺。你怎不給我說。你只有一個太太。一個少爺。就用了一兩個下人。一年的澆裹也有限。不過你少爺年紀尚小。娘兒兩個獨住一所宅子。恐怕別人照應不到。你不如搬到我的對門。那邊有一個小四合房子。是朋友送我的。現在空着。就借你住住。伙食自己開也好。由我送過去也好。一切不用你費心。你說好不好。小峯聽了。眼中流下淚來。說道。我們萍水相逢。怎好受你如此的大恩呢。王二站起來。把白鬍子一籠道。我的爺。你怎麼這樣的酸呢。人生世上。總活不到一百歲。什麼都是空的。那錢財一事。我們不念書的人。尤其是看得輕。今天去。明天來。什麼要緊。我們就此定局了。你肯也這樣辦。不肯也這樣辦。到動身時候。我決計送你的。他說時。好像就要立起身來走。小峯道。承你老哥哥的情。我也無從說起。我們倆就此拜個把子罷。王二道。這是高攀了。小峯道。你說我酸。你這句話就不酸麼。王二道。得了。得了。我就依你是了。小峯就向王二拜下去。王二呵呵的笑着。還了半禮。說道。老弟。我如今叨長了。一言爲定。我要走了。小峯道。你的弟婦姪兒。不可不見見。就向內去。領了他夫人兒子出來。向王二行了禮。王二要還禮。小峯拉住他道。沒有這個理。就向他夫人說道。這位老哥哥。是我們一家的大恩人。將來要永遠的記着。他夫人含着淚。和兒子磕了頭。正要回到內室去。王二呵呵的笑着。今天沒有預備。姪兒也沒有給他一些頑意兒。就掏出了一個江西圓鏡塞在小孩手中。含笑說道。給你買果子吃的。小峯道。又要老哥哥破費了。我也無從謝起。你給二伯父磕個頭罷。那夫人就教小孩磕了頭。說道。謝謝伯伯。就進去了。王二立起身來道。一切車輛等我去預備。你不用費心。你趕緊料理料理。明天就搬家。走着就可以放心了。我也不再來看你。你只管搬到我的對門就是了。一面說。一面走。小峯送

到門外。他就走了。那時小峰就去料理清楚。明天就搬了家。到了動身的那一天。只見小峰門外。兵部派來二個押解差役。坐了一輛車。另外一輛雙套轎車。停在王二門口。他的黑驢站在車旁。那小峰家裏由着下人和車夫把行李裝在車上。一回兒王二一身行裝。從小峰家裏出來。那小峰和他夫人小孩跟在後面。他夫人眼淚不斷的流。小峰道。你進去罷。我和你都由這位老哥哥招呼。彼此都很放心了。王二道。弟妹你不必挂念。老天爺不虧負人的。逢凶化吉。將來總有翻身的一天。我已經招呼了家裏。弟妹有什麼爲難。只要告訴我。自有辦法。至于老弟這一踰出門。有我送他。總要辦得安安穩穩的。弟妹你放心是了。小峰夫人哽咽着說道。全仗伯伯。這恩典也無從說起了。小峰也不禁灑了幾點淚。正要上車。只見李大麻子匆匆的趕來。說道。幾乎趕不上送了。就向對門望了一望。湊到王二耳邊。低聲的說道。楊老大告了病假。達老五跟恩禿子兩個人。帶了四五個伙計。也是今天動身。我們的人也跟蹤下去了。事情是沒有什麼。請你老人家一路細心點就是了。隨着小峰道。一路平安。不久回來再見罷。小峰謝了一聲。上了車。那王二也跨了車沿。向着李五道。家中一切。你分點兒神。李五道。知道了。你萬安。那趕車的一搖鞭。就雙輪輾動而去。那黑驢跟着車。也不用招呼。自然的跟着走了。差役的車也跟在後面。那天小峰的車出了京城。過了蘆溝橋。打了尖。到了良鄉。王二就招呼差役道。我們就在此宿了。明天再趕個整站罷。那差役道。你老人家要怎麼就怎麼好。王二看見路旁一個大店。就向趕車的嘴一動。那店小二就上前來。說道。時候不早了。老爺子你就住在這裏罷。王二點點頭。趕車的把繩一順。那牲口就進了店。小二們把行李搬進上房。王二道。你叫趙全來把我的牲口交給他。那夥計笑着道。今天老趙又交了運了。老爺子你的牲口。本不容易伺候。只有老趙伺候慣了。他的一分兒是別人爭不着的。隨向外喊道。老趙。王老爺子的牲口叫你招呼着。只聽外面有人答應道。知道了。已經在這兒溜了。今天牲口沒有費力。你告訴老爺子放心罷。伺候好了再來給老爺子請安。王二呵呵的笑着道。請什麼安。來領錢罷了。當時擦臉漱口已畢。喝了一盞茶。王二就取了一根旱煙袋吸着。走出店門外。只見一個小販。背着小小的一個包裹。走過王二面前。並不招呼。只聽他自言自語道。他們快來了。王二也不作聲。站着閑看。只見遠遠有四五匹馬。馱着人。捲起沙塵。直奔大道而來。王二就在懷裏掏出一面三角的小紅旗。上面綉着白色的大刀。向大門旁泥牆上一插。他就轉身進去了。那個夥計笑嘻嘻的道。老爺子

你要會什麼朋友麼。王二道。你不用管。他就到了上房。只見小峰正在喝茶。默默無言。王二道。老弟。你想開點罷。小峰道。原是我上摺子的時候。不過一時的觸發。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不料前天遇見一個朋友。告訴我一件事。真是奇怪。他是聽見陸葦如說的。上個月考中書。我派了一個監場的差使。當時閱卷的有廣東的黎石農。他是與我不相識的。他出闈後。就告訴陸葦如說。在考場見有一位監場的都老爺。不曉得他姓什麼叫什麼。只是看他臉上。不出十日。必有大風波。真是奇怪。原來這位黎侍郎在京城中有名的會看相。那葦如便問他道。你看他怎麼樣。許是要回原衙門行走罷。黎侍郎道。恐怕不止。葦如道。至多革職。他道。還不止。葦如驚道。難道有性命之憂麼。他說。性命不至于。不過此人雖有風波。却是得大名而去的。葦如隨即打聽。知道是我。他就跟我的朋友說。這回石農的話恐不准罷。但是我派差的日子。我剛剛動這個念頭。不料已形之于面。可見萬事自有一定的。所以我想也不犯着多思多慮了。王二呵呵的笑道。這是一定道理。未來的事何必知道。知道了反多煩惱了。二人談了一回。店家開了飯吃了。就上牀睡了。一夜無事。天明就上車動身。王二上車時。那趙全拉着騾伺候在門外。王二就給他一塊銀子。隨手把小旗拔下來。往懷裏一塞。依舊跨着車沿走了。走了一早上。過了琉璃河。就在涿州。打了午尖。重又動身上車。走了一二十里。那王二忽然下車來。口中打了個哨子。那黑騾就踴躍的奔到王二身旁立定。王二將鞍轡掀起一瞧。將肚帶緊了一緊。把繩繩拉在手裏。向車箱行李中抽了一把刀。連鞘佩在腰帶上。一按鞍心。身已在騾子背上。那騾子知道主人騎上了。把頭一低。把尾一酒。登時已衝出十數丈外了。那王二等他跑了一趟。慢慢的把繩放寬。等候着後面的車子。走了四五里路。路上漸漸荒涼。遠遠的望到前面。好似平地起了一堆烏雲。越走越近。漸分別出一個大樹林子。足有里許長。王二就勒住了騾子。等後面的車子趕來。走了一刻兒。漸漸聽見趕車的吁吁搭搭嗚嗚之聲。王二慢慢的走近林子旁邊。只見道旁一棵老樹。他的老根盤曲磊疊。距地一尺餘。好似一隻天然的屋凳兒。上面坐着一個人。約有三十餘歲。面目猙獰。精神充足。散披着一件灰色布的大褂。腰中繫着一條熟藕色縐紗帶子。手中拿着一根京七寸的潮煙袋。正在抽煙。王二走到離開二三丈路地方。只聽那人喊道。二哥那裏來。王二仔細一看。原來是康小八。隨即跳下騾來。走上前去。一面喊道。八弟你怎麼經過這兒呢。康小八道。昨兒我也在良鄉宿的。也看見你的標記兒。知道你老哥哥總有點事。我就住在西頭的

洪升店。後來看見來了幾個鷹爪。一個是達老五。一個是恩禿子。黃昏後。我就在窗外頭聽了一聽他們說的話。纔知道你老哥哥出來是抱不平的。依着恩禿子就此回去。不用去找麻煩了。那達老五是高興得狠。說他是一個人。我們是好幾個人。他要倚老賣老。一齊都幹了也不要緊。好在是堂上交派的。去了這個老的兒。京城裏可就數着僧們倆了。所以我要想告訴老哥哥。他媽的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王二道。他們這幾個。我老頭兒還能對付。就是有兩個官人跟車心子要招呼。費點事。康八道。我正爲這一點。所以今天在樹林旁等你。已來了一個多時辰了。王二道。你的快腿。就是我的牲口也趕不上。你真等得久了。你有什麼辦法。正在說時。只見兩輛車也已到了。王二就向着趕車的說道。趙四。你們趕快點兒往前走。我就來。那兩輛車就嚮麟麟的傍着林子。一直的去了。王二道。八弟。你有什麼辦法。康八道。論起達老五恩禿子。也說不上僧們。不過讓他們像小鬼似的。永遠跟着。也討厭。老哥哥你把他們交給我就是了。漂亮的聽我的話丟開。不聽我的話送他回老家是了。王二道。八弟。那怎麼樣謝你呢。康八道。僧們說不着。況且你是抱不平的好漢。難道我也不該添一分麼。王二道。要我當一個跑龍套麼。康八道。不用。你竟乾乾淨淨的去好了。僧們高碑店見。王二就立起身來道。八弟。那偏勞你了。高碑店見。跳上驢背。一陣烟似的往前去了。康八把烟袋從荷包裏裝了烟。取了火。就着抽了幾筒。靠着樹根打盹。朦朧之中。只聽得遠處馬蹄之聲。就把手擦了擦眼。睜開一望。只見一團灰沙。捲起半天。滾滾而來。約離五六丈路。他拿了潮烟袋。向大道中間一站。喊道。小子站住。那馬上的人都一驚。齊齊的把馬扣住。一個人往前一望。喊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八爺。康八呵呵的笑道。老五。你嚇一跳罷。達老五就下了馬。回頭道。禿子。這是康八爺。你來見見。你們都下來歇歇。恩禿子一聽是康八爺。心中一跳。只好下了馬走上前來。達老五就說道。八爺。這是恩禿子。官名恩福。跟我同事。請八爺以後多親近。康八呵呵的笑道。兩位都是大班上的。見了我不動手。承情得狠。恩福道。八爺說的是那里話。今天八爺從那里來。康八道。昨兒我也宿良鄉。也住的洪升店。我看見兩位跟伙計們來了。知道一定有公事。所以特地在這兒等你說幾句話。達老五呆了一呆。說道。八爺有什麼吩咐。康八道。老五。你說老實話兒。究竟爲着什麼事。達老五想了一想。這個康八不是容易對付的。瞞他也不中用。就說道。這件事半公半私。八爺想來知道的了。康八呵呵的笑道。中間有個抱不平的。你們辦得了麼。達老五

道。我也知道。不過是奉官差遣。辦到那兒是那兒。八爺你有什麼辦法兒呢。康八道。以我看來。你們不如回去的好。一則替人報私仇。不是好漢所做的事。二則你們要對付這個老頭子。恐怕不容易。達老五道。只是我們怎麼樣銷差呢。康八道。銷差不銷差。我管不着。你聽我的話。安穩的回去。是你們的運氣。我言盡於此。聽不聽由你們便了。說着。就點點頭一直的去了。恩禿子說道。怎麼好。給楊振標說着了。真的進退兩難。他夥計中有一個人說道。這個東西。他背的風火很大。才剛不如把他先辦了。倒也是個巧宗兒。禿子搖搖頭道。難。難。他前年在大柵欄打死一個賣餛飩的。一天一夜他走出了山海關。他兩條腿比着四條腿還快。我們幾個人不用想拿他。旁邊一個人說道。不差。去年清明時候。城裏的端老四去上墳。經過康莊。他剛在莊外溜達。看見了端老四的馬走得好。他就想要留下。那端老四也認得他。知道遇見他不妥。就拚命的跑。幸虧他的馬真好。小八趕了十里地。總差着三四丈數不着。他才回來。你想他利害不利害。端老四經了這一回。再不敢騎馬上墳了。達老五道。難道他一番話就把我們轟回去麼。教我們怎麼樣去回覆呢。姑且趕上去。到了高碑店再想辦法罷。各人就匆匆上了馬。往前走。走了一回兒。天色將晚。只見前面又是一座黑林子。正在走上去。只聽得林中一陣呵呵的大笑。隨說道。你們還是要來呢。達老五在前。聽了向林中一望。接着一聲阿鵲。就從馬上滾下來了。禿子一看見。就圈回馬。伏在馬上。往回直跑。那跟着的人。見禿子一跑。也不管老五的死活。也一陣風似的跟着禿子跑了。且說當晚王二別了康八。騎了驢子。趕上了車子。到了高碑店。就在常住的三義昇店中歇下。他進店時。又把那小紅旗插在牆上。不多一會。一個夥計笑嘻嘻進來說道。老爺子。康八爺來了。他問起你。王二道。你去請他進來。一面又問道。曹二在店麼。叫他來。那夥計道。曹二昨兒告假去了。老爺子你惦记着牲口麼。他的替工趙大。伺候牲口的門道兒也狠精。你老放心是了。王二道。不行。你去叫他來。夥計連忙叫了趙大來。王二道。我的牲口與衆不同。你要把黃酒三四斤。和黑豆煮了。拌着料喂他。我另外給你酒錢。你不好好喂。我是不答應的。趙大道。老爺子你放心。曹二他伺候這牲口時。我也見過幾回。曹二也常給我說。聽也聽熟了。你老放心。決不一點兒委曲你的牲口。王二道。好好。你千萬當心就是了。一面夥計已請康八進來。王二道。怎麼樣了。康八道。二哥你放心。已打發他們回去了。隨即低低的將才剛的事說明。王二道。不是八弟那能這樣乾脆。康八道。以後可以放心長行。

了。王二就要了酒菜。和他痛喝了一回。康八道：「你才剛吩咐喂牲口，你的牲口真可以。老實說，不是老哥的。兄弟要留下了。王二呵呵笑道：「八弟你喜歡他，等我出關回來後，就送給你好了。康八道：「笑話，怎好要你的。王二道：「我年紀大了，也快要用不着他了。古人說：實劍贈于烈士，紅粉送于佳人。要找這個牲口的主人，除老弟外差不多不配。康八也呵呵笑了。飲了酒，吃了飯，各自回房安歇。王二回到房中，低低的向小峯說道：「以後不用操一點兒心了。恭喜。恭喜。小峯也細細問了這兩天的事，不覺得心驚胆戰。說道：「老哥哥，兄弟的性命，除了父母外，都是老哥哥賞賜的了。王二呵呵笑道：「我的送你，爲什麼。這也是天意。只是那外面的兩個，不可以教他知道。小峯道：「自然。二人就上床睡了。明日動身，一路平平穩穩，無事可記。且說勝佛立人與王二分手回廬之後，把碧雲寺的事談了一回。明天梁超如聞韻高二人來訪，恰好立人上衙門去了。超如就向勝佛說道：「強學會自從尹都老爺參後，他們守舊黨還有點看不過。聽說有兩位都老爺再要上摺子參我們老夫子僞學亂世。細細想來，京師言厖人雜，很難統一。我想我們還是分開去鼓吹的好。因爲平定洪楊以來，各省權重，若能各省布滿吾黨同志，握有權力，中央也只得照辦。勝佛你以爲何如。勝佛道：「不差。確是要着。不過廣東已發生了革命黨的萌芽，我想還要到廣東去探聽革命黨的真消息。一面與唐先生澈底研究他一番，纔好決定宗旨哩。超如道：「你所说的辦法也不錯。不過我說的辦法辦成後，也可進可退。二位以爲如何。韻高道：「勝佛天分高，理想勝過別人，不過清朝立國已將近三百年，主張變法，阻力尙少，若主張革命，不用說別的，就是強學會中人，恐怕也要全體的掩耳而走。我看還是超如的議論執中可行呢。勝佛道：「不差。超如道：「既然如此，明日知照同志，準照我們的方法，分頭進行便了。勝佛道：「我的話原是空論，一時不易實現的。我決定南下，和唐先生等商議我們所議的辦法。一面探聽革命黨消息就是了。隔了一天，超如來到勝佛處報告，說：「淑喬因莊壽香招他到湖北督署去。敦古要回福建娶親，姜劍雲到了湖南學台任上，恰好程叔寬的老太爺做了撫台，王子度做了臬台，都是志同道合。昨天有信來，叫我去設立南學會，主持講學，我想也是好機會，合了我的辦法。我已給他復信答應了。我們可以先後離京了。勝佛道：「好極，好極。明後天可以動身了。隔了幾天，勝佛與超如敦古各各動身南下。超如到了湖南，敦古到了福建。勝佛到了上海，往湖北去。在他父親撫台衙門中，住了幾時，匆匆又到上海，搭了粵輪，徑向廣東而去。走了三

天·那一日過了香港·到了省城·住了客棧·就雇了人力車·一徑往萬木草堂而去·正是·鵬翼圖南九萬里·龍頭養望
二三人·欲知戴勝佛與唐猷輝見面後如何定策·且聽下回分解·

讀者通訊

樞曹掌故

近閱貴刊所載樞曹追憶。增漢章京題名補。有姚培益。謂無可考證。竊苞延公係徽族先代。乃康熙甲午舉人（非庚午）。雍正庚戌考授內閣中書。甲寅協辦內閣侍讀事。乙卯補軍機章京。乾隆丙辰陞翰林院起居注主事。丁卯陞刑部江西司員外郎。致仕。謹以奉告。並希轉達呂先生為幸。

姚石子 三月十五日

答

承對於本刊第一卷第十期所載。有所惠教。雅意甚感。當亦著者所樂聞也。本刊讀者。凡有類是之賜函。均極歡迎。

編者

燕都覽古詩話

兌之

紙坊近處柳湖西雙寺頻邀過客題一樹當檐猶在否馬纓應共棗花齊

聖安崇效二寺昔人每並舉之宋牧仲秋日同人游聖安崇效二寺詩之一云柳湖古寺市南頭芳草閒房處處幽歲月已同游伴改依然文燕此中留錢纏石過翁編修方網偕訪聖安崇效二寺詩云更叩齋扉促駕便東湖笑指柳村煙伽藍記當名園讀曲水碑須今日傳擣杵此方還造紙栽蔬鄰叟自澆泉餘情豈爲唐貞觀一抹斜暉亂塔邊又王樓村式丹詩有五十年來重俯仰當檐一樹馬纓花之句自注云宋公五十年前寓寺植花今合抱矣郭于宮元詩有聖安寺是尙書寺不讓佳名擅棗花之句自注云王漁洋改崇效寺爲棗花寺均見藤陰雜記

壇坵詞科孰主賓阮亭邵陸與施臣街坊驚怪茶煙起梧樹晴陰月露新

越縵堂辛巳日記云青門旅稿序云己未客都門寓保安寺街與阮亭先生衡宇相對愚山先生相距數十武（元注云案愚山寓宜成會館在鐵門雖與保安寺街近然南北相距亦半里許此云數十武蓋愚山亦嘗寓此街）陸冰修僅隔一牆偶一相思率爾造訪其年寓稍遠隔日輒相見常月夜偕諸君扣阮亭門坐梧樹茗椀清談達曙案己未爲康熙十八年時漁洋官戶部郎中愚山以前任江西參議道與其年皆來試鴻博當日風流彀集茶煙相望令人豔想余居此街七年連衡對寓者皆贊郎閒子市井下流枯樹清陰亦不知所在每至日莫晚霞在天樹色四接徘徊閒步輒流連門巷放蕙清芬琴鳥之音猶若去人未遠也

不見當年詩境軒米蘇齋榜亦空存北平八十覃溪老到老移居十五番

據覃溪所撰翁氏家事略記先後寓宅凡十五處雍正十一年生於正陽門外羅家井乾隆五年正陽門西大馬神廟六年般若寺胡同七年給孤寺西夾道八年玉皇廟西夾道及香爐營下二條胡同十四年崇文門外關王廟街東口十六年正陽門外李紗帽胡同及茗帚胡同十八年宣武門外包頭張兒胡同二十三年橫街東邊路南二十五年宣武門西轎子胡同三十七年孫公園前街三十八年潘家河沿五十四年保安寺街

門樓老屋接新磚邨谷論心翰墨緣樸學乾隆存一綫賞奇好古聚三賢

何子貞東洲草堂文鈔有邨谷論心圖記云仙露常獨居直隸新館積書圍身不携一僕布衣麥食蒼然如北方老農石舟屢遷其居最後居門樓胡同在余西磚老屋之西相距僅百步借書閒話疑事相質日或三四過余仿竹垞作煙雨歸耕圖石舟亦效之

兩峯妙筆寫繁枝記得冬心是本師寂寂萬明僧寺裏朝回雪霽打門時

覃溪復初齋詩集題兩峯畫云故人近日全疎我折一枝兒贈與誰此兩峯之師金冬心句也壬辰二月初旬大雪後予與蓮石訪兩峯於萬明寺僧舍挂冬心此幅題句其上即贈予携歸按萬明寺今廢故實本少得此足爲生色

歐碧僧窗映綠紗隔年一度展靈芽昨來朱邸傳箋處忙殺中官索進花

越縵堂丁丑日記天寧寺有綠牡丹一本間歲作花今春開時往看不得則前一日爲一朱邸移去矣

祖園風物接荷亭近抱禪局水葉馨萬歷年中陳氏女鍼神刺得藥師經

覃溪復初齋詩集有同裕軒侍讀礪石庶子西齋中允祖氏亭看荷步水頭村晚飯黃氏田舍憇大慈寺詩
注云寺有萬曆三十三年五月陳氏女繡藥師經極精楷

不禮金山禮玉宸妙嚴削髮有前因諸天花雨繽紛落趙李經過動畫輪

越縵堂乙酉日記云內子兩姬詣天仙菴觀劇菴在西草廠胡同有尼居之近忽演劇三日內外城闔瞻翟
瓊無不往者相傳乾隆中有公主焚修於此今其尼得出入戚里且通禁中

晉陽館中醉牡丹龍樹寺前葭莢寒公車會客一十七大叫塵毛落案盤

湘綺樓辛未日記云五月庚寅朔晴伯寅來旋約飲龍樹寺與香濤同為主人四方之士集者十七人無錫
秦誼亭名炳文善畫南海桂浩庭文燦續溪胡菱甫澍子薊之族也吳許鶴巢廣颺趙搗叔云戴子高屬余
必欲一見元和陳培之倬會稽李蕤客慈銘趙搗叔之謙長山袁鶴舟啓豸洪洞董研樵文煥遂溪陳喬森
亦山黃巖王子裳詠霓錢唐張子餘預福山王蓮生懿榮南海譚叔裕宗浚玉生翁之子也瑞安孫仲容詒
讓琴西子也朝邑閣進甫迺旣丹初之從子也其父與余同居月餘而忘其字寓內城西窪沿桂中堂祠堂
研樵曾與文卿同寓挂甲屯晉陽館伯寅各出一紙屬書意在求詩云云按牡丹香穠晉陽館亦湘綺樓集
中句也

窰臺一徑走秋蛇茗盃詩囊勝賞加油幕何勞障風日濛濛秋雪愛蘆花

宸垣識略黑窰廠今廢窰上建真武殿三楹翼以小屋道人居之路口有靈官閣坡逕紆回盤折而上名曰
窰臺間搭涼棚設茶具重陽後葦花搖白一望彌漫可稱秋雪藤陰雜記云徐憺園有陳說巖太宰招同竹
垞西溟黑窰廠最高處燕集詩張幄以禦風重氈覆青油芳茵藉促坐曲席羅庶羞似支搭帳棚未有亭閣

碧落真宜集酒仙江南風景杏花天壇空樹老懷塵夢不見花枝照綺筵

藤陰雜記云天壇道院卽神樂署昔爲燕游之地乾隆七年因游人雜沓奏禁栽花拆毀酒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尙存孫爾準泰雲堂詞集有云小寒食宿雨初霽蹋青至天橋登酒樓小飲禪柳清波漪空皴綠渺渺予懷如在江南郵店矣額曰杏花天

邁絕東南支道林宣南一衲閉門深尙書再踏花階影斜日依然冷磬音

計發魚計亭詩話云京師宣武門外永慶寺最爲卑陋獨正殿一區門常閉禪師文然居之宋牧仲在都時時過訪見其道韻高深以爲東南禪窟所未有也後牧仲再至都師已示寂乃作詩弔之曰古巷如空山幽絕招提境春風扣禪扉斜日林間靜小別二十年依然磬聲冷不見白頭僧閒階踏花影

輦下詩壇集勝流淞南一老繼長洲侍臣朝罷添香篆憶著吳纓屋打頭

王蘭泉春融堂集移居教子衡術詩自注云是宅舊爲趙天羽給諫寄園故址嗣李玉舟沈椒園及邵叔六諸公先後寓此後歸愚宗伯亦居焉迄今幾二十余年復以門生繼其迹雖名位相懸而賓從之盛殆不減曩昔云打頭矮屋似吳纓半炷香篝半掩窗即蘭泉詩也

巢鶯漫報東橋訊判乙曾來長史顛卜宅喜當官定後比隣寧少一瓠緣

翁覃溪自粵學任滿還京移居爛麪胡同有詩其巢鶯句注云屋東接葉亭祝芷塘編修所居也判乙句注云屋券有張南華前輩書押又比鄰茶話一瓠緣注云汪彥孫助教家多藏書

金人風雅勝農曹瓔珞扶將出屋高饒得奉常縑素在火神祠宅已蓬蒿

王蘭泉春融堂集題億生舍人古藤書屋冊云古藤老書屋傳自竹垞翁海波寺街左鐵幹森虬龍後來有瑤圃（元注云丁瑤圃名瑤山東諸城人官戶部主事會居此）藤下開房櫺我嘗往視之未免愁蒙茸卑者或墜地高者纒升墉偶覘新藥坻詎獲清陰濃歷年百十載漸欲迷前蹤舍人今此住闢徑除荒叢埽圻飭料匠灑掃呼羸童前榮度畫幃曲室懸絲桐旁根忽迸出汲井催連筒高棚架滌巢僵石堆玲瓏定知初夏候瓔珞盈窗東往聞琉璃廠一本垂蘿蔥傳爲漁洋植屢覈疑相同奉常作橫卷吟賞邀羣公邇來亦衰謝僅弄丹青工（元注云琉璃廠火神廟夾道旁有藤花傳是王文簡公手植吳香亭爲太常時居此作畫徵詩以志之）彼此互榮落世事疇能窮竹垞昔解組小住淹春冬水村青士輩昕夕恒過從墨華恣飛灑篇什爭豪雄君也踵其後將爲風騷宗佳話可舉似軼事欣重逢惜我已投老取次還吳淞苦羨花放日裙屐來雍容共把螭蛤管狂倒玻璃鍾

金石摩挲趙與翁詩仙畫伯雪泥同寄園樹老聞思起隔斷江塵地數弓

王蘭泉年譜云乾隆二十五年十月遷寓教子胡同趙給事寄園故址屋內古木八九章皆數百年物先生署其室曰蒲褐山房曰聞思精舍境地深靚市塵隔絕先後與趙雲松翁振三及族子蓬心爲隣春融堂集中有詩云耘菘移宅已三旬幸得君來共結隣可是寄園風雅地卜居往往得詩人西南小巷實荒涼桐嶼新來又望湘彩筆豈能千氣象魁三差喜近文昌自注云諸同年升之向與同巷今出守辰州

過客慈仁跡最頻闌風伏雨甑生塵隨身一研飄零甚歷盡雲山入帝闈

金冬心詩集有詩題云舊有寫經研自爲銘曰白乳一泓忍草一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屬廣陵高翔以八分書之汪士慎鑄其背往歲偕游京師僦居慈仁寺六月多雨青苔及榻客厨時時斷炊竟易米

於貴人矣

鼉鼓會頒宰相家鵝溪點染絕清華侍臣鵠立衣裘薄下直還尋紫陌花

藤陰雜記云龍泉寺舊有二巨鼓王文靖所置越縵堂日記云龍泉寺觀張茶農深所繪龍泉寺圖甚深秀按錢南園詩集癸巳除夕詩云游子辭家六歲餘絕憐六歲六遷居自注戊子灘河舟中己丑公安縣署庚寅偃師縣署辛卯南城龍泉寺壬辰周少廷尉聽雨樓東則南園於初入翰林時曾寓此寺也南園又有楊比部邀游中頂飲宿詩中一聯云興極鶯花三月後酒殘鐘鼓二更時

綠雲園得古桑陰珂馬朝回五漏深風雅一門老供奉鳴秋合籟費沈吟

隨園詩話云錢文敏公維城在都時所居綠雲書屋陳乾齋相國之故宅也公女浣青有詩才與壻崔君龍見弟維喬戚里莊君炳管君世銘五人倡和宅有古桑綠陰毵毵映一畝許視其影將逾屋則公必退朝各呈詩請政公欣然為甲乙之有鳴秋合籟集兩卷真公卿佳話也

亭亭直榦鬱當門肯為軒車勵蘇根要識赤心臣節似等閒分宅念師恩

郭蟄雲清詞玉屑云光緒季年農工商部創設工藝局其地即壽陽祁氏故第文端文恪兩世通顯皆居此當文端在時端木子疇官閣讀為其門人文端分下斜街宅使居之有小棗樹頗礙路友人傅田霖過之勸其鉏去子疇不可且培護之踰年遽成樹高及檐直榦挺然文端戲言此樹孤直不倚頗似主人子疇因賦見棗詞寵之

就義聯翩炳日星合祠長得牡丹青滄波一決成何世文武衣冠氣共零

梅伯言正氣閣記云道光二十年英夷入定海旋擾吳淞江總兵葛公雲飛典史楊君慶恩先後死節其郡

人宗御史稷辰義而哀之爲祠於宣武門外曰正氣閣祀明季郡人死節倪文貞以下十一人而以二公同祀

雉回豕突闕詩城棘刺風斤一字爭第一江亭風雅地酒行無算客縱橫

梅伯言江亭消夏記云都中燕客者曰堂曰館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尊俎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鶴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媒以中鶴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鶴絲髣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鶴者愈卓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得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

錦樹逢秋蘚作斑再開繁縷木闌珊猩紅換作冰霜色爲送尙書素旒還

汪文端松泉詩集白海棠詩注序云雍正壬子秋靜海勵文恭公殯車還里第中有公手植海棠二株當秋吐華色縞素繁盛滿月人咸異之門下士梁溪鄒編修徵畫工傳寫其狀

僧舍逃名嘯詠閒看人頻換鷓鴣冠楓林魂返書龕畢依舊東風發牡丹

蕉廊勝錄云法源寺淨涵自畫小影徧乞名公題詠常熟翁尙書吳縣潘文勤南皮張尙書豐潤張幼樵副都貴筑黃再同編修皆有詩再同詩一聯云白憐僧髻垂垂短紅妒花顏歲歲妍頗寓伊鬱之感未幾奔其尊人子壽先生之喪於武昌遽以毀卒訃至京師同人於法源寺爲位而哭之編修嘗讀書寺中其西偏室三椽榜曰書龕再同手書也按再同丈居詞館十餘年未遷坊局亦未與駭征其懋上駟院有感詩云十年未展馳驅力虛負天閑棧豆恩聞者皆惜之黃氏本醴陵楓林人也

宗伯先淪侍講俱摧頹芳桂兩三株文章仕宦從人說只見門楣換舊符

香祖筆記云韓宗伯葵所居在宣武門外與胡侍講任輿爲隣韓逝未浹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狀元也乙丑狀元陸侍講肯堂先卒於此宅陸是科會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兩掄元樊川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門意味長諒哉

詩人好事說龍岡瓴辟流傳翠墨香合補幽州金石志番公行造晉元康

洪良品龍岡山人集云光緒甲申十月既望京師宣南寓舍家人修竈命工於後院掘土得一甌余取視之則晉元康元年甄其文云元康元年太歲在辛亥九月七日番公行造鋤傷其一角造字微缺質黝而堅橫一尺厚二寸縱四寸五分字皆隸體搨寄繆筱珊太史太史曰燕地晉甄絕希可摹入順天金石志矣

霞飛自叙 卷四

金惠生譯

第三章 撒姆之戰——凡爾登勝利之第二期

我由各聯軍代表獲得同意的一九一六年作戰計劃，我業經說過，有一個基本的要義；就是我們必須設法以俄軍，義軍，法·英聯軍各前線同時的進攻來決勝負。

在聯軍聯合會議閉幕之後，我就立刻開始準備法·英聯軍之戰事，因為這是與我有直接關係之處。因此就起始派人研究各項必需問題，又與英軍總司令部開始交涉，第一件事是決定我們所要獲得的目標。由一九一五年秋之役，很明白敵軍如不將預備軍用盡，就不能與之決勝。

一九一五年內，法軍既曾長期抗拒，受嚴重的犧牲，所以我認為英軍有實行持久戰之必要。我要求友軍如此行的動機，也不僅是均平公道的意思；我軍現在的人數甚低，我如不設法培養，法軍到決戰時就恐不能盡其當負責任。

第一點既已解決，第二點就是決定主力攻擊的地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命各路集團軍司令研究何處最適宜於有力之進攻。最初我認為法軍進攻不必與英軍進攻之處相連接。連接固然有許多利益，但一九一五年各戰裡的經驗告訴我，法·英軍在這些戰事裡很難獲得完全一致之行動；最要緊的是我不樂意令人看着好似強迫友軍選擇戰場，因為如遇失敗，他們容易將過錯放在我的身上，說我限制他們的自由。

再一個問題就是我期待英軍所擔任的防守進攻，目的在於決戰之前損耗敵軍實力，因據我軍估計，敵軍在西線尚有預備軍二十五師。關於此點，英軍總司令與其參謀處都沒有很切確的計劃。

海格(Hair)的意思是在開春時在全線各處作多數之局部攻擊。法·英軍均須出擊，一直到大舉進攻的時候。

參謀處副處長巴特勒 (Butler) 與作戰局長大衛森 (Davidson) 認爲損耗德軍戰略的預備軍的唯一方法，是在離主戰地點稍遠之處，沿前線十二哩至二十哩作二三初步進攻，使敵軍將預備軍由主戰處撤出。他們的意思是這些進攻應在規定的大戰日期以前八至十五天，作爲主要戰事的預備。

第二種概念有個重大的困難。就是英軍重砲不足，不能將這些進攻地點同時準備；結果恐怕英軍在初步行動中，使用人數與軍火都過於經濟，因恐決戰時期人數與軍火都不足用。再者，這兩將官的辦法是三個進攻，每個由十二至二十哩寬；一個由英軍擔任，兩個由法軍擔任。可以由此看出來，英軍總部提出的兩種計劃有一點相同，就是法軍在初期的進攻裡要負較大的任務。

友軍的這種態度，我在二月五日得着解釋，他們永遠是樂意忠實盡其全力的。大衛森與駐英總部法代表團首領發利愛 (Vallieres) 談話時，秘密向他揭示英國政局如何影響軍事。他說，「英軍樂意出其全力，但我們門不過政客們，除德人外，他們就是我們的最大敵人。來春我軍如獨自擔任損耗作戰，我們損失的人數必約在五六萬之間。英政府如知道這種損失時，他們就要說一九一六年的犧牲已經夠了。我們的政客們樂意繼續戰爭，但必須不使人民擔負過重，因他們的生計就是倚仗人民。政府怕人民不滿意，就要說，好了，已經夠這一年的了。如此就不准我軍再作任何新的重要進攻。」

海格本人與英軍素來無限制的與我合作，現在爲英國政客的這種態度所阻。他告訴我當帝國參謀總長鮑伯森 (Roberson) 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底到聖·歐莫爾 (Saint-Omer) 來看他時，也將這種情形告訴他。

不過這種困難不久就解決了，不幸，原因是由於我們的損失；因爲二月二十一日起的凡爾登 (Verdun) 之戰現在開始了，損耗的效率非常驚人，我軍兵士的這種犧牲，是我會切願避免的。

約在這時，我也感覺到政客的活動對於軍事上的破壞。在一九一六一年中，我風聞英國最高軍事當局中，對於法軍的精神與效率有不良的意見，非常懷疑法軍是否能進行進攻。海格也像如此想，原因是他得些報告，我們不能探得報告的來源在何處。這不但使我不安，而且使我驚奇，尤其是因爲我軍直到現在的偉大行爲，我認爲友軍對此應有較爲公正的認識。不久我就探得這謎的解釋。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克里蒙梭 (Clemenceau) 正作上院議員，他到羅斯布拉支 (Rousbrugge) 三十六軍團司令部。他當第二軍與第三十六軍團代表英人里斯 (Reece) 面前，隨意說空話，對於法軍的軍氣表示非常悲觀，申說鉅大

損失的影響，最終說從今以後一定不能再進攻了。

利斯當然向他的長官報告這些話，他的長官們因為克里蒙梭地位的高崇，更將他的話看為重要。以後利斯對我軍的一個軍官說他對這話不負責任，他說：「克里蒙梭的話如果是對，他的愛國心應當阻止他說話；如果是假話，那麼這人的價值就不可問了。」

再者，還有大家全知道的，一個議員名叫布戴諾（Boudenot）的，也用演說和著作傳佈相同的報告，英軍總部也曉得了這個。

這些話都是在大部法，比，英軍集結區說的，那裡德軍間諜一定覺得他們的工作更加容易。而且這些悲觀與不公的話也不免完全為敵方所知道。

這時克里蒙梭是反對黨。在他以後掌權時，他能完全明瞭這種「閒話」的危險。我在我的職權之內，盡量不使我軍再受這種害處；政客們時常到前線去，我對於他們旅行的限制據我想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我軍在一九一六年，即是凡爾登與撒姆（Somme）之年內的優良成績很足稱道，但法國議院議員却當著國人表示些不良的意見。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海格與我至終同意採取一個計劃的大綱。在六月底以前，法英兩軍同時在撒姆河兩岸作連接之進攻。我切實知道英軍能夠合作，而行動的大致計劃已擬就時，就立刻在二月十八日通知各路集團軍司令，我規定以總攻盡力突破敵軍陣線，以法·英軍在我軍北方各軍所駐處執行之。我通知福煦（Foch），他在總攻時將有三十九師，二地方師，約一千七百萬噸歸他指揮。這些供給分配在他部下的三軍裡，就足可沿前線二十五哩進攻；英軍的進攻，可使這線延長北至愛卜特奈（Hébuterne），總攻可佔四十哩寬。規定在七月一日開始。當凡爾登之戰在三日後開始時我在前線之後有三十一師預備軍。

我在前章業已說過，德人進攻凡爾登最可想到的理由就是想要用盡我們的預備軍，而使法軍以後不能再參加任何攻擊。反過來說，當凡爾登戰變為持久戰時，我立刻規定在這防守戰裡，盡量經濟我軍部隊。

善蒂義（Chantilly）會議的決議案給我權衡請求英軍開始進攻，以求解除凡爾登所受的壓迫。我沒有利用這項條款並不是因為狂妄虛僞要使世界知道法國頗能接受德人的挑戰；其實，我如感覺到覆敗的危險，一定請求聯軍協助，我也知道他們要立刻答應我的要求；但我曉得他們並未準備妥當。無論在軍火上，在預備軍的數目上，在軍隊的準備程度上

論起來，海格都不能作出任何有效的動作來，如呼求英軍的義務精神與自尊意識而使其先期作戰，在價值上就等於減少他們準備進攻的時期而自取失敗。這正就是敵人要我們作的。再者，我所說過的英國政客的力量，更證明這種理解是對的。大衛森說，「在我們損失五萬或六萬人之後，他們就不准英軍在現在與年終間再作進攻了。」

所以我祇請求英軍接替我軍第十軍所守的前線，如此我好得到新的供給。實際是在凡爾登戰起之前，海格已經在原則上同意這種辦法。所以當我在二月二十二日請求英軍作此間接的協助時，不久就得到回信。第二天海格來電話，他已命令立刻接替法軍第十八師，稍遲再接替第十七軍團，並且還想自己與倫敦商談由埃及輸送軍隊問題。他打電話給我說「我已設法急速接替你的第十軍全軍，明天我要到善蒂義來見你，你的意見我完全唯命是聽。」他照他的話辦了。第十七軍團三月四日就被替出，第十軍的其餘部份也在三月十四日換防。

一九一五年德軍在全線上採取消極態度，現在他們既然放棄這種態度，而在凡爾登與我軍接戰，我就決定利用這個時機完成我們的目的。必使凡爾登成爲火爐，熔化敵軍的預備軍，以後再在撒姆決戰。一九一六年能夠並且應當是我們的勝利年。

我在三月三日寫信給海格說，「敵軍既已開始特別重要的戰事，我們不當僅僅將其擊退。我們必須擊破他們。這已成爲我們兩人的事業，現在緊急的時刻到了。」

我堅請英軍強烈化撒姆之戰的準備，可用的部隊必須全用在這戰上（我也應允撥給他們一百一十尊重砲）；同時我規定將福煦那路各軍的進攻線延長至拉西尼（Lassigny）西南五哩之阿麥耳（Hamel）。爲要成就這個，我就放棄所規定的其他各路集團軍的次要攻擊，因這種攻擊現已不必需了。

不幸，不論我如何盡力節省軍隊，我們的人數繼續爲凡爾登戰所吸收；所以在四月二十六日我不能不通知福煦，我的計劃雖然沒有改變，但我撥給他的軍隊必要減少，他也須預備縮短他的進攻線；這線仍然須與英軍相連；但沿着原定進攻線全線的準備工程必須繼續進行。

敵軍在穆斯（Meuse）兩岸猛烈進攻，所以我在五月二十日又警告福煦，他的軍力將要減小；我現在祇能給他二十六師與重砲七百尊。五月二十二日，我又通知海格，凡爾登戰對於我對撒姆的計劃的影響。「這戰在三月以來，不斷猛烈進行，爲以前所未有。我軍士兵與軍需品有一大部被其吸入。所以我勢須減少法軍在聯軍總攻裡的擔負。福煦的供給既

然減少，他的行動計劃一定就須有所修改；但我向你擔保，不論必需之改變如何，法軍對於英軍在撒姆河北的行動的直接合作，不會發生問題的。

「福煦必須完全放棄其原擬計劃，而祇以第六軍攻擊，由撒姆河兩岸前進，與英軍在麥利庫(Mericoourt)處連接南以阿米昂(Amiens)至白浪奈(Péronne)鐵路爲限。這次進攻，第一線以三軍團擔任，一軍團在撒姆之北，兩軍團在撒姆之南，

決定採用的就是這個計劃，也就是終於實行的計劃。

以前已經說過，白丹(Pétain)不斷請求開始撒姆之戰，以求解除凡爾登之壓迫；但在另一方面，海格則要緩期作戰，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五月八日，他說在法國的英軍在八月十五日以前可多得二百重砲，於是請求將聯軍總攻展期到八月十五日。〔註一〕

〔註一〕在一九一六年的前三個月內，英軍有十一師由埃及開到法國前線。到四月中旬，法國的英軍達四十七師，開戰時則祇有三十六師。但在英國有三十七師力量不等與質量不齊的軍隊。

在這時，倫敦發生重要的事件，英國下院打破其傳統思想，而通過徵兵法。(一九一一年五月)

六月底又有七個新師加入海格的軍隊，這時英軍已有五十四師，以前規定以十七師總攻，現在改爲二十六師。

他的所見，我不能與之同情。要使法軍延長凡爾登的龐大抗戰，就是墮在敵軍的術中，因爲歸終我們就不能參加撒姆之戰了。再者，奧軍在特蘭蒂諾(Trentino)的進攻已經發生威脅，俄軍應義國之請，已決定提早定在六月四日進攻。但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聯軍協定，法·英軍應在俄軍進攻後十五日開始行動；所以在五月二十六日我與海格會商於博蓋奈(Beaunesne)時，我向他解釋這種情形，特別述說俄軍參謀長阿利基夫(Alexeieff)的作戰。海格聽過我的解釋之後他忠誠的說他完全與我同意，法·英前線必須看作一個軍隊的問題，我們也須同時進攻。他確定同意七月一日爲開始撒姆之戰的日期。

從下面的一件事，很可知英軍總司令與我個人間的信任如何。這是海格向駐英總部法軍代表團首領發利愛說的：克里蒙梭當時是上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四日到愛爾(Aire)去見海格。海格說，「他來有一小時

的工夫，對於各樣的事說得很多而且很有意味。但是他問我一句話，使我非常驚奇，他說，「你是歸霞飛指揮嗎？」

「我雖然覺得克里蒙梭無權問我這個問題，但我也回答他，說我對於用兵與作戰祇對英政府負責，但我相信在一個戰場之上不能有兩個總司令，而法·英軍力是一個軍隊，所以我絕對聽信霞飛所發出的指揮，我對於他有充分的信仰，對他的各軍長能力也很相信。

「至終我對克里蒙梭說，霞飛對於他是很稱讚的，我也請他快去見霞飛，因為我們如要勝利，兩個人必須將個人的私見放在一旁，一致決心求勝。」

「克里蒙梭離開了我，樣子上對於這次會見很是滿意。」

發利愛向我報告這個談話時，又說，「海格很喜歡有機會來看你對於克里蒙梭的忠實，他也喜歡有機會來申說他自己與法軍總司令的友好關係。」〔註二〕

〔註二〕總司令私人卷宗，第二部，第一卷，第七十九號文件；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函。

「克里蒙梭與海格的會談也不無尖刻意味；不幸，英軍總司令的美言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我是克里蒙梭所不喜歡的許多人中之一。他對我的惡感的原因很微末。大概是在一九一五年初，我因一個殖民軍師長利布拉 (Léon) 不稱職所以將他去職。克里蒙梭來見我，要我改變我的決定。經我拒絕了。克里蒙梭當時失其常態，喊着說，「你就是因為他罰了一個軍隊教士才撤他的差。」於是他走了，他永遠沒有解這個仇。」〔註三〕

〔註三〕利布拉以後被派指揮軍隊。一九一五年十月被委為第五十七師師長，當時這師將往近東去。他雖然是撒雷 (Sarrailh) 的一個朋友，但撒雷在一九一六年十月經我與東方軍間的聯絡員給我一封電報，報告利布拉的不稱職，而且人人都以他為極軟弱。利布拉在一九一七年被革職。

六月二十一日我送給海格與福煦每人一個訓令抄件，規定初步作戰之目標，也解釋利用最初的成功的方法。這訓令裡說我要作一個能持久的戰事，繼續下去可以損耗敵軍的軍力。這必須詳細規定開到生力軍的表程，也須擬就重編疲憊部隊的計劃。

我所見到的戰略的目的，是用一策動軍攻敵軍經過甘布雷 (Cambrai)，勒加圖 (Le Cateau) 與毛布支 (Maubeuge) 之交通線。所以巴包姆 (Bapaume)·甘布雷將為我軍前進之起點軸。應達到之第一線上有米羅蒙 (Miramont)，撒

爾 (Je Sars)、基因希 (Guinchy)、基勒蒙 (Guillemont)、毛利厄 (Maupas)、安姆 (Hem) 及弗勞庫 (Flaucourt) 高原。

因法軍進攻軍之力減少，主要行動要歸英軍擔任，法軍第六軍的任務祇是協助友軍。因此我軍將跨撒姆河作戰，與英軍第四軍取得聯絡，其進攻之右方由河南至阿米昂至白浪奈大路；撒姆以南之行動限於在弗勞庫高原獲得立足之處，以阻止這裡敵軍砲火由側面攻擊河北進行之軍隊。另一方面，河北的行動起初雖為地形所限，但將來的展寬却系於英軍的前進；更須設法充實這個攻擊使其盡量向前進展，但永遠與英軍取得聯絡。

我了解我軍在撒姆河北的進攻，使第六軍各部隊要早日有所行動，他們要與英軍第四軍聯合向北進展，同時也守住向東的地。這兩種任務很難同時作好；因此我在六月二十四日將第三軍參謀處由阿岡奈召來，使其聽受福煦指揮。我令第三軍長安伯 (Hambert) 接管瓦斯 (Oise) 河平靜的前線，第十軍軍長米希勒 (Micheler) 接管戰事如向南推展時方有接戰之線。如此祇有出擊之線為第六軍所佔。

法堯爾 (Favolle) 在這戰裡要負重要的責任。戰端起時，他是退休的旅長。他以前曾在陸軍大學作過砲兵科教授，在這裡他獲得良好的名譽，有健全的常識，偏重簡單的辦法。他非常謙遜，勤苦而心地純正。到了年齡限度時，他寂然退休，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三日，被派為一後備師師長。他與他的部下在困難的情形下，獲得許多榮譽。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我升白丹為第二軍長時，將遺缺第三十三軍團長給法堯爾；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杜巴 (Duhois) 離開第六軍時，我又派法堯爾充任第六軍長。他完全值得我的信任，他作軍長時每一時期都有上述的各種長處。他見事清楚而準確；他永遠鎮靜而有規律。

戰事的砲火由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起始準備。七月一日開始攻擊：撒姆河北與英軍聯合在上午七時半開始，撒姆河南在上午九時半開始。因為砲隊的優良工作，各處步兵均前進甚速，到晚間德軍第一道陣線全被攻佔，第二道防線之戰又起；第二天上午這道防線也陷落了。

英方的成功不似這樣顯著。德軍連續反攻，奪回英軍所佔土地之一部。實情是德方因法軍剛從凡爾登之戰出來，雖然他們也能曉得我們是在準備，但不相信我軍能在撒姆進攻。所以他們對於英軍較為注意，這也是英軍感受猛烈抗戰的原因。英軍的砲兵也不如我們的機巧，步兵也不如我們的幹練。結果是他們的損失很重。

七月十日，法國第六軍的任務已經完全履行了；特別是佔領了弗勞庫高原。河南的急進已使敵軍驚惶，福煦就想變更戰事的發展，他想利用當時情勢，但怕英軍爲敵軍所阻而不能在河北完成預料之結果。所以他在七月三日晚，命令第六軍準備繼續向南進攻。

八日，他爲這部戰場擬就下列的策動：先沿河南向東設防線；再以這線爲掩護，向南進攻，繼續進行，使其能包圍敵軍仍然抗拒之陣地，同時也以第十軍與第六軍之右翼直接面向其攻擊。

第十軍長米希勒在七月十日奉命準備由阿米昂·奈斯爾鐵路 (Amiens-Nesle Railway) 線起始進攻。他已有重砲二百十一尊及ALGP〔註四〕砲三十尊。我對他說將有二百二十米厘口徑榴彈砲六尊及一五五口徑兩集團送給他。但第十軍不到七月二十五日不能開始行動。

〔註四〕特別遠程重砲——原譯者。

第六軍大砲因地土糜爛，很難隨同步兵前進。所以法堯爾認爲在七月二十日以前不能再事進攻。這些長時期的耽擱使我很焦慮，因恐敵人趁此重新佈防。

所幸英軍從七月一日未得全勝之後，在十日進展很多；十四日又再度前進。現在法軍又可在撒姆河北進攻；是在七月二十日，即法堯爾所定日期。在此次進攻中，第二十軍團達到並超過克萊瑞 (Clery) 至康布瀨 (Combes) 之鐵路，俘虜一千二百人，及多量軍需品。但是三十日的進攻却完全失敗了。

凡爾登之戰，撒姆之戰之初，再加上我軍幾乎獨當西線守禦的最初十八個月，使我們在人數上的損失甚重，情勢很足使人不安；七月十九日我給陸軍部長一封信請他注意這事。我指出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前線部隊計有九萬二千人的兵力。其中已有一九一六班的七萬八千人。這班裡餘剩的人數不足以補足現有的以及將來因繼續戰事而必有的缺額。我請求再召較老的班，好將年輕的人從築防工程中替換出來。此外我又請求將一九一七班送至前線後方的訓練區，替出那裡的一九一六班的人；我也請求再開始進行召集一九一八班。我指出德國一九一八班已經入伍，一九一九班名單也已經規定了。

不過我們軍需品的製造仍然有滿意的進益。關於這事我已寫了不少，在此我祇要提出幾個數字，證明我們事工之繁重。我們現在有砲二千三百尊，平時祇有野砲七百二十尊及徒步砲一百六十尊。每日的子彈出品如下：七五米厘彈一五

五，〇〇〇；特別彈一〇，〇〇〇；重砲及遠程重砲六五，〇〇〇；總計每日出彈二〇〇，〇〇〇。耗用率自然也是隨同加增。撒姆之戰的第一期，我們毫不節省重砲軍火，所用固定砲彈稍稍超過每日的出品。當時必須用備用彈，每日用九至十箱，每箱彈五百五十五枚。我應當在此說法堯爾對於砲兵的良好訓練〔註五〕。第十軍並不如此，我有數次命其節省用彈，他們常有耗費的時候。

〔註五〕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第十軍與第六軍七五米厘砲火消耗的比較如下：第十軍，一〇八，〇〇〇；第六軍六〇，〇〇〇。第十軍的消耗，不論作戰性質如何，頗少改變；第六軍的消耗，則視當時進行中的行動為轉移。

撒姆之戰的第一期正在進行中，我與陸軍部長間有件劇烈的交涉。

一九一三年大演習時，我因為有些軍團長的不稱職而撤換了幾個，但落該（Roques）却有很大的才力，戰事初起的幾個月裡他作第十二軍團長，很能勝任。因在我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派他為第一軍長，因那時杜白（Dubail）升任東路集團軍司令。他作第一軍長時，政府請他作陸軍部長，因在三月十六日加烈尼（Gallieni）因病重辭職〔註六〕。

〔註六〕加烈尼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死於凡爾賽（Versailles）的一個療養院內。

我將來叙述我與政治的關係時，將要再提起落該來。現在我祇要說他在陸軍部長任內，永遠沒像米勒蘭（Millerand）那樣堅強的對付議院。現在不必詳細論這問題，現在說起一件交涉，若不是牠能解釋我如何不斷的為保持我對於軍隊的權威而爭扎，就沒有提及的價值。

我駐陸軍部的代表愛爾畢倫（Herbillion）通知我，大總統有意在幾日內到凡爾登去，從那裡再到撒姆，有陸軍部長同行。落該在以前到前線時，總有當地軍官向其作各種之要求或建議。我記凡爾登之戰時，曾提過因白丹直接向政府報告，政府就給我寫信，迫我改變我的主張。

這種越過我而到政府的請求，我認為對部屬的權威最有損傷。所以當我得著愛爾畢倫的報告時，我給落該寫一封信詳細說明我的觀點。信の後部是如此寫的：

「我希望你能與我同情，就是如有任何人向你請求時，我可個人並在當地向你解釋在每件事裡我會如何作，並且我所以如此作的原因；如此才能免除一切的誤會。

「這正是因我肩上重任而有的優先權，因此我向你陳明我堅決要陪同你旅行。

「但現時進行中的戰事，使我不能離開我的總部，也不能在戰事所必需的以外，再作其他的計劃。

「事實既然如此，我急切請求你惠然暫時停止你到前線的旅行。」

第二天晚間愛爾畢倫來到，帶來落該的一封信：

「親愛的霞飛〔註七〕你昨日第九〇四二號函使我驚奇也使我難過。我如採納你的意見，我巡視軍隊必須與你同去，在你不能同去時我就不能獨去，那麼政府和議院都不能同意，因為他們將認為我是完全卸責了；——如此一切都算完事。

〔註七〕 在這封信內，落該稱霞飛將軍爲「E」。這最可指明兩人中間的親密，也最可證明這件通信的絕對爲私人性質。——
原譯者。

「簡單的說來，情形就是如此；你必須明瞭而接受之。不然，我們前程就有危險。

「我想我出巡時，從未作過任何減損你的權威的事，因爲不但我而且整個政府要支持你的權威。

「再說，我繼續作陸軍部長是於你有利的。我們若能各人適當盡其責任，則所共同成就者必大。在上院或下院的信任投票裡，這是最要緊的因素，你必須記得。如不成爲事實。我們的船必要顛覆，兩月之內我們中必須有沈溺的人。所以，這個條件必須作到。

「最好你要求我將信送回給你。如此這信就不再存在了。不然我必須正式回復，我的回答也祇能限於以上的意思。

「至於星期日同星期一我和大總統的旅行，即使你不能同往，也是不能取消的〔註六〕。」

〔註八〕 總司令私人卷宗，第二部，第三卷，第九十五號文件。

接到這信之後，我用電話請陸軍部長到我的總部來見我。他在十五日上午九時半來到。他面上很不痛快。他說我那封信在巴黎生出最不幸的印象，他因爲大總統的勸告將信帶回給我，切請我撤消牠。

在我忍耐的聽過他的話以後，我解釋我自己的觀點。在所討論的這件事裡，我說有兩個問題，一是原則，一是原則的實施。

在原則的問題上，我仍持我的原見，就是政府從我背後或頭上繞過去採用意見，聽取怨言或接納請求，一點好處也得不著；因此我才請求大總統或陸軍部長每次到各軍區裡去，必須由我或我的參謀長陪同。

至於實施原則，我請陸軍部長將總統計劃中的旅行延期到我能陪他同去的時候。

經過許多激烈論辯之後，落該明瞭我還不能忘掉白丹在上月向他直接報告的事，他也承認這類事件對於戰事的指揮一定是有的。所以這事就按我的請求規定了：大總統和部長到前線時，永遠由我或我的代表陪往。

至於現時的問題，凡爾登及撒姆之旅行仍將實現，因加斯泰諾(Castellan)正在前線東部，我就拍電給他，命他立刻到凡爾登去，聽候大總統的命令。落該回去，意氣有些平了。但他仍將我的信還了給我。

在義大利的前線，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同年十月十九日我聽說義軍參謀長加度納(Cadorna)與義大利陸軍部長畢索拉蒂(Bissolati)的關係很惡化。雖然我現在忘記原因為何；但我曾得過報告說加度納曾經禁止陸軍部長到義軍區。

七月十七日下午八時加斯泰諾由凡爾登回來，他曾在那裡隨侍大總統。幾分鐘後，普恩加齊(Poincaré)與落該也來了。以後我們就同登大總統的列車，往阿米昂去。我先同他去都利(Dury)見福煦。我看出來政客的活動很使普恩加齊煩慮，他對於克里蒙梭在政界裡的升起，很為激怒；因他怕克里蒙梭激烈的脾氣。他說，「那人要作總理，那個部也常久不了。」

我們再到麥利庫去看法堯爾。回來時我們看見一個地方步兵團(第一一七團)，從大總統面前過時，狀態非常好，證明是幹練的軍隊，統率的得法。我向普恩加齊指出丹皮利(Dampierre)村，作為我軍職兵準備的例子。這村所剩的祇是一些殘跡。一堆比他處稍高的石頭，是原來禮拜堂所在之處。以後我們去看十六吋口徑的大礮。

撒姆之行顯然給總統以良好印象。他對我說，他接連在兩天內看見凡爾登與撒姆的軍隊，很覺得兩處的「溫度」不同。撒姆的參謀處與軍人都像有把握和滿足的情形，凡爾登則非常疲憊，有消極的狀態，使他很感不安。一個凡爾登的軍士回答他的話時說，「我們到別處也很好。」他覺得紀律有些弛懈。他在莫德萊爾(Mordelle)師(第七師)部屬的防地看見醉酒的軍人，他的印象非常的壞。自然在他看見一一七團的進行時，就顯出喜歡的樣子來。

大總統在這兩個旅行中，可以知道長期的抗拒使軍隊氣餒，而成功的進攻能有良好的影響。

我在七月十七日晚間回到善蒂義，白賚(Pelle)來報告他與盧底努(Rudeanu)的談話。盧底努是羅馬尼亞正式派來與法國討論參戰的問題。按這人所帶來的消息，羅馬尼亞政府已經決定加入我方作戰。他們要在秋收之後，在八月八日開始進攻。因與俄國不睦，羅馬尼亞許久未能決定，現在不睦的事似已冰釋了。我將來還要解釋這個新的聯軍雖似滿有希望，但同時也有很多的危險。

再回到我們的戰事。我已說過，七月終的兩個進攻中，二十日的有一部的成功，三十日的完全失敗。第二次的失敗多半是由於第六軍在預備進攻時所遇的困難。而且法堯爾指揮兩個戰場也不合理，因為河南與河北的行動一天比一天遼遠。

七月三十一日我召福煦到善蒂義來。我又告訴他我們進攻的基本目的是在「協助北方作戰的英軍，我軍向南的進攻是次要的，總以北方的情形為轉移。」所以我決定將第六軍與第十軍的分界向北移，使米希勒指揮河南的戰事，法堯爾在河南祇留一些可以攻擊德軍北岸前線的砲兵。

以後我又忙着促進英軍的進攻，他們的進攻已逐漸變為一些不相連屬的行動，損失既多，所獲又甚少。（註九）

〔註九〕 七月十九日，法第六軍的病者與傷者，連在戰地醫院者在內，計二六，〇〇〇人。同日英軍已減少九〇，〇〇〇人。

八月九日，英軍由撒姆之戰起的損失，死者在內，即有一一七，〇〇〇人；得到一九二，〇〇〇人為補充。

八月整月裡，我常請海格注意我們的進攻必須使其再猛烈而連貫。俄軍雖然損失很重，但進攻很順利，我們也必須不使這東方的聯軍失其動力。我們的工作是不使敵軍能由我們的前線將軍隊送往東方戰場。我們如能作到這事，俄軍就有希望攻破東線。

俄軍的成功很足驚人。由七月四日進攻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他們俘虜德軍三三五，〇〇〇人（內軍官六千人），槍四六一枝；由七月十六至二十八日兵三九，〇〇〇，官三四，砲四九；二十八與二十九日兵三二，〇〇〇，官六五〇，砲一〇〇；在東方德軍被俘四十萬人。奧軍作戰更不佳，抗戰也不力，計算同盟軍由六月四日起，死於俄軍及受傷被虜者，有一百餘萬人。我已說過，現在羅馬尼亞準備以五五〇，〇〇〇生力軍加入俄方作戰。

八月七日義軍在伊森楚（Isanzo）進攻。獲得重要之勝利。攻佔哥利基亞（Gornis）的橋頭，在九日我的駐義軍代表岡德萊庫（Gondrecourt）說義軍已俘虜一萬四千人。我立刻去恭賀加度納的成功，也告訴他我認爲他的努力可以提早共同勝利的時期。

簡單的說，在一九一五年終我從聯軍所得的共同計劃現在已獲效果。除去近東以外，我方軍隊均予敵軍以嚴重打擊；所以這不是我們在西線鬆懈的時候。

海格是聰智的人，也是忠誠的軍人，他能完全了解我的呼求；但他實行他他的意見時，遇見了困難，必須我來協助。英軍總司令與他的參謀處對於這種新的困難工作很覺爲難，因爲這是一個長時期的戰事，而且有幾路軍參加。戰事初起時，費蘭巨（French）祇帶七萬人到法國來，到一九一六年八月海格部下有一，四三九，〇〇〇人，其中一，二〇〇，〇〇〇人是戰鬥員。指揮這個軍隊必須臨時添派將校與參謀人員，就可知道總司令的責任是如何繁重了。因此他才樂意使戰事漸漸分化，最終達到一些不連貫的作戰。我在八月十一日給海格寫信就如此說，信由發利愛轉交。

而且還有政客們。英方須因他們而有許多延誤——就如大衛森與發利愛關於這事的談話——我也焦慮自問，英軍由七月初起損失很重，英國是否要忽然的干涉。

但至少在是一方面，有一件可喜的事實。在八月十二日晨，我同大總統到發維昂（Val Vion）去見英王喬治，他到法國來巡視他的軍隊。十二時我們到了都蘭（Dowlens），同英王吃飯。海格與福煦也在那裡。英王與總統會議之後，他獨自接見我，由海格傳譯。以後他又接見福煦。

英王對我很恭維，說他個人與他的全國國人對我有完全的信任。他說英國全國願望繼續奮鬥，仍由我來指揮。曾有謠言說英軍在撤姆所以進攻不力的原因，是由於英政府的干涉；但英王的一切態度，却完全與這謠言相反。

後來我又和海格談話。他在當天早晨由發利愛得着我的信，他說他對我所寫的完全同意，特別是關於英，法軍必須密切聯絡的原則；實行這項原則，由我規定各次進攻的日期與目標。

在這次旅行中，普恩加賽秘密告訴我一件事，証實了我們的勝利不遠，其實我就以爲我們離着勝利比我們自己所知道的還近。新近有大總統在法國學院的一個同事杜希奈（Duchêne）來看他，杜希奈剛從羅馬回來。教皇曾向他說，奧國的情形非常不穩，年內同盟國即將要求停戰。普恩加賽告訴我這事時，他告訴我立刻研究在停戰時應該作何等軍事上的要求（註十）。現在不要中斷事實的敘述，我令參謀處擬定的計劃，我再在他處記載。

〔註十〕 見卷四，第四章，一九一七年之計劃。

再說作戰的經過，我既已獲得海格的完全同意，我們就預備總攻，在八月三十日開始，佔前線約二十哩，由英軍右翼向左延長約七哩。這次進攻要深入敵軍前線，使他們完全瓦解。因天氣不好，第六軍與英軍延到九月三日才進攻，第十軍延到九月四日。

撒姆河之北，法堯爾軍在九月三日晚達到康布瀨至克萊瑞之路。第二天早晨得了克萊瑞，第二天我們又有所獲。但比我們所希望的小，因為英軍被阻，就影響了法軍左翼的前進。

第十軍在九月四日二時開始進攻。我們攻佔了希利(Chilly)，與蕭奈小林(Bois de Chaumes)西部，凡爾滿多維勒(Vernandovillers)與蘇伊庫(Soyécourt)，圍丹尼庫(Denicourt)，俘虜二千一百人。

這些進攻正在換防之時，所以出了敵軍的意外，理應立刻向前進攻；但因運送大礮及替換疲憊軍隊，直至九月十二日才重新進攻。這日法軍五師在撒姆之北進攻，又有新進展，直到了布查維奈(Buchavenes)。十五日及十六日英軍也進攻。他們沿前線八哩攻擊，深入敵軍陣線。他們的成功，一部份是由於坦克車，是敵人非常恐懼的。海格當我到博蓋奈訪他時，在九月三日會給我這種新發明。

九月二十五日，第六軍戰線又有新戰事，與英軍聯合行動。法軍左翼與英軍右翼之此種策動，奪得康布瀨小城及蘭庫(Rancourt)與弗萊基庫(Fregicourt)各村。

第十軍於撒姆河南，在十四日沿希利與巴路(Bartaux)間之前線進攻。一舉即佔希利與蘇伊庫，第二日又攻取凡爾滿多維勒，丹尼庫，貝爾尼·恩·參特(Berly-en-Santerre)，並俘虜一千餘人。

爲表示重視這期戰事的所獲，我在九月十七日寫信給海格，感謝他的軍隊的有效合作；二十九日我在給第六軍和第十軍的通令裡，獎勵他們的工作與成功。在這戰裡，我盡力來使英軍加緊活動，並維持法軍的活動，特別設法使法堯爾軍與友軍密切合作。

九月七日我到撒姆去——其實我時常去——爲解釋一點誤會。我告訴法堯爾我很信賴他，但我教他明白一路集團軍的司令很可以干涉他的這一軍的行動，以求作戰的合作；福煦固然必須想到法堯爾所遇的困難，但他自己也應知道自己勝過困難的重要，使敵軍沒有時間恢復原狀。

東方的聯軍作戰，雖有些樂觀的希望，但我有些恐懼，現在要成事實了。羅馬尼亞在八月二十八日(註十一)向奧國宣戰，立刻侵入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但是因爲以後我要談到的一些原因，我們的聯軍感覺情形不利。再者，他們參戰，應使俄軍更要強烈進攻，但這時俄軍却躊躇不決，大概與斯特木耳(Stummer)的接任有密切的關係。他將撒仲諾夫(Sasonoff)革職，撒仲諾夫爲俄國戰期中最好的部長，他對聯軍也最忠誠。

〔註十一〕至終義大利也在此日對德宣戰。

現在絕對必須不使協約國，尤其是法國，在一九一六這困難的一年內的一切努力成爲枉然，一切聯軍戰線的行動也不應減少。我已經說過敵方衰弱的現象；現在更加增而確實了。柏林與蘇菲亞(Sofia)間，保加利亞與奧國間，發堪海恩(Falkenhayn)與康拉德間均有衝突。我們知道奧人已到精疲力盡之時，德國的革命流血證明我們主要敵人的困苦如何。至於我們對面的德軍軍心，顯然可見的是渙散了。我們俘虜的人數，投降軍官的數目及其態度，一種疲憊與氣餒的態度都是顯示必敗的象徵。

如要繼續努力，法軍前線的一部顯然必須由英軍多負責任。我已說過我們人數情形如何使我焦慮。二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五日間，我軍在凡爾登的損失計軍官七，三一七，兵士二九九，〇〇〇。〔註十二〕撒姆河之戰由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我軍損失八萬人。九月十日我由英帝國參謀部長鮑伯森接到一件備忘錄，陳述他認爲聯軍所應採的途徑；他的結論是應使西線的進攻延長直至可以進攻的天氣。我利用這時機，在第二天上午拍電報給他，我固然十分同意，但我特別倚仗英軍強烈化其努力，我也向他建議將英軍陣線延長，接替疲憊的法軍。

〔註十二〕其詳情如下：死四五，〇〇〇，傷一六三，〇〇〇，失散九一，〇〇〇；總計二九九，〇〇〇。由一九一六年

初起，法軍死傷及患病損失不下四〇〇〇〇〇〇人。撒姆之戰仍未終結，我即將解釋我們不久之後又如何必須再在凡爾登作新的進攻，以求恢復那裡的情勢。各次新的進攻不論指揮如何良好，也一定不避使我軍再有損失。

英軍在撒姆現已損失兵士二十五萬人，軍官一萬二千人，我知道我現在又要求他們再作犧牲；但我想英軍在法國現有一百五十萬人，按情理說，可以請他們如此犧牲。在軍需品的問題上，英軍也大有進步。他們的工廠每星期可出一百二十萬彈，英軍向撒姆作戰，在七月一日與九月十五日間，放彈一千四百萬發左右。

九月十五日我聽說我以前的副官加爾伯(De Galbert)在十三日戰死，心裡非常悲痛。他正統率輕裝兵第二十七營。他的智力，忠貞與責任心都是不可比的，他的死是我的也是軍隊的一大損失。我派副官去唁慰他的夫人。

九月十五日我向陸軍部請求，按照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三日的法令，應使福煦繼續指揮戰事，不計年齡的限制。

落該對於這種意見堅決反對，他覺當時不應有任何特殊的酬報。據我想，福煦雖然完全值得如此報酬，報酬還是小問題，要緊的是要使這偉大軍人爲國家効力。當閣議討論我的意見時，布查(Bourgeois)、杜美格(Doumergue)，多

瑪斯(Thomas)與弗萊新奈(Freycinet)劇烈反對陸軍部長的態度。伯賚對於這種對於福煦的好表示有很多的助力，他的行動很足欽佩，因為如果福煦退休，他自己就將被補爲上將，因我定規在有機會時儘先給他升級。但伯賚並不是自私的人，他在每次與閣員談話時都稱讚福煦。九月二十六日我的擬議卒被採納，福煦繼續指揮軍隊，不計年齡之限制。在我卸除軍權時，伯賚因爲其個性之獨立，及會爲我的主要助手，等候許久才得升級。就是這類人，人才說他有野心。

九月將了，法·英軍前進到達之線如下：撒姆河北，蒂普發(Thiepvai)，庫西萊特(Courcellette)，悠庫·拉巴(Eaucourt l'Abbaye)·古的庫(Guendecourt)之北郊，勒畢浮(Les Boeufs)與莫爾伐(Morval)之東端，弗萊基庫，及聖·比利·瓦斯特(Saint-Pierre-Waast)之西郊，布查維奈東南標高一三〇山，克萊瑞·賽·撒姆(Clery-sur-Somme)東標高七六山；撒姆河南，拉美森奈特(La Maissonette)，巴路西郊，貝爾尼·恩·參特，丹尼庫，蘇伊庫之南端，與凡爾滿多維勒及希利之東郊。所以在兩個月的戰事裡，我們平均前進了六哩，進攻之線也由十七展到三十四哩。

在九月裡海格的主要目標是到達畢浮與莫爾伐左右的高地，同時有法國第六軍向撒利·撒利賽(Sally-Saillise)推進。英軍努力集中於他們第四軍之右。第四軍之左與預備軍祇有次要及鄰近的目標，祇要守住波基愛(Pozieres)高地與福盧(Foureaux)樹林。這種戰略的利益，是在撒姆戰終了時，英軍將到達高地，在冬季裏獲得有利的陣地。

但在我於九月十二日向海格作一聲請之後，他將各軍的進攻範圍加廣，英軍攻取庫西萊特與馬丁普希(Martinpuich)甚容易，海格因此更高興向北推進。九月二十五六兩日的戰爭是準備向巴包姆移動，就是我原來的命令裡所指定的第一較遠目的地。預備軍攻佔蒂普發及庫西萊特西與西北高地；第四軍之左向悠庫·拉巴及古的庫之西北推進。

海格既已準備向北進展，他立刻按照我在九月二十三日送給他的意見，就是以阿西·勒·格蘭(Achiet-le-Grand)·巴包姆與伯丹庫(Bertincourt)爲遠距目的地。

結果是在以後的作戰裡，英軍主力明顯向北轉移，由預備軍與第四軍之大部擔任，第四軍右翼繼續向北前進。但友軍向北推進，右側必須由我軍第六軍所掩護，第六軍向薩利·薩利賽，麥斯尼·恩·阿羅(Mesnil-en-Arrouais)及伯丹庫之方向推展，同時在東方沿多蒂爾(Tortille)河於布查維奈之西與南作其本軍之掩護。同時，第十軍的供給雖已限於其本軍之所有，也繼續作戰。這軍的攻擊在時間與地位上現斜縱隊之狀態，以求達到蕭奈，普萊梭萊(Pressoirs)，高米庫(Gomicourt)·基尼蒙(Genemont)及弗利奈(Frenes)林之線，目的在依漸收復阿米昂至白浪奈之路，而減小其前線並

改進其交通。

於是戰事在十月又有了新局面。第六軍在七日，十二日，十三日，十五日與十八日進攻，攻佔了薩利薩利賽，但聖·比利，瓦斯特小林(Bois de Saint-Pierre-Waast)因側攻不足，仍然抗拒。

第十軍在撒姆之南的進攻，雖為天氣所延誤，但其準備良好之進攻獲得顯著之成績。第二十一軍團長麥斯特萊(Maistre)攻佔阿布蘭庫(Ablaincourt)非常容易，攻擊的一營人祇有兩名受傷，俘虜敵軍一千二百人。十日的進攻為大雨所阻直至十四日才實現，這戰完全勝利。攻取了基尼蒙與弗利奈樹林，一切目的地均已達到；又俘虜敵軍一千人。十月十六十八，二十一及二十二日又繼續有些小的進攻，但沒有大的效果。

這些固然是成功，撒姆之戰雖經我諸般的努力但至終漸漸的消沈了。白晝已經過於短促。不適宜於好的進攻，我軍的空軍與砲隊永遠受重霧的影響，同時黑夜很長，敵人容易建築防禦工程。尤其重要的是因興登堡(Hindenburg)及盧登德夫(Ludendorff)指揮德軍，德軍就採用新的戰略。他們從前祇限於在戰壕死守，我軍砲兵進擊最有效力；現在他們將步兵列成縱隊，抗拒時非常猛烈，有隱藏的機關槍散在各處。我們進攻時，敵軍誠然是失去土地；不過他們並不重視這事，因為他們退讓的很少，尤其是他們將人數上的損失減到最低限度。

我們進攻的目標時常很小，更有益於德軍經濟的戰略。所以我在十月十六日給福煦一個命令，告訴他應再回到獲得成功的七月初的進攻方法，尤其是我們一戰而得撒姆以南之弗勞庫之高原；我們應再沿寬廣的前線進擊，決定攻克凡礮火所能到達之處，所得的成功也使其鞏固。

同時我也寫信給海格說，「我們如要利用我們所已有的成功，必須加緊現在的戰事。」十月十九日我又寫信說，「我認爲絕對必須以寬廣而深遠的行動，立刻向阿西·勒·格蘭，巴包姆與伯丹庫之方向進攻。」

不幸，我看出來英軍之努力現在漸漸的減少了。規定的十月二十二日的進攻，有了一些限制，是否能夠實現已成問題。以後在十月三十一日，海格請我告訴他我一九一七年的計劃如何。

這個倒極簡單。繼續撒姆的戰事，但以前決定的形式的根據，因為在這裡我們已確實佔了優勢，時常有小規模的進攻；德人就知道爭鬪仍沒有終結。如此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或三月，以後再大舉進攻，完成一九一六年所起的戰事。

我預定的一九一七年春的戰事是下列的形式：法軍以第六，第十與第三軍在撒姆與瓦斯間進攻；英軍在阿拉與巴包

姆的附近進攻。聯軍的進攻之初，中間有一平靜前線，以後的進展又能使兩軍聯合。

這些計劃由我管理作戰的副參謀長通知英軍總部作戰局長大衛森，這些似與海格的意見相符。至少是我在十月二十三日到博蓋奈去訪他時所得的印象是如此。他應許我，他的軍隊將在整個的冬季裡繼續向撒姆河進攻。

但在同時發利愛報告我與這個極不相同的消息。據他說，在參謀處裡不斷傳佈一種傳說，就是英軍將減少其活動至最低限度，而利用冬季重編，改進訓練與積存軍火，以求在一九一七年初可以充分準備工作。

不論如何，在十一月四日，即是英軍第十四軍團應與法軍第六軍聯合向勒特蘭斯拉 (Le Transloy) 進攻之目的前夕，海格的參謀長通告發利愛，英國第四軍不能在規定的日期參加法國第六軍的攻擊，而且也不能說定何時能備妥執行雙方同意之程序。

這似證實發利愛所聽見的傳言，而且我所仍有的妄想不久也被消滅。在海格與福煦會議於閩魯 (Querrien) 時，他正式告訴福煦，十一月五日英國第四軍的作戰要減至兩營的攻擊。福煦在四日到我的總部來，提醒我英軍從此之後放棄任何進攻。爲要免除任何可能之疑惑，我在七日派作戰局長利諾亞 (Renouard) 到英軍總部去。大衛森向他解釋英軍爲何不能在預定之作戰裡擔任任何積極的工作。他說軍隊疲困，損失重大，缺乏生力軍接替困憊軍隊，天氣永遠不良，地形的困難，敵軍方面的有力反應。再者，英軍總司令正按我的請求設法接替撒姆河上的法國各軍，如此他的預備軍就減少，這也是他放棄進攻的另一理由。大衛森沒有告訴他英國政界當時的騷動。海格當時頗受批評。人責備他犧牲人數太隨便，而未能獲得一九一六年之役的勝利。據說在開戰時作海軍部長的邱吉爾 (Churchill) 正努力再度入閣，而他再有勢力時，最高軍權也將有重大的變動。

在倫敦政府裡，對於戰事的指揮發生兩種觀念。內閣雖有過半數認爲應在西線決得勝負，但也有少數政府最重要的人員——阿斯魁 (Asquith)、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與格雷 (Grey)——相信應該在近東作主要的努力。

海格必須在這滿佈礁石的海裡尋求他的路途，他的工作大半也不比我的容易。他雖不永遠與帝國參謀本部部长饒伯森意見相同，但現在却因都與路易喬治反對而聯合，饒伯森該諧的叫路易喬治爲「拿破侖」。海格與饒伯森都盡力使內閣相信戰事應在西線決勝，如我所一向主張。

雖然如此，在十一月裡撒姆之戰慢慢的停止了。我的力量不能勉強我們的聯軍繼續作戰，我也同樣不能祇以法軍繼

續作戰；因爲他們比任何其他軍隊更多贏得了休息的權利。

所以我不得已而停止了進攻，敵軍又一時脫逃了完全敗亡的危險；但我們的勝利雖未完成，而我希望至少在一九一七年春完成之。在我記述我的一九一七年計劃時，我將說我如何預料在撒姆河獲得因政治與冬季——一個攻我的背後，一個擾我的前線——而中斷的勝利。

由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起的凡爾登線之戰

七月一日法·英軍向撒姆河進攻，未能立刻使德軍停止凡爾登的攻擊。他們在七月十一及十二兩日於笛歐蒙·蘇維爾 (Souville) 區猛烈進攻。但從此之後，法國第二軍在這線上就佔上風，因爲德國皇太子祇能調用阿崗奈至莫塞爾 (Mosell) 線上之軍隊。七月十二日我給中路集團軍司令白丹一個通告，說明法國第二軍的任務。我告訴他，我雖然與他同意認爲必須在穆斯河兩岸收復一些地點，以求支撐我軍防禦線，但他爲這種目的必須倚仗極有限的接濟；所以他應將進攻按照緊急的程度實行，右岸有弗祿利 (Fleur) 及笛歐蒙 小堡所成的袋形，無疑要先注意。同時，因爲這種戰事也不應停止防禦工程之建築，因有此種工程，前線防守之處守兵可以減到極少數，如此可以增加進攻的軍力。

七月十一日德軍進攻之後，尼衛爾立刻下令給蘇維爾司令滿金 (Mangin)，即時離開蘇維爾而收復弗祿利。七月十五與十六日的進攻以後，我軍到達弗祿利至笛歐蒙 小堡大路之南五百碼處。此後滿金不再總攻，實行尼衛爾的命令，作些局部的進攻，目的在達到我們在六月二十三日之戰以前所佔之線。這線上有笛歐蒙 小堡，弗祿利 村，勒方丹 (Les Fontaines) 小堡（在俘·沙比特 (Vaux-Chapitre) 樹林內）與賽那 (Chesnois) 石礦。

七月二十四至八月五日之間，德軍雖幾度猛烈反攻，均經我軍在八月一日與五日擊退，我軍現在減少了笛歐蒙 以南勒衛奈 (Les Vignes) 的突出，而進至弗祿利 之附近；他們在三日入笛歐蒙 村，但未能守住。我軍在此役又俘虜了三千人。

七月二十八日，因撒姆之戰的停頓，我就到第四與第二兩軍去，我未見這兩軍已有些時了。我要對他們表示，他們雖已不在舞台之中心，但仍是我所想念與欽羨的。我在二十七日晚離開了善蒂義，有我的兩個副官，莫蘭 (Moyrand) 與基利愛 (Thouzelier) 隨同我。

第二天早七時半，我在白丹的總部奈丹庫 (Netancourt) 與白丹談話；八時我起身到蘇義 (Souilly) 去看見尼衛爾。

他在我的旅行中陪同我。我們先到都格尼(Dugny)去，那裏有各集團的司令：包利尼愛(Paulinier)、利布倫(Lebrun)、巴萊(Baret)與滿金。滿金正守着最危險的地帶，我會想將他與他的參謀處調給法堯爾軍，而以格羅賽蒂(Grossetti)換替他，但因尼衛爾的所請，我又決定使滿金仍駐原防。法堯爾態度也好，他承認滿金在凡爾登所得的深切學識的有利。所以我將我的決定通告滿金，並說我如何的信賴他。

以後我就對各集團軍司令解釋一般的大勢。我的大意是，「我們已經抓住敵人的嚙喉，我對你們的命令就是不要叫他逃脫。」在我聽過他們的各種要求之後，我教他們推薦可以授給勳章的下級軍官。我認爲這種獎勵可以恢復凡爾登的軍紀，紀律因戰爭的劇烈性而稍有影響。

下午我在蘭朋(Rampont)看見戴萊多爾(Delatoille)，在維爾·賽庫散斯(Villesur-Cousance)看見摩笛(de Mau-dhuy)，在拉利庫(Rarecourt)看見阿露因(Hallouin)；他們是指揮左岸各守軍。各處參謀處俱覺輕鬆。由七月十二日起敵軍砲火減少很多，除去弗羅德泰萊(Froide Terre)·勞費(Laufée)區砲火仍甚烈以外，他處均已恢復「常態」。戴萊多爾告訴我，有些日子他的區內沒有任何損失，因此防地可以在良好情形下佈置完好。他認爲左岸因有許多避彈建築已可守住。他也證實德人已將重砲撤退了一些。除去在蘇義以外，他處各軍已不在敵軍大砲攻擊之下；即是在蘇義，也有些德國製的重砲換了俄國製的砲。這些事使尼衛爾和各司令共同認爲可以還給我一部份重砲，和已經不是非有不可的幾師人。

下午很晚時我到聖·門奈歐(Sainte Menehould)去，伊爾斯蕭(Hirschauer)的總部設在那裡。我不但見了伊爾斯蕭，並且見了第四軍長古若(Gouraud)，又見了達爾斯丹(Dalstein)；我也檢閱了第三十五師的一部。在晚間準備要走時，我聽說俄軍又有了新的成功，並已攻陷了布羅底(Brody)。

我的旅行給我強度的滿意，尤其是因爲大總統以前到凡爾登時的印象頗壞。我對尼衛爾極端贊許，以後我再詳論我如何的重視他。

在我離開總部的期間，杜默(Dourner)與史維(Gervais)於七月二十八日到善蒂義來檢查我們的人數。這兩位表示，要到第一殖民軍團去就地研究這項問題。加斯泰諾對他們說他不能負責將兩個議員送到危險地帶去，他祇許他們到第一殖民軍團部去。杜默因此大發其怒，說：「我直接向軍隊要什麼都行；這回我頭一次向總部要求一點事……！」

我再去凡爾登時，情形仍似上述的那般良好。政府已經決定贈給這城市一個勳章。典禮要非常隆重堂皇，爲要使全世界明瞭凡爾登英雄對於聯軍全體的供獻，俄皇給的聖喬治章也將同時授給這城。閣揆，內務部及陸軍部長均將參加，大總統並作演說。自然我也被請參加，典禮是規定在八月三十一日舉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時，我正預備起身時，班尼蘭 (Penelon) 來電話說典禮業已取消；第二天他自己來向我解釋這裡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驚異。有個穆斯的上院議員安培 (Humbert)，他去見內務部長馬爾威 (Malyu)，說凡爾登之防禦情形甚爲不妥。他說我由凡爾登守軍撤去許多軍隊與許多大礮，隨時均有失敗的可能。德人祇須進攻，凡爾登就要陷落。

馬爾威覺得安培既說凡爾登就要陷落，政府如何還能慶祝這城的英勇守衛呢？他就立刻去見大總統。這就是撤消慶祝典禮的原因。不過這些事內閣總理白理安 (Briand) 完全不曉得，因爲他時常從我得到軍事的情形，並且他爲人也聰明，也不會注意這類沒有憑據的可笑的閒話。

但是安培的預言沒有實現，政府就決定實行其計劃。

我在九月十三日上午到蘇義的第二軍司令部。尼衛爾與我同行，一同到凡爾登衛城，在這裡凡爾登城將由其市長代表接受法國勳章，聖喬治章及其他各種外國勳章。普恩加賽主席，出席的有陸軍部長，內務部長，白丹，尼衛爾，及聯盟各國的代表，這區內的議員也都在場，安培沒有到，他一定覺得不大好意思來。

典禮很短，簡單而隆重。普恩加賽作動聽的演說，描述凡爾登在戰爭裡與當時總攻的準備裡是如何重要。以後他將各種獎章頒給這城。尼衛爾也授給勳章。一個鐘頭之後畢會。

對於在凡爾登作戰的軍人的敬意與對於尼衛爾的功績的表示，均使我最快樂。倘使歷史授權給我，教我判斷我部下的將官，我由心裡要說真正救凡爾登的人是尼衛爾，他最有用的助手是滿金。

白丹到凡爾登時，正值愛爾以後最無組織之時；他因組織良好的參謀處的協助及新軍隊不斷的開到，而在短時期內恢復了秩序。這種成就之偉大，我很承認。但在戰事進行中，尤其是在六月的危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由尼衛爾擔任；他很值得稱許，因他不但顧慮自己的作戰，並且也明瞭我對於他的期待，以求較大聯絡之成功。當他的長官向陸軍部長作悲觀的請求時，他仍然冷靜而不動搖其決心。在守禦時期的大半，滿金防守最受威脅之處；在第二時期內，他指揮兩

次的猛攻，收復多蒙（Douaumont）與浮；這個足以證明他執行的能力，也能表示他是何種的領袖。

第二軍的所獲仍不足使白丹在這區內採取防禦態度。九月二十日他報告凡爾登的情形與需要如下：

「遵照你的命令，已經連續進攻，我軍已達腦威樹林（Bois Nave）笛歐蒙小堡，弗祿利之線。所得的這個前線仍不能算是終了。如要協助撒姆之戰，第二軍仍須猛烈進攻。」

「所以絕對必要向前推進；第一個目標應是達姆山峽（Ravin de la Dame）之北坡，笛歐蒙農場，拉浮斯克特（La Fausse Côte）與標高三四九山……」

「直至現在所採的零星作戰方法，使軍隊處在密集礮火之下，損失雖重，所得不多，所以必須有大規模的戰事。攻擊前線將爲三哩寬之直線，尼衛爾估計有七師人始可成功——三師進攻，三師補充與擔任以後之作戰，一師備緊急時之用……」

「所以我將令尼衛爾開始進攻之準備。」

我在九月二十二日批准了這些擬議。執行的工作交給滿金，使其迫敵軍退出多蒙礮壘。進攻先定在十月十五日，但爲惡劣天氣所阻，到二十四日始實現。

我在前一天晚間離開善蒂義，上午八時到了蘇義。業已規定下午二時四十分進攻。天氣不算好，有霧氣而不良於視線。我到滿金的指揮處瑞格利（Regret）去，我見他非常高興而滿有把握。他指定殖民步兵的摩洛哥營攻取多蒙礮壘，他相信這偉大的一營人可以完全勝任。我鼓勵滿金，教他猛烈進攻，並且立刻而急速利用我們預料中的初步成功。我並說，「有時候如何冒險都是可以的。」但滿金並不是必須如此激勵的人。

我與尼衛爾在蘇義用午飯，白丹與拉雷諾（Ragueneau）也同席。進攻一小時之後，有傳信鴿帶給各師長的消息來到。在下午我到第十四，第三，第十五與第十六軍團之指揮地點。以後當我在笛烏（Diene）與第十四軍團馬休萊（Mar-Joulet）見面時又得到報告。下午五時回到蘇義時，我才知道這一天的良好成績，特別是確定佔領了多蒙。我在蘇義時，和滿金通電話，鼓勵他向前進展。並可調用任何應手的師，並允許他採用最冒險的步驟，不要理會他在下午所聽到的一些相反的話。

我在公佈奪取多蒙的消息之前，我要完全證實這消息是真實的。尼衛爾由滿金得到證明時，我立刻自己作一公佈，

用電話通知總部。

這一天的成績最優良。敵軍在差不多五哩的前線上，平均被逐到二哩以外之處；多蒙就是在阿都蒙（Hardannont）與笛歐蒙小堡間，村與礮壘均經收復（註十三）。我軍在四小時內收復了敵軍費時四個月所漸漸得去的土地；在這快樂的一天裡，又得了六千俘虜和很多的軍需品。

〔註十三〕 由二月二十四日起就陷在德人手裡。

晚八時我離開蘇義，第二天上午到了善蒂義。十月二十四的那天是我在戰爭裡最快樂的一天。勝利不久更有發展，十一月三日我軍又佔德軍所放棄的浮堡。

這個在世界看起來，就是他們自己承認他們在二月二十一日所起凡爾登之戰至終失敗了。

尼衛爾不要在此停住，十一月十一日他寫信給我，解釋他的計劃。（註十四）他所見的戰事動機有三點：（一）按我的命令，在這線上繼續採取防禦態度，但同時須迫使敵軍多留軍隊；（二）改進凡爾登當地之守禦；（三）準備總攻。

〔註十四〕 S. C. 六七〇四號函。

攻擊區的選擇是根據第二點的考慮（註十五）。我軍在多蒙礮壘以北之線，易為西面巴弗河岸（Cote du Poivre）與東面阿都蒙之曠望台所見；結果是在拉古萊特（La Goulette）與拉浮斯克特間之前線上，每天損失約二百人。

〔註十五〕 尼衛爾提出兩種擬議，一是上面所述的，另一個是攻左岸之莫特歐姆（Mort Homme）。

再者從戰略與精神方面說，我們必須保持多蒙；但多蒙在我軍的前線上，如德軍大舉來攻，有被陷或被圍的危險。因此尼衛爾擬議進攻，以巴弗河岸，標高三七八山，南北石礦，阿都蒙與浮為目標。

這些意見與我的所見完全相同；經我在十一月十八日批准了。

這次進攻，初為惡劣天氣所阻，後在十二月十五日實現。這戰比十月二十四日之戰時間長而且困難，敵軍劇烈抗戰，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始完全成功。我軍衝進敵線很遠，敵軍大礮失其效用，抗拒失其能力。估計德人在這戰裡失去了二萬五千人。我軍俘虜一萬二千人，中有三百人是軍官。所獲的軍需品有大礮一百十五尊，戰地短礮四十四尊及機關槍一百架。

這是在法國線上指揮作戰的最後的——也算是很光榮的——勝利。十月二十四日之勝完成了敵軍在凡爾登前之失敗。同

時也是回復德軍此時所提出的狡詐和平條件的最好方法。但這顯赫的事跡的回響，却在當時議會討論的叫囂聲裡消沈了。這些討論造成最高軍權的危機，結果是我辭去了軍權。

原 譯 者 註

霞飛將軍在此處又論到聯軍作戰中央指揮機關的缺乏，與其所發生的禍患。這問題在卷三的第四章裡已經詳細論過。

也詳細論到俄軍與義軍及其作戰，薩龍尼加軍，賽軍之退却，希臘的情勢與羅馬尼亞境內之戰事。這些事許多的已經記載過，其中還有將在本卷第四章討論的。爲要保持回憶錄之連貫，已將這些材料放在附錄裡。

本中國民族立場，探討中日正當歸趨之

東 亞 聯 盟 月 刊

每月十日出版

社 址 北京北魏兒胡同二十一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生銀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敵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冀東銀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往來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 商品押款	電匯 支票 匯報 匯兌	託收 保險 收項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內							國外				
北	天	上	青	唐	厚	張	包	新	神	大	東
京	津	海	島	山	和	北	頭	京	戶	阪	京
山	遵	豐	密	灤	昌	遷	晉	奉	北	營	錦
海	化	潤	雲	縣	黎	安	各	天	票	口	州
關	樂	懷	豐	多	大	鉅	莊	鄭	通	大	哈
秦	亭	來	鎮	倫	同	鹿	平	家	遼	連	爾
皇							地	屯			濱
島							泉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隨法界八號路支一任行接洽
 天津本行地址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北京本行地址 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 電話南局五六九號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南局四三二

北京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二五六三

北京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五〇

北京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北京 北城辦事處

鼓樓大街 東局九

北京 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

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一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王府井大街
花市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大陸銀行

兼辦商業銀行業務
辦理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三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每月科學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

內有馮貫一氏之「關於急降下轟炸機」蔣庭修氏之「福特汽車工廠巡禮」·李季氏之「滑翔機隊之無聲空襲」萬鵬飛氏之「航空講座」·及宋昆氏之「隨軍醫院」等篇·全刊四十餘頁·插圖約一百幅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教育學報

第七期出版

論說 調查 專著 雜著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二四二一四號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發 行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地 址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月刊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每月一日出版
每期一冊定價一角

社址 佛教同願會

北京沙灘嵩禪寺內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不退還，但稿，概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運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二卷 第四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陸最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日合辦

資本金五百萬圓

出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導、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學用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最新設備